

# 拾穗



第拾貳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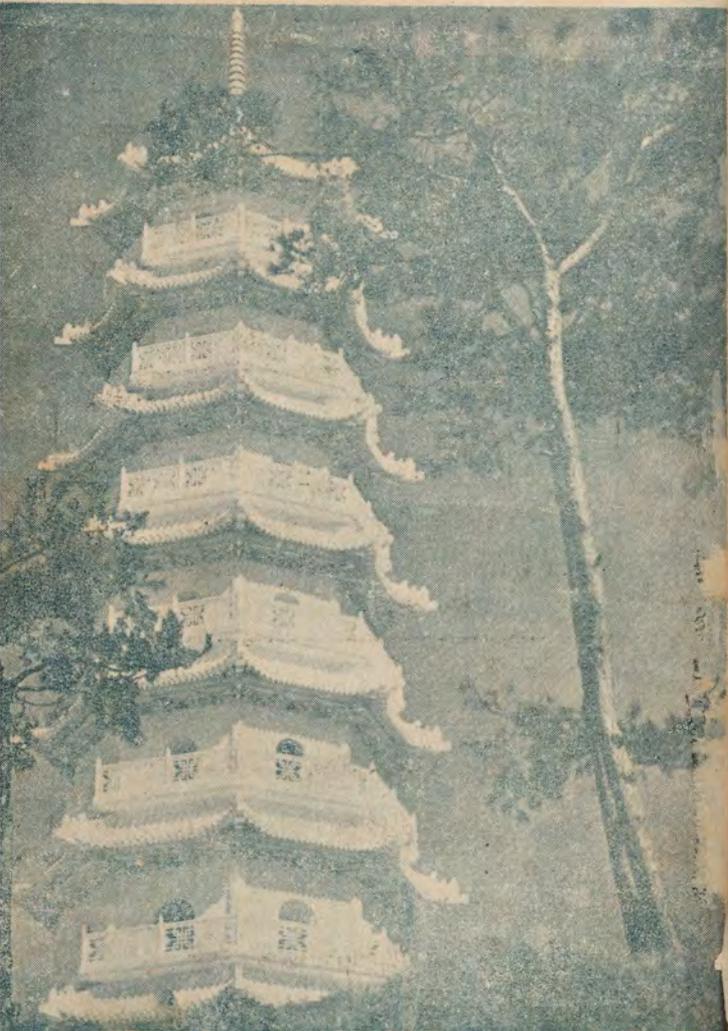
民國四十年四月一日出版



## 要 目

銀河的碰撞  
雞蛋權威——洛孟諾夫博士  
飛碟奇案  
解決犯罪的新武器  
兒童性心理

學生之謎  
冰天雪地中的生存者  
第一名之王  
陷害  
寡人無疾



—攝影佳作選—

# 招商局

## 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發展中國航運 促進對外貿易  
竭誠服務社會 歡迎各界批評

現有航線

近洋	臺灣—日本線	臺灣—琉球線
	臺灣—菲律賓線	臺灣—南韓線
	日本—南韓線	
遠洋	臺灣—地中海—日本線	
	臺灣—紅海—日本線	
	日本—美國線	

董事長室  
總經理室  
秘書室  
業務處  
財務處  
總務處  
企劃委員會  
人事委員會  
航務處  
供應委員會  
修繕委員會

基隆分公司  
高雄分公司  
東京分公司

臺北重慶南路一段48號

電話總機：7111. 7112. 7113. 7114

臺北市中正西路60號

電話 2466 2285

基隆市港西路 電話 625 626  
高雄市新濱路 電話 3722 4328  
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有樂町一丁目  
十番地三信大樓300號室



#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 主要產品

### 天然氣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 附屬產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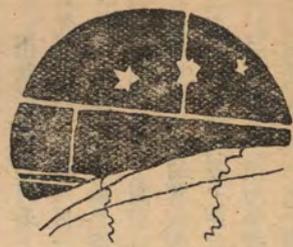
- 1 石油類附屬製品 Miscellaneous Products from petroleum
- |                        |                       |
|------------------------|-----------------------|
| 去漬油 Cleaning Naphtha   | 石蠟甲等 Paraffin Grade A |
| 打火機油 Lighter Fluid     | 乙等 Grade B            |
| 剎車油 Brake Fluid        | 丙等 Grade C            |
| 切削油一號 Cutting Oil No.1 | 炭煙 Carbon Black       |
| 二號 No.2                | 黃油脂 Grease            |
| 調水油 Marine Engine Oil  |                       |
- 2 瀝青 Asphalts and Bitumens
- |                             |                             |
|-----------------------------|-----------------------------|
| 舖路混凝柏油 Asphalt Concrete     | 絕緣柏油 Insulating Asphalt     |
| 融合柏油 Asphalt Flux Oil       | 塗料柏油 Cutback Asphalt        |
| 灌澆路面柏油 Asphalt Macadam      | 柏油漆 Asphalt Paint           |
| 屋頂柏油 Roofing Asphalt        | 特製絕緣混合物 Insulating Compound |
| 防水柏油 Water proofing Asphalt | 柏油蔗板 Formosite              |
- 3 溶劑 Solvents
- |                     |                         |
|---------------------|-------------------------|
| 溶劑油 Solvent Naphtha | 丁醇 Butyl Alcohol (Pure) |
| 漆溶劑油 Mineral Spirit | 異丙醇 Isopropyl Alcohol   |
| 調合油 Thinner         | 丙酮 Acetone              |
| 洗漆水 Lacquer Remover |                         |
- 4 化學藥品 Chemicals
- |                   |                               |
|-------------------|-------------------------------|
| 粗甲苯 Crude Toluene | 濃硫酸(純) Sulfuric Acid (Pure)   |
| 粗二甲苯 Crude Xylene | 濃硫酸(工業用) Sulfuric Acid (Comm) |
- 有機化學藥品，種類繁多，另見詳單，函索即寄。
- 5 雜類附屬製品 Miscellaneous
- |                                 |                         |
|---------------------------------|-------------------------|
| 丁醇油 Butanol Oil                 | 氧氣 Oxygen               |
| 防霉劑 Mold Inhibitor              | 氫氣 Hydrogen             |
| 酒精脫水劑 Alcohol Dehydrating Agent | 碳酸氣 Carbon Dioxide      |
| 活性白土 Acid Clay                  | 示水膏 Water Finding Paste |
- 上列各種產品均可大量供應  
接洽地點：台北市館前路七十一號本公司  
電話：2108 · 2226 · 3973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經理 張東隆 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分公司

販賣種類：汽油、煤油、重油、輕柴油、柏油、機械油

總公司 台北市  
分公司 基隆·新竹·台南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八號  
電話：三六五八號



## 銀河的碰撞

微音譯

有塵霧的踪跡。關於這一個謎團，最近有兩位科學家——斯比賽博士和魏德博士，提出一個非常大膽的解釋。他們認為這些失去塵霧的星羣，是曾經歷過大星羣間的碰撞。

像星羣相碰這種駭人的場面，似乎早就該引起人類的注意。但是，事實上，人類却很少有窺察之望。因爲在另一方面，整個的過程，悠悠達數百萬年之久，人類以有生之年，絕難窺其究竟。在另一方面，兩個大星團，各挾五百億彙的星體，猝然相遇；但個別星球相撞的機會，却出人意料之小。這一點，也許令人奇怪。但是，我們知道星體之距離，實在太遠了。例如人馬座的阿爾發星，說起來是我們太陽系最近的一顆星，而中間隔絕的虛空，便

有四光年。換言之，縱以光的速度，每秒三十萬公里，要穿過此段空間，也要在萬四載光陰。星體之疏遠，可以想見了。

以上所說不會碰撞。是指星羣中的個別星球而言。至於星球間充塞的塵霧，便顯然地不同了，它們是難逃碰撞的命運的。這一下碰撞，使塵霧溫度驟升至數百萬度；洪大的能量，引起無限的體積膨脹。宛如一陣宇宙風暴，橫掃而過，把所有塵霧一齊趕出星羣去。以致今日若干星羣之內，煙消塵滅。還有一點，是值得在此一提的。這些塵霧並不是無足輕重的事物。無數新的太陽，便可能是它們造成的。

上面曾一再說起「星羣」但這名稱是不很合式的。正確的稱呼應該是「銀河系」或「星雲」。其實便是無量數星的集合體。讓我們把它們詳細研究一下。先從我們本身的銀河系說起。

拾穗 月刊 第十二期 四十年四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張胡 新明 南哲

發行所 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 勸進分會拾穗出版社

編輯者 拾穗出版社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售處 各縣市雜誌經銷書店

訂閱價目表

期數	一期	半年	一年
售價	二元五角	十二元	廿四元

匯款不便處郵票十足通用

廣告刊例

地位	全頁	半頁	1/4頁
封面	四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封底	三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普通	二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本刊於三十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想像無量數的星星，一顆顆點綴在空間，形成一個懸空的龐大碟形體，便成了我們的銀河系。它底縱橫的廣袤；直徑十萬光年，厚度五千至一萬光年。在這龐大碟子的邊緣，我們找到我們的太陽，它不過是無數星星中的一粒。在晴朗的夜晚，向星空眺望著，看見天際橫着的一條點綴着繁星的白帶，俗稱爲天河的，便是我們銀河系的雄姿。在別的方向，星逐漸稀朗，那使看向這星系以外的宇宙海去了。

我們這一個銀河系，擁有着四百萬顆點。平常肉眼所看見的星，不過是其中極小的一部，數目大約是六千顆，其餘必須用望遠鏡來看。在這些星之間，還撒上一些塵霧，由我們這兒到銀河系中心，便懸障着濃重的塵霧。

由我們這個銀河系，走向宇宙的海洋，穿過一段七十萬光年的虛空，湧起另一個龐大的星洲。這是我們的隣居，又一個銀河系：仙女座星雲。它的體積，與我們大約相若。再向前望去，四面八方，大致以二百萬光年的間隔，散佈着星羅棋佈的其他銀河系。總共的數目，專只說威爾遜天文台已看到的，便已達一萬萬個銀河系！若是帕羅馬的新二百吋望遠鏡用來觀察，數目一定還不止此。

這樣龐大的宇宙，真有些駭人聽聞。在這個時候，若那麼寬闊的馬路，恰可代表它們散佈的間隔。這些「路燈」之間，還要想像一縷縷塵霧，浮在空中。有些是暗淡的，有些則熾熱發光。

用擴大的眼界來看這一朵朵星雲，便看出它們間的距離，也不是完全一律的。有些彼此間顯得靠攏些，因而就總體上又可分爲一簇簇銀河集團——也叫做星團來。像我們這個銀河系，是屬於一個較小的星團（Star Cluster）。

除去我們這個銀河系以外，有兩個螺旋星雲，（其中一個便是仙女座星雲），六個近球形的星雲，和四個形狀不規則的星雲。

我們這麼一個星團，老實說，只算是很小的一個。有些大的星團，每一個就有幾千個銀河系！而所謂星雲相碰的理論，主要也還是指這些大星團而言的。由於星雲分子多，相互的距離近，彼此穿越的機會就來的大。照計算結果，自洪荒之世，下至二十億至三十億年以來，每一個星雲平均已碰撞二十五個其他星雲。

望遠鏡觀察的結果，與理論倒很吻合。凡大星團中的螺旋星雲，塵霧的跡象確實要比較少些。帕羅馬的大型望遠鏡，不久也許會給我們更多的消息。有助於宇宙觀的進展。

提出我們的地球來比較，真何啻「滄海之一粟」！有一個天文學家會有個想像，非常之耐人尋味。他說：我們若由另一個銀河系，飛向這一個銀河系來，探尋我們的地球，我們將會失望而歸。當我們飛來時，看見一團雲霧漸漸開展，最後顯出一粒粒的星球，曇曇呈現眼前。其數目之多，令人眼花撩亂。想找出其中一個叫做「地球」的微小一粒，與一個飛行員，沿密西失必河飛行，想偵出岸上一粒砂，希望是同樣的渺茫。

現在，再回頭談這些銀河系。這些一簇簇的星羣，散佈在空中，却並不是固定不動的。若放膽去想像，它們宛如一團團的蚊蟲——更確當些，一團團的螢火蟲——各自團集在一起，在黑暗的夏夜空際飄盪着。每一個小小的蚊蚋，便是一個太陽，有些還圍繞着它的行星在一起。再走近去看這些團團，便發現它們自身還在迴轉着。像電灯泡外團聚的蚊蟲一樣，團團地打轉。由於這種迴旋，歷史短的星雲還維持着球形，歷史較久些的，就已經攤開來，成爲碟狀，陀螺狀或螺旋狀了，像我們的銀河系，它底旋轉的速度，據估計爲二億年一週。換句話說，我們的太陽，正攜帶它的孩子們，每隔這些時候，繞着銀河中點轉一週。

如果再打個譬喻，把一個個星雲比做一盞盞的路灯；譬如說：這無數的銀河系，是否愈遠愈稀呢？如果觀察中證明這一點，便是解釋了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因爲根據愛因斯坦的理論，宇宙並不是無限的。它像一個橢圓體，直徑是一百億光年。當我們一直向宇宙盡頭走去，無形中在繞着大圈，最後又發現回原處來了。

另外一個謎，是我們這個宇宙，是否在膨漲中？換句話說它的無數星雲是否在爆炸飛散中？因爲根據以前的觀察，似乎確有這種跡象。有一種宇宙論，便主張混沌初開，宇宙本只爲一團，起個名字，Yield，後來爆炸飛散。在創世以來二十億至三十億年間，宇宙並已膨漲了五倍。

這裏要提醒的，即上面所說的只是一種理論，並未完全確定，除此以外，且還有別些理論，譬如伸縮性宇宙觀，便是一個例子。這種理論進一步假定：宇宙膨漲到極限，還會收縮小來。當收縮至極小之時，不但無數的星球，會壓縮成一團；便是無形無質的一些能量，如光，電，熱，也在高壓下凝爲固體的物質。最後再度發生爆炸，開始新的膨漲，而宇宙中復又充滿了破裂飛散的星雲。和各種射線來。

更進一步來說，星際旅行的希望，現已逐漸加濃，最後人類能否探望其他星雲呢？這個希望，便越發渺茫了。

單憑眼睛來看，它們已遠得不能分辨，而只像星空中一些雲片。因此稱為星雲。如果說實際飛渡前往，不用說物質的車船，便是用光線來連接，我們距最近的仙女座星雲，已達七十萬光年之久，終人之生也無飛渡之望。更何況根據物理學上，沒有一樣東西能超過光速呢？但在另一方面來講，人類以七尺之軀，神游六合之內，果能將宇宙秘密探索入微，也就大可自豪了。

(譯自 Science Digest)



小姐們的時裝

## 推翻一代皇朝的騙局

世界上最奇特的一次騙局是發生在法國路易十六的宮庭中，騙局的設計人是長於催眠術的吉普賽人約瑟夫·貝爾賽瑪，和卡里斯屈羅伯爵。卡里斯屈羅也是因為他的催眠療法才能出入宮禁。

卡里斯屈羅在皇后項圈騙局上所施的伎倆竟顛覆了法國的皇室。使這一次騙局成爲空前絕後的騙賊們的傑作。

那時有一位波斯珠寶商向皇后瑪麗安東尼兜售一串價值連城的金剛鑽項圈。皇后因爲看到那時法國國庫空虛，民窮財盡，所以拒絕這價值連城的珍飾的誘惑。

卡里斯屈羅的太太羅蘭柴和皇后的面貌非常酷肖，卡里斯屈羅便利用他的太太偽裝着皇后假意垂愛於當時的財政部長，並在某次的佳期密約中要求財政部長爲她購買項圈。

騙局成功以後，這不甚正確的消息居然傳遍了民間，全法國人對於一件以百萬金法郎購買項圈的事大爲憤怒，瑪麗皇后的政敵更從中鼓唆對她發起了猛烈的攻訐。法國皇室終於在這件騙局的火線下與法國告別。

## 雞蛋權威

——洛孟諾夫博士

★任何人都可以養雞，但是要寫作一本蛋的書，這却需要瘋狂的熱誠★



「南洋」South Pacific 一書的出版是新近出版界的盛事，但是，若要與「鳥蛋」The Avian Egg 一書在某一個圈子裏轟動的情形一比，則又成小巫見大巫了。世界家禽學雜誌會

譽該書爲「舉世無匹的精心傑作」。這本書的著者便是一位瘦小，約摸五十來歲的康奈爾大學胚胎學教授洛孟諾夫博士 (Dr. Alexis L. Romanoff)。洛氏與蛋發生關係還是二十八年前提他初進康奈爾的事，「當我在實驗室第一次碰到蛋的時候，」他原籍蘇聯，操着一口不純粹的英語，「發覺人類對於蛋應該有所尊敬並予讚美，你說爲什麼？因爲蛋實在是一個十分奇妙的小生命。」

洛氏和他的太太合作着寫這本「鳥蛋」的書，無疑的，是一部空前的研究鉅著。爲了寫作這本書，他與他那位

拾穗

培斯篤克原著  
羣之譯

對於鳥蛋研究有素，心得亦多的太太曾經讀過了二萬五百冊以上的書與論文，這些文獻都是用英，法，德，俄，波蘭，意大利，西班牙，中，日，及丹麥等國文字寫的。費了近二十五年的功夫完成了這部著作。洛氏認爲寫這麼一本一共九一八頁的書，所費時間還不能算多，因爲他記得在五十年以前曾有一位德國學者化了二十五年的歲月寫了一部關於蛋殼的書，這似乎稍嫌過份，他曾相當嚴肅的說：「在現代社會裏，我們實在沒有太空暇的時間來鑽這種牛角尖」，比較起來，他還算是現實的。

在他言，蛋是一種藝術的自我表現。他曾說，「我一生爲創造而奮鬥。」當他幼年時代，他曾想做一個藝術家，後來一位教藝術的老師告訴他，在美國有些藝術家爲生活所迫走上了出賣靈魂的路。因此他放棄了學藝術。「我

不能單爲麵包與牛油而活着，」他說。他就轉向致力於鷄蛋的研究。

洛孟諾夫對於蛋的研究，真是深入而精細到極點。所以，他的共同工作者說他在蛋殼裏討生活，常常他爲了蛋竟夜失眠，他說，「有的時候我雖然上了床，但是總在思考着某一個問題，忽有所得，便一脚跳起，再找蛋來研究。」他沒有其他嗜好，在大學裏工作了二十八年，沒有看過一場足球賽，也不喜歡釣魚，因爲他覺得，這是一種被動的玩意兒，「我生來是好動的」，他說，「在垂釣時你得耐心的等待。」他的太太是一位電影熱者，有時爲了陪太太，間或一年中亦上三四次電影院，但是，對於電影片名他從來不記得，一出電影院，他早已把電影劇情忘得乾乾淨淨。

洛氏除了寫作這部書外，曾經發表過一〇三篇研究論文和五十七篇通俗化文章。有一年他一連發表了十九篇關於鷄蛋的論著，有些嫉妒的同事便罵他多產，他的回答是，「我天生是十分活躍的。」雖然外界很少有人知道洛氏的名聲，但是千百萬的人們，因爲他的實驗而獲益非淺，主婦們因爲他的發明省了不少錢買蛋買鷄。有一個實驗的成功，大大的減低了初生雛的死亡率，同時，這個實驗

又使小雞更健壯更活潑。最近，洛氏又發明了一種新電學儀器，他相信，可以避免每年在孵卵箱裏損失價值在數百萬美元的鷄蛋。他也已經發明了一種方法，把蛋殼上塗一層塑膠體可以在室溫下放置相當長時間而不致變壞。

洛氏對於蛋是最熱誠不過。「世界上沒有比蛋更有趣的了，」他最近曾說，「生命自蛋始，但是蛋如何變成雞，這是生命，實在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蛋是一個可以自給自足的生命體，每個小生命需要很多種東西才能活命，但是蛋所有求於外界的僅是一些氧氣而已。」他每在蛋的各方面找到許多新鮮問題，使他的興趣始終不渝。蛋黃弄厭了，改弄蛋白，有時關於蛋的文獻資料看的太多了，他便替科學雜誌畫幾張漫畫。某次他亦會坦白的承認，「我想我有時太鑽牛角尖了。」

他對於蛋固然十分愛好，可並不吝嗇，他在實驗時不惜打破很多蛋，用水與毒氣來捉弄它們，或通以強大電流，或曝之於大風雨和低溫下，在各種可能腐敗情況下，親嘗其氣味。他的實驗室坐落在康大校園古老的「蘭斯樓」裏，有如新修刷過的中古時代的「刑房」，在塵裏亂堆着各種刑具，例如，銅絲綫圈，氣槽，鐵棒等等。

多年以前，他曾約略統計過在十七年中他所經手的蛋，但是，他把這個發見保密了好幾年而沒有發表。那時，他還祇三十五歲，覺得還太年青去否定半世紀來大家所公認學說。他三十八歲那年，便發動了一個研究計劃來證明他的理論，在那次實驗中共用去了一萬三千二百只蛋，他所發明的方法是後來新式養鷄場所普遍應用的標準作業。

的數目，共爲十三萬九千一百五十枚。其中包括十萬只鷄蛋，一萬只火鷄蛋，四千只鴨蛋，二百只鵝蛋，一萬七千三百只雌鷄蛋，七千三百只鵝蛋，和三百五十只松鷄蛋。洛孟諾夫大量消耗蛋的原因，多半由於他的用心過份透澈，他常在實驗時用了超過實際需要量的蛋，他的理由是，「使人無從批評。」如果有人用他的實驗結果來向他挑戰，他必用更多的蛋來再作試驗。舉例來說，不久以前，他的一位同事認爲洛氏用蛋不夠多，不能證明他的論點，他決不與人辯論，他後來回憶道，「我明知他的說法是錯誤的，但是我不與他辯，我祇管再用一千只蛋來重作試驗。」結果證實了他先前的發現。不論實驗時遭過多少困難，他從不告訴他的朋友說，他們的告發全無根據。

洛氏有一次實驗的成果，使孵蛋方法，大起革命。多年來大家深信不疑，在孵蛋末期，孵卵箱內的溫度應該略予提高。熱量問題實在太重要了，因爲蛋對於溫度的感應是十分靈敏的，一二度的差別有關小雞的生死亡亡。他在偶然間發見了一件大事。某次，他正在弄他的孵卵箱，箱中正有一批待出的鷄蛋，正常手續此時應該略予增高溫度，但是，相反的，他却把溫度弄低了些，結果孵出的小鷄有極顯著的反應，既健壯又活潑，死亡率也低了。

洛孟諾夫進入蛋的圈子原是偶然的機遇。他在幼年時，祇不過每天早晨喜歡吃二三枚的生鷄蛋而已。除此以外，沒有其他象徵可以看出他會變成蛋的權威學者的。在他成年時，他進了「彼曲格來得藝術學院」學畫，蘇聯大革命後不久，他便離開了俄國。雖然他對於政治毫無興趣，但是他眼見在那麼一個因戰爭而支離破碎的國家裏，年青人的將來並無前途可言。他便去中國住了幾年，專靠畫人

像謀生，他會夢想做華脫斯耐型的卡通畫家。「我正是徘徊在此途上的一個年青人，」他回憶道，「我想創造些什麼，但是不曉得如何做。」在最絕望的時期。他會想逃避近代文明而去原始的暹羅。但是終於找到了一條美國船上工作的機會來到美國。

在那時，他從未想到將以餘生献身於蛋的研究。他在那次赴美的旅行中，失掉了全部畫件與作畫材料。在美國

他想找一棲身之處俾便思考，同時亦可學學英文。友人便介紹他去紐約州農業試驗場一試，該試驗場在紐約州的法明但耳 Farmingdale。洛氏便在那邊充一助手，但心頭却十分沉重，蓄意逃跑去重操舊業。在法明但耳時他奉命在實驗室作畫，這些植物斷面畫變成他藝術作品的題材。他每在這些畫上着了些種顏色，簽上了大名。正巧，康奈爾大學農業家禽系主任蘭斯教授 Prof. James E. Rice 那時亦在該處，看了這些畫，深覺在過去實驗室中沒有像匹加沙 (Parsons) 那樣的大畫家頗屬遺憾，認為洛氏的作品頗具天才，便準備在他主持的系中設一名獎學金贈給這位年青的蘇聯移民。

洛氏那時實因無處可去，因此也樂於接受這項贈與。但是他心中秘密地計劃着「有機會再行溜跑。他覺得在世界上如果要有一件事他頂不願意幹的話，那便是將其餘生費在農業家禽學上。每年，他總想決心離去，以投奔紐約的藝術界。」終為新事所擾而未果，」他回憶起來。最後，康大的一位藝術學教授畫了一幅美國印階段藝術的幽暗圖，終於把他的藝術與蛋在內心的鬥爭解決了，他偏某一次的談話終於使蛋方面全盤獲勝。

洛孟諾夫那時的研究園地是胚哈學——一門範圍極端廣手費了五年功夫，用去了七千三百元美金價值的蛋來完成此項試驗工作。人工孵蛋是一件十分精細而繁複的事——十來種因素，必須深切注意——舉凡熱量，濕度，空氣成份，風氣，壓及蛋放下的位置等等稍有差誤，足以影響蛋的孵化。

在洛氏實驗以前，對於野生飛禽蛋的常識大家至感缺乏。他用特殊的方法把這一個問題作澈底的研究。在孵卵之先，測量它們的長度，潤度，破碎強度及蛋殼的厚度。爲了測定蛋殼強度，他曾用兩塊鐵板粉碎了數百只好蛋。把蛋放在孵卵箱裏後，便用不同速度開動電風扇，以視空氣的運動對於胚胎發育的影響。他發現，雖然雌雞的蛋並不受電風扇的影響，但是快速的微風要比緩慢的風對於雌雞的生存率大二倍。

有幾位洛氏同事，因為洛氏過去受藝術影響太深，認為他過分玄想，失之不切實際，這種批評使他十分激怒，他覺得他在藝術上的訓練使他更具幻想力，創造力與直覺。他相信這是蛋學專家不可或缺的三種品性。他對於直覺的態度深深地反映在他的書中，他曾縷述宗教儀式中的用蛋以至不同鳥類產蛋率的詳細討論。

他於一九二七年開始著作，一開始時，我猶如從同溫

泛的學問。第二年他到處找尋爲年青人自我表現的專題，希望寫一部這類的專籍。所缺的是一個合適的題目。在他瀏覽各種對於蛋的文獻的時候，他注意到雖然有很多著作述及蛋殼，殼的色澤，蛋黃等等但是尚缺一部完整的專書。洛氏覺得亟需一個像他這樣的人可以經常研究蛋的整體因此，他決心做一個蛋的專家。希望作一完善而毫無遺漏的詳細研究。

從此，他專心一志的研究着蛋的成因，在下次大戰中他是少數的例外沒有參與戰時工作。這並非他不愛國，他覺得在蛋的著作完成時將對世界和平有更大的貢獻。他曾說我，「我想戰後人類將更需要這些新東西來維持道德與士氣，」他不做空襲哨兵，加倍努力來完成寫作，過後國際間的變化證實了他的看法。最近他說，「現在事情愈弄愈糟，我想我或許還是對的。」

洛孟諾夫的住宅後辦公室的四壁上盡是些有關蛋的照片，他的著作的封面也是他親自設計的。畫了一只蛋並加上十七世紀的一句名言，「醫生與亞里斯多德的頭腦儘管銳敏，但是皆無法解釋母雞會從雞蛋裏孵出小雞來。」

洛氏最大的貢獻，要推他對於野生飛禽蛋的研究了。他是第一個用人工來孵這種野生蛋的。洛氏與他的二位助

層向下看蛋，看不清楚，既不見蛋黃，也不見蛋殼，看見的祇是蛋。」這是他的回憶。雖然如此，他一直把這本書作爲對他自已寫的，他深懼他的同事們說，剛得到哲學博士學位的人太操之過急。一九二十年的夏天，他正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做研究工作，遇到一位蘇籍的女學生名安奈塔西，賽因柯，洛孟諾夫便告訴她寫作蛋的理想，安奈塔西甚表贊同並願全力協助。不久，他倆便結了婚，此後二十年他倆爲完成此書而一同工作着。

洛氏的藝術造詣可以從他的書的每一章卷首極富人味兒的字句看出，他不願意他的書成枯燥乏味的科學教科書，因此他決定找些常有哲學意味，對於蛋的格言置於每章的卷首。他遍找古今詩人及哲學家對於蛋的描寫，據他自己說，「但是，我是怪人，簡直找不到我所喜歡的。」最後，他決定自己寫。此項計劃真的護他中了創造熱的病。因爲學校的環境太平凡，他等待假期的到來，新近他解釋着這些句子寫作的過程。一當我住在鄉下，」他說，「每天我帶了紙與鉛筆任意的記下些大意，記過亦就算了，下次休假時再記了些，最後，我把它們統統拿出來挑選了幾種。」在該書裏的十一句名言，幾乎費了他六個暑假。

他辛辛苦苦獲得了下面的這些吉利詞句：

「鳥蛋有時是一種最大的奇蹟。」  
「鳥蛋是一種極富滋養與保護力的食物。」  
「鳥蛋是一所化學藥品的儲藏室。」

洛孟諾夫夫人在實驗時協助她的丈夫工作，著作此書，出力頗多。洛氏說，「她寫了，我再重寫，有時我想寫的東西，她並不樂意。」他認為他太太對於蛋的研究那才失之過急，但是他相信這正好與他自己過份小心的習性互相牽制。對於該書書名，他倆曾有一番爭論，洛氏認為該題一科學名詞，但是他的太太認為，爲了吸引讀者起見，應該取一較爲通俗的書名，十五年來他倆爲此而不息的爭辯着。曾經被提供的書名有「老母雞蛋」，「雞蛋傳」，「家禽蛋」，等數種，最後他倆同意「蛋傳」(Biography of The Egg)名。但是出版商約翰·佛來書局 John Wiley & Sons 反對這個書名，理由是，圖書館管理員難免要把它們誤編於「傳記類」。洛孟諾夫夫人大爲不悅，對她丈夫說爲什麼「蛋傳」一定不能與「林肯傳」並列呢？「因爲出版商的堅持，終於改成了一個怪奇特的書名，叫「鳥蛋」(The Avian Egg)。」

每天工作時間雖然已在十六小時以上，洛孟諾夫仍嫌時間不夠多。他早晨八時半便上辦公室，固然有時也遲到棄不可。每年爲此所損耗的蛋總在一億五千萬只左右。事實上，目前還是不斷的在浪費着。洛氏發明了一種電學儀器，他相信可以防止這種無限制的浪費。此項儀器看來像通訊兵背的無線電收音機，頂上有一個蛋型的銅綫圈，蛋便可以放在圈裏，然後通以電流，如果該蛋受過精，便一定傳電，沒有受過精的蛋便不會傳電。洛氏化了近四十元美金在五金舖裏買了些零件自己裝配的。他希望最近的將來可以大量應用。

雖然經過了二十五年的研究，他還無法解釋雞蛋孵成小雞的神秘。不久以前，在康奈爾大學圖書館前石級上一個學生攔住他，問了一個問題，「究竟蛋生雞，還是雞生蛋？何者爲先？」洛氏透過他的近視眼鏡略現躊躇答道，「這個問題並不真實，我們活在唯物時代，沒有時間作這種無謂的爭論。若從胚胎發生學上講，這個問題我還沒研究透澈。」

除了作研究，洛氏還不斷地與「蛋的仇敵」作戰。他說，「很多蛋的敵人存心破壞蛋的真實價值。」他儘可能的與他們迎擊。他指出有些醫學界人士喜歡過甚其詞，說蛋有毒素，吃了有危險，這實在無聊已極。「毛病不在蛋的本身，」他鄭重的說，「錯的是人，他們沒有把蛋當生

，他說，「如果我想睡到九點鐘，我便睡。」他把全部時間放在研究工作上。學校當局始終沒有辦法讓他教一堂課，他總推說，「明年再說，明年我可能有時間教課。」中午除非因寫作或研究而例外，他總化二三十分鐘的時間去午餐。數年前，學校自助餐廳因修理而停伙，他必得坐六分鐘的汽車去城內吃午餐，使他大爲惱怒。

洛氏夫婦總竭力避免在餐桌上再談論關於蛋的事，他太太堅決規定每日下午六時以後不再討論有關蛋的問題。但是，有時他倆又不由自主的談上了。晚飯後他總關在他的書房裏看書，每到深更半夜，有時亦間或作些畫。

他每週參加扶輪會常會，過去亦曾參加過唱歌班，但是數年前不知何故，忽然害起羞來不再唱歌了。蛋的圈子外，他很少看其他的書，他最近讀了培蒂·瑪克唐納的暢銷書「『雞蛋與我』Eggs And I」的節本不禁大失所望，「這本書祇講『我』並沒有講到『蛋』」他解釋道，「書名大可以改作『母雞與我』或者『丈夫與我』原來爲的是吸引讀者而已。」

洛孟諾夫的最大發見是在三年以前。在過去，蛋的受精與否，除了打碎蛋殼後予以檢定外，並無其他途徑可循。沒有受精的蛋一旦放進孵卵箱，因爲受熱而腐敗勢非丟命看待，大家對蛋應有尊敬之心」。但是，他最主要的理由用來駁倒這一班敵人的是：他們沒有權利抱寬，因爲蛋根本並不爲他們而生的。他在一次演講時稱，「我們是從母雞那裏偷的蛋。」照他的說法，我們是生活在借來的蛋上。在他的日記上會記着這樣的話，「上帝並不爲人類造蛋，爲的是傳種，從生物學觀點言，當作食物用祇是偶然的。」

洛孟諾夫最大的煩惱是去找一家書店出版他的書，很多書店婉言拒絕。十年來他的書，可能出版的希望極爲微小，有一家書店願意出版，但要求洛氏補貼二千元的紙張及印刷費。最後，約翰·佛來書局答應印行。洛氏原先估計祇有四百頁，但是終了竟多出二倍，他認爲無關大事，也忘了通知該書局，直至一九四七年的春天，他把兩箱子的原稿裝好箱，親自去紐約投送事先也沒有通知他們。帶了兩只提箱，這位蛋的權威學者被引到佛來書局的編輯那裏，稍作寒暄後，他便打開箱子把原稿倒在辦公桌上，經那編輯審視以後，認爲超出他們的估計。「如果不願太簡略，」他答道，「這書將兩倍於此。」不多天後，他接到書局的一封信，要求他刪掉一半。在洛氏圈子裏的人便大起騷動，他的一位秘書問他，「他們有什麼權利要你刪節

這本書？」他再三考慮，覆信雖然相當客氣，但是却十分堅決。他寫道，他雖然很樂意刪去一些短節，但是不免要影響它的內容。後來，他愈想愈生氣，數日後，覆信尚未寄到，他又寫了一封語氣甚重的信要求答覆。並寫道，「我深深地懷疑貴書局經濟上會蒙受任何損失，按現在情形看來，該書的可能購買者較前更見增多了。」

後來，他終於同意稍加刪節，但是，剛一開始，他發現有許多新資料亟應補入，完成後，反較原先為多了，至此佛來書局亦祇好勉強接了下來，不再堅持他們的要求了。

不論洛氏的預測是如何的樂觀，該書出版後一共售出了八八一本，著者共得版稅九百五十三元七角五分美金，洛氏並不為此困擾，他說，「如果我想賺錢我可以坐在公園裏的椅子上，一面晒太陽，一面寫偵探小說，但是蛋的故事終究有些不同。」

洛孟諾夫現正在寫一本關於蛋的新書，他預計要比這本「鳥蛋」厚些。這本書完工後，他自己也不曉得將幹什麼。有一位友人向他建議，當他把所有關於蛋的書出版後，他可以在鄉下找一塊地住下，辦一所農場養雞。洛氏十分冷淡的指出，他一生沒有養過一只雞，也從不想有一只

雞。他宣稱，「任何人都可以養雞，但是寫作一本蛋的書這却需要瘋狂的熱誠。」

(譯自 Post)

### 治療打呃

一個男人匆匆地跑進一家藥房詢問藥劑師如何可以迅速地治愈打呃，那人迎面給了他一巴掌，這人捧着脸驚愕地問道：「幹嗎打我耳光。」

「你不是已經停止打呃了嗎？」藥劑師回答。

「不」顧客跳着腳說：「打呃的是我太太，她現在正坐在車上呢。」

★ ★ ★ ★

### 白頭偕老

有人向一對正在舉行金婚式的夫婦問道：「你們在這些長長的結婚歲月中，可曾想到過離婚嗎？」

那位白髮婆娑的老太婆說：「何止離婚！」說着瞪了她老頭兒一眼：「簡直想到謀殺。」



## 飛碟奇案

金醒人譯述

這裡是一篇關於飛碟內幕的真實的報導，也是一篇關於三年以來所發生的各種飛碟事件的綜述。它揭發了官方所不肯承認的內情。原書由紐約Henry Holt and Co.出版，經美好 (Pagan) 雜誌編者邀請原書作者Frank Scully重新編寫，而成是篇。內中詳盡地說明了：(1) 它們是什麼？(2) 誰駕駛它們？(3) 它們從何處來？(4) 為何空軍當局封閉該項真實消息？(5) 有那幾位科學家曾經親眼目睹？(6) 誰會拆卸它們？(7) 它們能前來毀滅地球上的我們嗎？

當二十世紀下半期剛要開始的時候，三件大事吸引住了整個新聞界的注意力。其中有二件大事，是報界著信紐約時報所不刊載的。至於那第三件大事，說來並不是眼前就能實現的，却被這一家堂堂大報，以及其他各家報章，渲染了有好幾個月之久。

所稱被紐約時報所涉視的二件大事，就是：(1) 關於飛碟存在的各種報告，以及(2) 股格麗曼曼的分曉。

拾穗

第三件大事，就是氫原子彈。若是對一般人民說，這種原子核能的新奇怪物，在一九五〇年就已製造成爲實物，這是難以使人置信的。大多數的人，無論是此處或他處，對於那些神秘莫測的飛碟，倒是念念不忘，夢寐不已。任何一個政府，如果面臨二者之中的選擇的時候，它一定寧願投資幾百萬元去研究星球間的航行，而不願化費同樣數目的金錢去製造那些衆所周知的炸彈，因爲投資於

後者的結果，並不能增加人類的新智識，也不能使人類更加了解這一個世界或任何其他一個世界。

可是，目前至少已有一個政府，面臨着這一種考驗，而決定去選擇一條相反的途徑。它在化費了二年的研究，以及一筆相當數目的款項之後，竟然決定停止了那個飛碟研究計劃，而且宣佈說：它的空軍當局，已經將那些不能證實的飛行怪物，歸咎於：

(1) 通常飛行機械的錯謬。

(2) 大衆歇私的里亞症的和緩的發作。

(3) 一種戲謔性的欺騙。

這一位不知姓名的發言人，簡單地解釋說，這一個飛碟研究機構，是於二年之前，開始設立。地點則在俄亥俄州頓頓城之空軍調查統計總部內。

自從成立到現在，該機構已經接到過三七五次飛碟出現的報告並曾加以研究。對於其中的三，四次神秘的飛碟出現，則該機構始終無法加以解釋。那使他們找到了真實的答案，恐怕也是一種極大的秘密。除非是高級軍方人員於，才能畧知一二。

上面所述的空軍當局的公報剛々一發表，一連串的關於飛碟的其他報告，紛々地從西方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裏，不有秘密性的科學演講。主講者則被當地報紙描述爲：「一位不知姓名的中年人。」

他講述了關於這個地球以及其他星球間的最動人的故事。他揭示說，曾經有一個飛碟，墜落在離丹佛城五百哩之內的某處地方，並且還描述了那個星空飛船及其中的駕駛人員的詳細情況。結果，使得那些教職員及學生的聽衆們，驚奇不已地跨出了大講堂。

在講述本題之前，主講者事先聲明說，關於有些人名，日期，及地點，他將秘而不宣，並希望大家不必問他。這一次的演講，原來是爲了一班少數學習基本科學的學生而接洽的並言明所有講稿不得發表後來竟由九十個學生的聽衆，擴大而至數百人。天文系和工程學院的教授及學生們，不斷擠入，弄得連站立的地位都沒有了。

學校當局和主講者的代理人，爲着接洽這一次的演講，已經化費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原因是：主講者並沒有感覺到這是一種受寵若驚的邀請。後來由於全體學習科學的學生底聯名請求，他才同意應允。聽講之後，有百分之八十的學生，據說很被感動，有百分之六十的學生，相信這位主講者，很明顯地就是親眼觀察那架從另一星球所飛來的星空飛船的一羣科學工作者之一。而且他們更相信，這

斷襲擊着各家報紙。靠近復活節的時候，每一位廣播評論員，喜劇演員，國會議員，甚至於連那家一本正經，不屑於登載荒唐消息的紐約時報在內，大家都有他們自己一套的說法。Walter Winchell 堅持說，他是第一個看到飛碟的人，而且相信它們來自俄國。Henry J. Taylor 則認爲這些飛碟是美國的非俄國的。David Lawrence 把他自己的那家「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全付威望，拿來做後盾，用以支持一般實際相信飛碟存在的人，並宣稱該項飛碟爲一種直昇飛機和噴射式飛機的混合品。甚至現任總統亦不得不從他的假日遊憩地西鑰城 (Key West) 忽々趕回以否認上項叙述的真實性。愛蓮娜羅斯福特地訪問了那兩位自稱在阿肯薩斯州親眼看見飛碟的芝加哥南方航空公司司的駕駛員。最後，連鮑勃霍浦及集美杜倫都時常拿飛碟的消息作爲談論的資料。

這樣地衆說紛紛，莫衷一是，喧鬧得很久很久。然而關於其中真實的內情，却大家都沒有摸到。這一個真實的故事，一直到一九五〇年三月八日，才在柯羅拉陀州的丹佛城，被透露了一點端倪。在那一天的十二點三十分鐘，丹佛大學的三百五十個學生，情願犧牲了午餐去，聽一位神秘的科學工作者，已經找出了關於這些飛碟的不可解的推動力底最好的答案。

隨後，這一個關於星球之間的航行的話題，愈傳愈廣，沒有多久，這一羣教職員，學生，新聞編輯，以及廣播評論員，都被互相牽連着，而有洩漏國防機密的嫌疑。他們被空軍情報局的官員傳詢着。

情報局的調查員所要詢問的第一件事，就是那位主講者的姓名。但是沒有人能說得出一個所以然來。

「難道一個竟能公然在丹佛大學演講，而會不被大家知悉他的姓名麼？」空軍官員質詢着。

空軍情報局要調查的第二件事，就是查看所有三月八日下午一時三十分，由丹佛飛出的飛機搭客名單。然而這位神秘的科學家，似乎並沒有在那一天搭乘飛機離開丹佛。

× × × × ×

關於一九五〇年三月八日在丹佛大學主講的那位科學家的消息，大家仍舊傳之又傳，循環不息。那天舉行演講的時候，該校々長剛好不在城裏。事後，他就傳諭各部教職員，凡以後欲邀請外界人士前來演講，必須慎重選擇。同時，丹佛郵報的社論作者，又把此案舊事重提；以致又

發動了一次熱烈的追究和偵查。

有四位學生，以及那位時代及生活雜誌駐丹佛的分區經理 Barron Bestoar (他是偶然擠進去聽講的一位)，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那位主講者的姓名是：Silas Mason Newton。他是牛頓油公司的總經理，也是耶魯大學的畢業生，並曾在柏林大學研究。根據這些資料，他的身份，可以斷定是一位實業家兼科學家，並且還是一位道道地地的美國人。

實際上，他在丹佛大學演講時所提到的幾個問題是：(1)從科學的觀點看起來，飛碟這一項東西，是否算有其物？(2)它們是由什麼東西組成的？(3)它們是在何處被發現？

他一開始便說，目前的確有飛碟這一項東西存在着，並進而宣稱，空軍當局，雖然以相反的姿態，公佈停止飛碟研究計劃，但骨子裏仍舊並未廢除，不過是以另外一種方式或名目去活動。有四架這一類的飛碟，曾經實實在在地降落在我們的地球上。

他又說，其中的三架，曾經被我們搜獲，並曾邀請一羣科學家察看過。裏面有三十四具屍體，量其身材高度，大多是在三十六英寸至四十英寸之間。

在眼前，政府是否認的，但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重振旗鼓。至於那個圓碟，據他解釋，是一個旋轉不息的金屬圓環，在這圓環的中心，就是搭客所佔據的船艙。船艙和圓環之間，是用齒輪來連接的。由於圓環的迴轉，船艙乃能得到完全的平衡，這是應用物理學上的迴轉儀 (Gyroscopic) 的原理。

這些星空間的航船，並未備有武器，據這位主講者的猜測，大約是它們另具有一種破壞性的攻擊能力，這種不可見的攻擊力，能使一切追蹤他們的敵人或敵機，全部瓦解。

他詳細地說明了在飛碟上所發現的飲水和食物。他又提及了其中一架飛船上的睡眠設備，這是一種封閉在艙壁裏面的臥榻，平時是看不見的；當啓用時，亦被巧妙地掩護在許多帳幕裏。

在快要結束他的演辭當中，他又談到了那次在政府的某試驗場上，被他們那一羣科學家們所偶然發現到的第四架墜落的飛碟的故事。就在被發現的那一刻中，飛碟裏面，似乎是無人佔據着。

這一羣科學家，忽忽趕回他們自己的小座車裏，去取照相機和其他設備，但是當他們重新接近這架飛船的時候

第一架飛碟，墜落到我們地球上來的時期，據他說，是在距他演講時不到二年之前的某一天，地點則在離丹佛城五百英里以內的某處。

這架飛碟，顯然地並不是由地球上的某一處飛來，但是要追問究竟是從何處而來，則仍是一個未決的疑問。最合理的推測，他說，可能是從金星而來，然而他一再聲明，這仍有待於以後的不斷的研究，來證明這一推測的真實性。

在研究的過程中，他們發現了這架飛碟內的二種金屬，是我們所未曾見過的。這一點，使他以及和他一同工作的科學家們，相信這些飛碟，似乎並不是我們國內或是其敵對的列強國家內所能製造得出的。

在這架飛碟似的，第一個下落到地球上來的星空航船之中，發現了許多似乎是用以來測量磁力線的儀器，這些儀器，他們仍在埋首研究之中；他們相信，如果一旦研究明白，就連帶地可以明瞭一切飛碟動力的來源。他說，這一類星空航船，能以光的速度飛行，這就是說，如果它從距離我們有一億六千一百萬哩之遠的金星出發，則不到一小時，就可以仍舊返回金星。

他又說明了政府當局對於飛碟的興趣和注意力，雖然他們看到幾個矮小的人，跳進了飛碟，然後整個飛船，突然不見影蹤，這簡直好像是我們時常聽見人家所說的那種「幻覺」一樣。

走筆至此，本文的讀者們一定早已按捺不住，而急於要詢問一聲：「那末，本篇的作者 Scully，又怎麼會預而知悉這麼許多內情的呢？」

坦白地說，我之所以與這些事情發生聯繫，還是由於我的著作的關係。好幾年前，我寫了一本名叫「惡漢列傳」(Rogues Gallery) 的書——讀者之中，有一位寫一封信給我，他在這封信中，簽上了他自己的姓：名 [Silas M. Newton]

以後，我遇見了他，我才知道他是一位矮胖的中年人，頭上毫無斑白之髮。他是石油工業界的一位有名而又有成就的地緣物理學家。也是一位曾經賺進而又隨意花去數百萬元錢的奇人。

他娶了一位太太，名叫南瑞麗。她是紐約第一流運動新聞欄的女作家。在過了十年幸福的結婚生活之後，他突然從她的醫生口中，得悉了她將在一年之內失去她的生命的消息。

他用她的名義在銀行裏存進一百萬元的款項，於是對她說：「南，你從未好好地使用過錢，這是和其他智識一樣，需要學習的。我現在要你拿這一百萬元來實驗。你可以用他來任心所欲地化費——在一年之內。」

一年以內，錢用完了，她也去世了。

於是，他離開了紐約。在以後的十年之中，他用繼續不斷的石油地質的探查工作，來彌補他那失去愛妻的心靈上的創傷。主要的工作地區，是從落磯山脉一直到太平洋岸的這一帶。他行經成千成萬英里的路程，往復查勘油苗地層。他又在丹佛組織一家石油公司。這家公司，目前仍舊存在，他也仍舊身任經理之職。

他自己設計了一種探查油苗的儀器，而且是保守着極端的秘密。應用了這些儀器，他重新發現了幾家大規模油公司所認為沒有希望的 Paragly 油田。

接着，在一九四九年的夏季，牛頓遇見了一位石油工程師，這位工程師是剛剛於七月間，在服務了七年之久的重要政府工作中辭職了出來。他已經是一位磁力問題的專家，但是每年七千二百元的政府的薪金，並不能滿足他的慾望。

在他們二人相遇之先，牛頓已經於莫及夫沙漠 (Mojo)

究的，政府退職科學家，亦和我們一同前去。那天，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

和許多其他的長途旅行一樣，人們不免在車上談天說地，以解寂寞。因此，我們就從飛機談起。他似乎忘掉了應該保守秘密似的，向我們解答了許多關於飛機的疑案。他告訴我們飛機的可能發源地，它們如何能從別一個星球，飛到我們地球上來，以及它們如何能再飛回去，他又談起飛機船艙裏面的許多詳細情形，他談到了裏面所有的飲水，食物，衣飾等等，清晰得如數家珍。

不久，事態變得嚴重了。空軍當局公開宣佈結束飛機研究計劃，而將實際研究工作，改頭換面，隱藏了起來。每一部份都被通知嚴禁喧嚷。

那位在一九四九年八月間和我們同車的科學家，也不敢再隨便洩露內情了。

X X X X X

這，就是把墜落在美國的第一架飛機的全部故事告訴了我們的一位磁力問題專家，我在此不得不改稱他G博士，雖然他的真名實姓，並不是這一個。

讀者們至此，一定會恍然於我如何會知道這許多詳情。現在我再把更詳盡的細節，報告各位讀者們。

ave Desert) 中探測過幾千次，而剛好預備要試鑽新井。根據他的說法，凡是有石油的地區，經常會放射磁力線，而這些「磁能」，是可以量得出來的。

但問題是在於：究竟有多少油？井要鑽得多深？用他那種儀器的惟一缺點，就是只知道何處有油，而不能指示出可以產多少油。因此，他也許會碰到一個產油非常少的油井，以致於從實用的立場看來，這是與一口死井，沒有什麼兩樣。

牛頓和這位從政府工作中辭退了出來的科學家，交換了一些意見。據這位科學家告訴牛頓說，如果能應用大戰期中的一種產物，名叫磁控管 (Magnetron) 的發生器，則油量多少，或可不難測知。關於這一點，他認為是非常可能的，因為電磁波不能穿過原油層，因此，他們祇要測其相差多少，就能知道油層含油多少。

這就是牛頓所要急於設法解答的一個問題。於他就在鑽井之前，邀請了這些地緣物理學家帶着設備，再到莫若夫沙漠中的油田裏去重測。

在我遇見了牛頓的數星期之後，他又打了一個電話給我，問我是否願意和他同車去到莫若夫城，去看他們如何探礦。我答應了，並且如期前往。那位對磁力問題素有研

當第一架飛機進入於我們地球上的大氣層時；我們有兩架望遠鏡看到了它。他們觀測方位，並估計它將降落何地。在墜落後數小時內，空軍官員就抵達了柯羅拉陀州的都朗哥機場，立刻起飛去尋找這個目的物。

他們在新墨西哥州艾時太城東的一個高原荒山上找到了它。他們立刻佈好了崗位。然後，G博士和他們這一組中的其他七位磁力問題專家，被邀請去檢視這一架神奇的星空航船。專家們抵達之後，他們互相商量着，決定先隔開一個距離，遠遠地考察一天，並用蓋氏計數器，宇宙線，以及其他自衛武器，向其輪流射擊。

「最後，我們判定情況已經很安全了」，G博士說，「因為飛船的內部，似乎再也沒有生命存在的可能。從外表方面看上去，這架飛機，除了有一個破碎了的艙眼以外，其餘任何地方都沒有門戶的跡象，再接近一些去觀察，我們才發覺艙眼的窗戶，也並不是用我們國內的那種玻璃材料所製成的。我們用一根大木棒，從這個破口裏面搗進去。

搗破了一個大洞之後，我們從洞口觀望進去。約摸有十六具屍體，躺在艙內，其身材高度約自三十六英寸至四十二英寸不等。

我們猜測一定有類似門戶的東西，尙未被我們發現，所以就用棍棒在各處亂觸。結果，在破碎了的船眼對面，我們觸及了一個捺鈕，出於意料之外，一捺之下，竟有一扇門跳開。這樣，才使我們得能進入船內。

我們把這些矮小的屍體擡出，放置在平地上。經檢視後，發覺這些屍體，與我等常人無異。惟一之異狀，在於彼等之被焦灼之皮膚。關於此點，我們判斷爲由於該船在星空中行駛時，被空氣衝入船眼之破孔內，因而着火燃燒。或者是由於動力方面及氣壓船艙方面之發生意外事件所致。

他們進一步觀察船艙本身。開始。他們決定從外面丈量全部尺寸。船艙的外皮，是塗着鉛粉的。

G博士接着說下去：「當我們親眼看見了這架神奇的星空飛船時，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以前的各式各樣的報導中，稱呼此類怪物爲「飛碟」二字的恰當與正確。因爲這架飛船的船艙，的確是位於一個巨大的碟子的底盤上。全部碟形的直徑，約爲一百英尺。從圓碟的邊緣，量至底盤的底面，其垂直距離，約爲二十七英寸。位於底盤中心的船艙部份，是一個橫臥的圓柱體，計長十八英尺，其切面之直徑，（亦即橫臥圓柱體之高）爲七十二英寸。因此，約

因爲這些被發現的屍體高度，僅在三十六英寸至四十二英寸之間，所以他斷定並不是火星上的人類。

有些人問：「博士，這些飛船，究竟是如何製成的？」

他回答說：「飛船的外壳，是一種像鋁似的金屬，但是經過各種試驗，無法證實它是與我們所熟知的那種鋁的性質完全一樣。」

他說，這種金屬，質輕而堅。祇要二三人力量，就可以把這架大飛船的一邊擡起。同時，他們有一打左右的人數，爬上碟形的邊緣，而不致使該翼有任何的折彎或凹陷。

因爲這架飛船太大了，所以當空軍當局要想運搬的時候，不得不將它拆散。

這樣一來，反而引起了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船身上面，沒有鉚釘；沒有螺門，也沒有螺絲。在它的外壳上，找不到一樣東西，可以啓發人們去想像這架飛船究竟是用什麼方法來裝配在一起的。

後來經過長時期的研究，才知道這架飛船，是由少數幾個部分，用嵌槽及時梢接合起來的。

當他們把船艙從碟形的底盤上擡了起來的時候，他們

有四十五英寸之上半部船艙，露出於圓碟邊緣之上，那個破碎的船眼孔穴，就在這一個露出的部份上面。」

G博士又說，當他們一進船艙，第一件要去研究的，就是這架飛船，究竟是用什麼方法推動的。他第一個提示說，這也許是應用磁力線來推動的。

接着，他們在船艙裏面，找到了許多小冊子，據推測，這大約是一些關於航行的書籍。可是他們都無法辨認出這些象形文字。後來，這些書籍，統統都轉交給空軍當局，再由空軍方面，送往各文字專家去辨認及譯解。

我會問過G博士，以後他是否再有聽到那些文字專家們關於辨認這些奇特的文字底成功的消息。他說，就他所知，目前尚無任何進展。

我又問他：「博士，據你的猜測，這些飛船，究竟是從何處而來？」

他說：「我們當然是無法確知。不過在目前，最合理的猜測，是從金星上面飛來。」

我又質詢他，他們如何會達到這個臆測。

據他說，在船艙內所發現的那些屍體，是使他們採用這一個臆測的一個主要原因。他說，如果火星裏面存在有人類的話，他們的身材高度，一定會比我們大上三四倍。

發現了一個大而潤的齒輪，在底盤的圓周上，這個齒輪，是與船艙上的一個齒輪，很精巧地接合着。

在拆卸了整個飛船之後，他們把全部零件，運搬到一個政府所屬的試驗室裏。他們把這些東西，留存在那裏，等待着一個一個的試驗。

當G博士第二次去巡視的時候，使他非常驚訝。因爲飛船上的儀器表板，都被那個試驗室裏的人員拆得一塌糊塗。這樣，使他無法再對飛船的磁力推動方面，作進一步的研究。

關於這一點，他是覺得非常遺憾的。據他說，如果試驗室裏的人員，能够使儀器表板部份，完全照原樣不動，則他可以計劃出一些步驟，來試驗儀器表板上的每一個不同的捺鈕。這些捺鈕，他認爲是與磁力推動的作用，有極大的關係。

我們之中的一位，又問他說：「那些飛船上被發現了的屍體，究竟被如何處置了呢？」

G博士說，有些是被解剖了，被空軍醫務處方面的人員在研究着。從他所得到的少數報告之中，他才知道這些矮小的傢伙，除掉他們的牙齒以外，其餘部份，都與通常的人類，絲毫無異。他們的牙齒，既無蛀穴，亦無修補之

處。每一個口腔裏面，都是一套非常完整的牙齒。

從這些屍體的生理上及特徵上看來，他們大約都相當於我們的三十五歲至四十歲之間的年齡。

談到衣飾方面，他說，他們都一律穿着深藍色的上衣，綴着金屬鈕扣。但在帽子上，衣領上，和袖口上，都沒有任何標識及徽章。因此，他們之間的階級，似乎是相同的。

他說，在這架飛船上，還有一種類似食品的東西。這是一種小的薄餅。他們把這些薄餅餵豬，很受豬的歡迎而爭食。他們又拿出一塊薄餅，放在一加侖的滾水裏面，結果很快地就向四周噴溢了出來。

他又告訴說，在這架神奇的飛船裏面，有二罐飲水。經過檢查之後，發覺這是與我們的飲水完全一樣。但其重量，有我們通常飲水的二倍。G博士指出，在地球上的挪威地方，有一種水，是和這種水的重量相同的。

最後，G博士闡述了關於應用磁力線而得到動力的原理。他說，在一個平方公分之中，有一二五七根磁力線。如果有二根或二根以上之磁力線，互相交錯或屈折，則能產生一種前所未知的運動。

## 尾聲

本文開始的時候，曾經提起紐約時報不脛刊載關於飛碟的消息。但是經過各種確實的報導，及事實的證明，使得這家大報，不得不漸漸地改變保守的作風。在一九五〇年四月九日，紐約時報始登載了一篇文章，題為：「成羣結隊的飛碟：是耶？非耶？」

在這篇文章裏，它敘述每一個人，連同總統在內，都被這個問題所困擾，因而發生了許多的猜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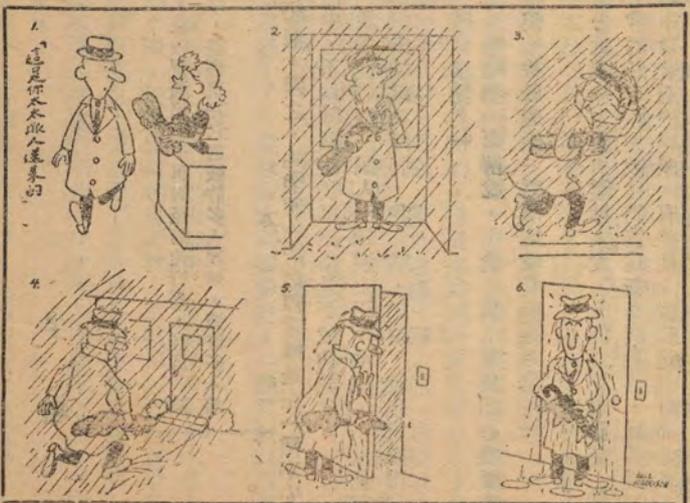
據我的判斷，這許多猜測之中，祇有一種猜測，較為中肯，這是蘇聯的外交部次長葛羅米柯所提示的。他說，這許多飛碟，可能是一位俄國擲彈者，忘了自己的臂力太大，因而將它們丟擲得過遠所致。

既然有這樣一位說神話似的先生，在發表荒謬的言論，則我也不得不把空軍當局所發表的意見，寫在下面，以供讀者們的參考。空軍方面，列舉了下列四點的可能性，即飛碟是：(1)我們的(2)蘇聯的(3)從另一行星而來(4)同時從上面三種來源而來。

「碟形的結構，是空中航船的最理想的形狀，」他接着說，「飛碟邊緣的旋轉，其目的不過是在於平衡船艙而已。當碟緣旋轉不息，飛碟的軀體，同時還在向前邁進，即是從其根被屈折了的磁力線，移動到另外一根。」

「如果飛碟越出我們地球的大氣層，以及地球的重力範圍以外，就變成既沒有重力，也沒有阻力。剩下來的，祇是一種未經騷擾的磁力線磁場。這種磁場，一直擴展到他們所要去的另外一個星球上。因為宇宙之間所有的磁力線都是相同的，所以地球上的磁場，與另外那個星球的磁場，好像是一個極大磁石的兩個北極。這兩個北極是互相排斥的。因此，金星與地球，被這種磁性排斥力，以及宇宙間的萬有引力，恰巧平衡在各目的地位上。同理，宇宙間的每一個星球，都是如此地被平衡着，而在各自的軌道上，均衡地在迴轉着。」

他之所以讚佩這些飛到地球上來的星際航行旅客，譽之為超出我們地球上人類的智慧有五百年之久者，實由於彼等之能自由來去。至於衝破彼處磁場之牢籠，而渡入地球上之磁場，則須具有超等之智慧及技術。因為我們在上圖已經說過，在任何二星球之間，其磁性是相同的，因此，此二星球，必排斥任何物體，在其中互相交往。





# 兒童性心理

子 頓

「自我性滿足」(Self-Gratification) (註)是一種自然的，在發育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性行爲，好像一個人在學會走路以前，必定先要經過爬行，揮舞，等階段一樣。不幸，直到現在它還被許多人誤解，被許多人錯誤爲萬惡不赦……

「醫生我立刻就要帶桃樂珊來看你！」傑林太太的慌亂的聲音從電話機中發出，「六個月以前，我眼見她把她的手放在她不應該放的地方。我把她叱罵一頓，我相信她以後就沒有再這樣做過。她今年已經七歲了，比以前多懂得許多。今天我看見她又在那套老花樣，我應該怎麼辦才好？你願意和她談一談嗎？」

當我和桃樂珊談過後，我發現她是一個怕羞而古怪的孩子對批評和非難很易發生敏感，這就是她生命中的重要不幸。在她的家庭環境裡，除了她的父母以外，還有一個祖母，和一個未婚姑姑，桃樂珊想盡力討好這些大人，但是不幸得很，使他們每一個人同時都感到愉快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假使祖母叫她去做一點甚麼事，她的父親就會譏

我告訴他們，有許多理由可以解釋，爲什麼孩子們會把這種「自我性滿足」當作一種癖好。

桃樂珊的生活環境太複雜了，她愛的人太多，而那些大人們對她的要求已越出了她的能力範圍。於是，在這種情形下，桃樂珊就慢慢而被動地走上了從自己的身上去找尋慰藉的路。

自我性滿足並不是一種疾病，不過它却是一種徵候，指出甚麼地方有些不對了。

「桃樂珊一定要讓她相信，她並沒有岐離她的愛，」我對傑林太太說，「我再建議你們應該從新安排一下你們的母親和姐姐的生活，同時最重要的一點，不要使桃樂珊對她以往所做行爲感到羞恥和認爲大逆不道，因爲內心的譴責往往比較所產生的生理影響爲害尤深。」

「醫生，桃樂珊並沒有告訴你，她還有其他古怪脾氣哩。」傑林先生不安地在他的椅子裡昇起坐倒，「每隔幾分鐘，她一定要跑到另外一面鏡子前，傻站在那裡諦視她自己。我不能再忍受了，說再變也不聽，最後我不得不把所有的鏡子一概拆除。」

「你怎樣對桃樂珊說的呢？」我問傑林太太，「當你發現了她有這種性行爲之後？」

哩咕嚕起來。因之，桃樂珊的情緒經常地是在一種不安寧的狀態中，不論她做什麼事她總是不成功的。

「我愛他們每一個人」她淚眼汪汪地說，「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去結歡於他們，我失望，哭泣，最後我獲得了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她一面嗚咽一面解說，「我：我：當我的心境惡劣萬分的時候，我就想做一點事能使我高興起來。」

我告訴傑林先生和傑林太太，大部分兒童都有一種健康而正常的好奇心去做他們認爲新奇的動作，玩弄性器官就是其中最普遍的現象。有些孩子保持這種好奇心的動作祇有幾個星期，有些幾個月，但是有些却保持至幾年之久

「唔，我告訴她正如我母親告訴我的那樣，我說這樣會使她得病的，會使她生出許多面疱來……」傑林太太停了一停，「你不以爲這就是她成日站在鏡子前的原因吧？」

「正是如此」我告訴她，「她，是在注意她的臉上到底會不會長出面疱來，因爲你會經這樣告訴過她。」

把桃樂珊的問題經過一番詳細的討論之後，我對傑林太太說：「沒有疑問的，過後桃樂珊一定會把今天下午和她談過的一番話告訴你，假使這樣，那末你一定得坦白承認，你以前所有告訴她的一切都是錯的。傑林太太，看來這是一個十分不易做到的難題，不過，除此之外，你就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來獲得她的信任了。」

「不過……」傑林太太面帶難色，「我可以試試看」

六個月後，我接到她的報告，電話裡音調和六個月前的迥然不同。她很輕鬆地告訴我，姑姑和祖母已對她們的新居感到很滿意——這是費了不少口舌才使她們搬走的——而最值得高興的是桃樂珊的一切變態的性動作現在都已漸漸減少了。

大部分人都被習俗以及錯誤的道德觀念所蒙蔽，他們都把「自我性滿足」看作是一種罪惡，一種墮落的行爲，

這實在是不正確的。

「自我性滿足」是一種正常的行爲！它是一種自然的機能，在以後我們的整個性生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假使有人懷疑這一點，可以請他看看金賽博士的一本書：

「男子的性行爲」(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裡面說平均有百分之七十的尚未成年的男孩子有過這種性行爲的經驗。無可置疑的，大多數的孩子們都會經過這一階段，但是成年人則往往不能追憶這些童年往事了。

一個小孩發現他的性器官，以及以後經驗到碰觸它可以發生愉快的感覺，是和發現他的手，或者吃飯可以充飢一樣的平常，一樣的不值得大驚小怪。假使他的母親因爲太忙碌而無暇顧及這些；或者讓他一人獨處的時候太多；或者因爲他的弟妹需要更多的照顧，在這情形下，他慢慢發展成把身體作爲玩弄的對象是不是一件極自然的事？接下來的一個問題當發現他有這種傾向的時候，我們該如何應付？

五歲的湯美，就是這種非故意疏忽的結果的一個例子

湯美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孩子，圓圓的臉，胖胖的身材，頑皮而喜歡惡作劇。一天，他神氣活現的模倣着那些小

那些日子，他是多麼寂寞，孤單，無聊。身體既不能活動而又沒有人伴他，於是玩弄他的小把戲就變成了他打發時光走的唯一方法了。這種情形並不嚴重，除非你們把他看作這樣。」

我繼續對他們說，責罰和咒罵對湯美都沒有好處，反而在他的心靈上留下了一個可怕的陰影。他想他的這種動作是罪惡的，然而一方面他又敵不住這種引誘。所以結果，使他覺得難於見人，於是不得不儘量設法逃開他的那些小朋友。即使在吃飯的時候，也不願意看到你們，因爲他自己覺得他做了些丟臉的事。你們凝視着他，使他心膽皆裂，羞憤無已，即使盛筵當前，自然無法再引起他的食欲了。

「使湯美相信他並沒有被大家丟開，而是爲大家所敬愛着的，同時再設法把安排得使他沒有時候去癡念妄想。給他一點小小家務事去做，使他知道他到底還是家庭裡的一分子，而最重要的是以後切不可不要在他面前聳眉毛，或者交換一下眼光，因爲這些不經意的驚奇的表示，都足以毀滅湯美「改造」的自信心的。」

像湯美的例子一樣，幾乎每一個孩子都有過這種性的經驗，譬如上面所說的「自我性滿足」和「性器官的顯露

入書裡的綠林好漢，背後裝了二隻紙做的羽翼，預備來一下原子飛金剛的把戲。可是不幸，這個「飛金剛」還沒有爬到樹頂，還沒等來得及「大喝一聲，從天而降」，就一交摔下來，給跌斷了一條腿和兩根肋骨。

於是，湯美立刻被送到醫院裡去。他的父母爲了想他很快地好起來，同時怕別人吵鬧，就把他放到一人一間的頭等病房。因之，在以後長時的療養期內，湯美總是一人獨處，沒有一個同伴，除了訪問病人的時間外。

最後，湯美終於獲得痊癒回到家裡，可是他就此像換了一個人似的。他的母親十分奇怪，爲什麼湯美總喜歡一個人坐在屋子裡看小人書而不願出去和其他的孩子一道玩？這疑問在幾個月後始得到解答原來湯美躺在地毯上看小人書的時候，他的手一面也在那裡活動。

「現在他就祇願意一個人留在房間裡，」馬克漢訴說，當她和她的丈夫一同到我的診所裡看我，「他甚至不願意和我們坐在一桌吃飯，他說我們瞪着他使他吃不下去，而情形最壞的是他到現在還做這種……這種可怕的事。」

當我告訴他們湯美和他的性動作都是無罪的時候，他們都似乎十分驚訝地望着我。

接着，我又告訴他們，「當湯美一人被關在醫院的

」等等。

六歲的琴妮，馬立斯有一日從外面跑進屋子，告訴她的母親說：她知道她(母親)一定會大光其火的，假使她(母親)知道了她(琴妮)曾經這樣玩過的話。馬立斯太太是一個很敏感而懂事的女人，當她聽琴妮說她曾經和幾個比他年紀大的女孩子玩脫衣遊戲，她們又告訴她，把手放在某些地方可以使她有異樣的感覺等等之後，並未露出驚異的表示。經過一番靜默，琴妮又問她的母親，這樣做是不沒有關係！

「你現在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孩子了，你應該知道那些事可以做那些事不可以做。」馬立斯太太輕描淡寫地告訴小琴妮，「但是，我想這是一種很不好玩的遊戲。假使你看見你的媽咪和她的朋友也在這樣做的時候，那你該怎麼想？」

這是自這件事發生幾個月後，馬立斯太太坐在我的診所裡所告訴我的故事。

「以後就沒有再發生」她說「我常這樣想，愈禁止她去做這些事，不過使她相信這些事對她是重要的，同時無形中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性，於是她就愈想去做這些事了。」

馬立斯太太真是一個聰慧的母親，她懂得孩子們的心理。她知道「自我性滿足」的危險性不在它的本身，而是在使孩子們覺得它的非同小可。

根據金賽博士的研究，當我們到達春機發動的年齡後，我們的性活動也就到達了它的最高潮。這是一種自然的傾向，這種與生皆來的欲望，像飢餓；寒冷一樣，是無法避免也無法加以昇華的。我們餓了要進食，冷了要加衣，但是爲什麼「性」却需要加以壓制？

現在，再讓我把羅拉的情形告訴你們：

羅拉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女，面貌姣好，但是却帶到我這裡來，原因是她企圖要自殺。她的嚴厲而鏗居的父親唯一能告訴我的是：他在幾日前曾發現他的女兒沉緬在那種可怕的行爲中不克自拔。他給她一頓斥責，自此以後，她就愁眉深鎖而且顯得抑鬱不堪。

和羅拉細談一番之後，我知道了她的母親在幾年前和她的男友在某一車禍中，一同死於非命。她的父親直到亂子發生後才知道他的太太有了外遇。於是，怨憤痛苦再加上復仇等綜錯心理，從此他把羅拉管束得嚴如囚犯，不准她出外去結交正當的男朋友，也不許她去參加舞會等等

習慣，於是他頓時恐懼起來，那個白癡有這種習慣，我也有這種習慣，那我不是也會變成一個白癡嗎？

我對高其指出，這種習慣雖然對健康並無好處，不過它也不足以造成低能或者白痴。一個低能兒，是沒有一點社會價值的，他甚至在衆目睽睽之下我行我素，這或許就是一般人把低能和它相聯在一起的原因了。

總之，幾乎每一孩子在他發育的過程，都多少有過這種自然的經歷。但是請回顧一下我們這二十世紀時代的家庭教育，試問有多少聰慧的父母，曾幫助他們的子女渡過這一階段而沒有傷及他們的情緒？假使你現在正面臨到這樣一個問題，請你思忖一下，你是願意做一個羅拉的父親呢還是做一個像馬立斯太太那樣的母親？

(譯自 Sexology)

(註)：這名詞有人把它譯作「自演」，但是和原意太不相稱，姑且把它直譯出來。

年復一年，羅拉已長得亭亭玉立。她的一些同伴們都早已在享受着青春的滿杯，在過着愉快的人的生活，而不幸的羅拉則依然獨守空閨，一任青春蹉跎。因之，內外煎迫，再加上與日皆增的壓力，所以每當別的少女在舞會中翩翩起舞的時候，羅拉就祇得轉向把自己當作一種戀愛的對象了。

經過一番勸導，使她的固執的父親了解他的鐵腕教育在他的女兒身上產生了怎樣的一種危險而不幸的後果之後，羅拉終於被從生活的樊籠中解放出來。她跳舞，歡笑，高歌，這些都是她以前祇能從夢寐中求之的。

我們常聽到些謠言誹語說：自我性滿足可以造成瘋癲，低能，神經質，肺結核等等病症，這是毫無醫學根據的。不過它們雖不足使我們相信，然而它們依舊危言聳聽，使一部分人中害。

舉一個例子，喬其，一個十六歲的男孩子，曾聽人說，沉緬於這種性行爲裡是會變成白癡的。他起初不予置信，最近在他們的隔壁新搬來一家人家，其中有一個十九歲的兒子，他正是一個低能兒。一日，喬其偶然經過他們的汽車間，看見那個低能兒正坐在那裡幹那事，喬其立刻就聯想到他的祖母告訴他的一切。因爲他自己也有這種

### 上帝剛好進門

第二次世界大戰盟機轟炸德國時，一架內有隨軍牧師的轟炸機陷在敵人的高射砲火和戰鬪機的重圍中了。牧師爲了要安慰飛行人員，便用通話機安慰他們道：「戰士們，沒有關係，不要怕，上帝在跟着你們，保護着你們。」

機尾上一位機槍手立刻哭喪着臉回答道：「上帝也許在你們前面，這兒可沒有他老人家。」

幾秒鐘以後，一顆沒有爆發的炮彈從機尾底部射入，又穿機尾頂部而出。驚魂稍定後，那位機槍手又傳話過來了：「牧師，你說對了，上帝剛好進門。」

### 想入非非的招貼

我們這一家水果店常常因爲顧客們在新鮮的水果上用拳亂搥而引起嚴重的腐爛損失，爲了要使顧客免動拳手起見，我們貼上一張畫着美麗裸體女郎的圖畫，上面寫着：「在未會屬君以前，切勿動手動脚。」居然發生了很大的效果。

# 鋁的故事

陳明焯譯



製鋁工程師都會玩一套驚人的把戲；他向參觀者討一條手帕，把牠平舖在一塊鋁板上用香烟去燃燒牠，然後將手帕一完整如故的手帕還給牠的驚疑交集的主人，這並非奇蹟，那是因為手帕下面的鋁板吸熱極快，使手帕的溫度始終不能達到了燃點。

現在，據我們所知道的，鋁已經有了四千多種的用途

有一次，一位工程師發現他的桌面被香烟燒焦了一個洞。突然間，靈感襲擊着他，他衝進了試驗室，他想解決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如果鋁能防止布的燃燒，為什麼不能引用在木材上面呢？試驗很快的成功了。方法是極其簡單的。只要在普通製造傢俱的木板的頂層下面舖上一層鋁箔，這樣防火傢俱便產生了。

自從一百廿五年前一位丹麥的科學家在一個海岸的泥土裡收集這種金屬以來，鋁曾經使科學家們大大的傷過

目前，美國的雷諾五金公司同鋁業公司已經推廣了鋁的用途；牠能製成各式各樣的東西，我們可以把牠壓成扁片，拉成比頭髮還細的綫編成粗大的繩索或是磨成粉末。

鋁是世界上最輕的金屬之一，這種特性使牠的用途大大的增加，雖然其重量僅為鋼的三分之一，但事實上牠比鋼還堅硬。自無怪牠之成為農具，運輸工具，建築物以及許多其他的日常用品的最新原料了。例如，把這種奇妙的鋁箔放在機器裡可以製成一種此紙還薄的鋁紙，鋁紙具有一種特性，牠是保存食品的法寶。現在，住在紐約的主婦們可以獲得三千里外的加州的高苳，味道之新鮮不減出土之時，說起來，毫無秘密可言，只不過在裝高苳的箱子外面包裹一層鋁紙而已。

把各種菜餚分別包在鋁紙裡放在同一個鍋裡燒，彼此的味道絕不會混淆。把葱或甜瓜包在鋁紙裡放進冰箱也不會使其其他的食物染上惡味。

有時這種廢紙效用之多竟也會使得製造商大嘆一驚。曾經有某個香烟工廠想用鋁盒代替兩層紙同一層錫紙所製成的盒子來裝烟，當樣品製成兩年之後，一位推銷員帶了六箱這樣的香烟到歐洲去推銷，當歐洲的海關人員跑來檢查的時候，推銷員請求免稅，因為牠已是兩年前的舊貨而

腦筋。大自然是巧妙的，他創造了蘊量最豐的鋁，但鋁也就是最難提煉的金屬。

鋁存在於一種叫做 Bauxite 的礦物裡，極難用化學方法提取，故一百年前她的價值每磅竟至五百四十五元美金，法國的皇帝拿破侖第三祇有在大宴貴賓的時候才炫耀鋁製的叉匙。

今天之所以得將鋁從稀昂的金屬變成豐廉的物質者，我們不得不歸功於兩位大科學家——德國的保羅·黑胡蒂同美國的查理·賀爾。他們在求學時代即均已苦心研究以期獲得廉價的鋁，一八八六年幾乎是同時的，他們各自發現了利用電波提鋁的方法，他倆並不相識而且對於另一人的研究也一無所知，但所得的結論却是相同的，甚至連紀錄的內容也幾乎沒有出入。

之後，賀爾和他的朋友在一八八八年從事鋁的生產，每磅僅售八元，這在當時是個驚人的廉價，工業家們雖然承認價格是够賤的，可是拿牠來做什麼用呢？

且已經不能再吸了。檢查員疑信參半。於是推銷員就充滿自信的說：「那麼就請你吸一支看看吧！」那知那個檢查員噴出了一口烟後却說：「你必須納稅。」原來盒內的香烟依然新鮮如昔。

工程師們迄今已能列舉牠的五百種用途，其中一種是做烹鍋的活衣，用一次便丟掉可以免去洗滌鍋鏟的麻煩。更理想的則莫若由食品公司用鋁製成各種鍋狀的罐頭。這種罐頭可以當做鍋用。喫的時候只消打開罐頭放在火上燒熱，喫完後便把牠丟掉。

更令你想不到的是鋁已經打入了衣服的世界。工程師們發現若把鋁箔夾在兩重透明的可塑體中間可以拉成銀絲一般的光彩奪目的細絲。若將用以膠黏鋁箔同可塑體的膠液加以染色，便可得到五光十色的鋁絲，目前，牠已經製成種種物品——浴衣，衣服以及傢俱等等。

鋁還可以製造牆壁，這樣的牆壁不需要油漆。鋁製的壁板看來像木頭的，然而却没有漲裂，凹凸或起火的危險，當然，用鋁做油漆也無不可，這樣的油漆可以經久不會剝落。在建築上鋁是無價之寶，因為牠不會生銹。

差不多五十年前，一群工程師會想替華盛頓的一尊紀念像製一頂鍍着白金的合金帽子。他們收到了一封威廉·

佛來司姆的信，他是第一個製鋁的人，他建議說爲什麼不用鋁來做呢？於是他們決定一試，同時就請威康代製。一直到了五十年後的今天，那頂帽子仍然完整如新。

現在，鋁製的室內裝飾品已經非常普遍了，耶和華州達文港的「四個半故事」大廈差不多全是鋁製的，牠的牆面上塗了一層鋁，壁板同油漆僅八吋厚，普通的則需十二吋厚，這座大廈結構很簡單，因爲鋁是極爲堅巧的，所以勿需太大的骨架來支撐。

鋁的輕巧使農業也爲之改觀——牠製成輕便的灌溉機。以往，在美國的許多區域裡，農夫差不多都無力長場裝設一座龐大的灌溉機，同時也沒有那麼多的人力來搬運沉重的鋼鐵水管。但現在在不毛的美國西部灌溉工具是如此的普遍了。一九四九年的夏天，米蘇里因爲大雨成災，玉蜀黍快要淹死了，然而農夫們再不像以前般的束手待斃了，他們把鋁管放進田裡很快的便吸乾了積水。

還有更妙的是，把鋁製成了條狀物放在農作物中間時，功能保持田地的溫度，濕度及防止野草的滋生。

最近，原子能專家們曾試驗千百種金屬，想發現一種對寶貴的放射性原素吸收力最小，同時又不易腐蝕的金屬，用來製造貯鈾的器具。結果中選的也是鋁。

汽油箱本來受了電波的震動是很容易爆炸的，但有了鋁便不用再擔心了，因爲鋁是不傳電的，用鋁製成的油箱不會有爆炸的危險。

鋁真是一種多才多藝，萬能的金屬啊！

（譯自皇冠雜誌）

### 作家和鯨魚

馬克吐溫會回一封信給一位自命爲作家的人物，信上寫着：「阿軒雪茲曾建議過作家們爲了要增強他的思想力不妨多吃點魚，因爲魚中所含的磷質對於腦子的補益最大，現在我也提議你該多吃點魚，不過我說不出你應該吃多少，根據你目下的狀況，你應該吃幾條鯨魚，不必挑那太大的，只要吞下幾條中等身材的鯨魚也許就行了。」



## 冰天雪地中的生存者

爾 昌 譯

北極人活過一天就是闖過一次鬼門關。他們僅憑上帝賜與的靈和肉，來完成生存競爭的奇蹟。

安尼克西克迷失在大風雪中已有五天了，他的兩足已受凍麻痺。獲救以後，他已受傷陷入壞疽狀態，他的大趾需要割去。會受醫科訓練的一個神父給他施行手術，愛斯基摩人圍攏着觀看，神父擦着刀片，先說明沒有麻醉劑需要忍受痛苦。安尼克西克含着微笑沒有說話。當刀片割過

死肉碰到骨骼四周有生命的組織時，他笑了起來，別人也跟着笑了。這種歡樂的氣氛，很易使人想像是在欣賞滑稽的電影第二天安尼克西克又出去打獵了。

愛斯基摩人對於疼痛的感覺並不比我們遲鈍，但是他們生存的環境不允許心存恐懼而自我愛憐。在疼痛，苦難

，與死亡頻臨的時候，祇有報以狂笑，狂笑的是他們竟能活到今天，這是很可使人慶幸的一件事。經過無數的歲月，現在他們整個種族集攏在阿拉斯加，加拿大，來布拉多，和格陵蘭的冰雪區域。數目只有三萬八千餘人。

居住遙遠的愛斯基摩人，就像是在另一個星球上一樣，直到最近我們才知道他們的神秘。他們的家鄉現在變成了世界注意的中心。那裡有豐富而貴重礦藏，那裡可以開闢國際間最短的航空線，平時便於運輸，在戰時利於攻擊，然而白種人集中視線於北極，並不見得是他們的幸事，倒有許多認爲這就是愛斯基摩人滅絕的先聲。確實他

們對白種人疾病的易染性，他們的威脅比凍餒還要嚴重。但假如我們以人類一家的真誠對待他們，他們的智慧可以與我們的文化溝通。就是今日，自溫帶來的客人發現我們有更多約地方需要向愛斯基摩人學習。此等北國超人，僅賴上帝賜與的靈和肉，來完成每天生存競爭的奇蹟。

抽象的觀念，完全引不起他們的興趣。如果問他有多少小孩，他可能回答你：「不知道。」他愛所有的孩子們，但從來不麻煩的去教他們。給他一件新機器，他可以很快的學會拆散再重新裝上。在邱吉爾堡，軍事工程隊的一個毀棄認為不可修理的馬達，被一個教士兵蓋雪屋的人尼格魯突克檢去。他雕刻海象牙作成零件，把機器又裝起來，馬達居然轉動了。以後又用鐵屑製品代替象牙部分，尼格魯突克的馬達作了兩年的煩重工作，仍繼續運轉中。又有一個老年人的昂格利克，第一次看見飛機時，斜視着天空，密切的注意着，「果然是個怪物傢伙。如果我有了工具，我也可以自己做一架。」他發着悻悻的語調說。

他們對於人類自相殘殺的戰爭感到驚奇，在他們看來生命不過在死亡面前的一兩點閃爍而已。他們從未憂慮，亦不急躁，更不發狂。愛斯基摩的語彙中沒有一個字含有咒罵的意思。

吃飯，遊戲均無一定時刻。孩子們頑皮的利用父母們無節制的溺愛，滿足每一個幻想。譬如，我有一個朋友用三張狐皮換來一隻值美金六十元的手錶。在五分鐘以內，錶即毀在他五歲的兒子手中。

如果世界上曾有一個沒有管教的壞孩子，這個就是小愛斯基摩。但當他們長大以後就會變成規矩孝順的兒子。兩歲以前由母親背着。很小的時候母親就用嚼過的生肉餵他們。最使遠方的來客感到驚奇的，是三四歲的孩子衝着烟斗。吸烟的特權只屬於男嬰。當孩子。開始吞雲吐霧的時候。作父親的感到非常驕傲，認為這正可證明他的兒子有男子氣概。他們愛嗜烟草，吸烟是他們最大的奢侈。

家庭不和在他們之間很少發生。作妻子的沒有權利，在原則上丈夫可以毆打她，逐出她，或娶別的妻子。他們的婚姻與生活發生密切聯繫，互相協助參加必要的生存競爭。女子不能打獵，也不從事其他自食其力的工作。男子的生活如無妻子的照顧也不能支持長久。沒有養老金也無銀行存款，他們依賴孩子照顧自己的暮年。所以他們絕不延誤結婚。訂婚是在孩提的時候。年長後正式結婚。也不舉行什麼特別儀式。為表示自己現已成家，年青的新郎套上雪橇，帶着妻子，到各處作節期拜訪。他們根本沒有族姓。每人的名字由所賴為生的事物命名——譬如小鴨子，大拇指，狼等都作為他們的名字。

他們的工作能力令人驚異。我們知道海豹是很狡猾的，但是愛斯基摩人能够發出聲音和動作與海豹完全相似，乘其不備用力殺戮。他們又懂得一些心理學，在捕捉白狐的陷窠上建立一座小的雪柱——就像城市裡的救火栓引誘狗一樣的去引誘白狐。

愛斯基摩人認為最大的污辱就是「說謊話的騙子」他們叫作「色格魯」。在這困苦艱難的土地上，錯誤的消息可以造成死亡。他們認為故意說謊與無心之錯並無區別。一天早上，奧古西，一個頗得眾人厚望的氣象人員，觀察天空後宣佈說：「明天我們將有一天好天氣可以出去打獵了。」第二天鬧着大風雪，有好幾個禮拜奧古西過着被人釋放逐似的生活。

竊盜在他們之間很少發生，他們對竊犯的處理是：一面寬容一面卑視。在匹雷灣，一家貧苦者由景況較佳的人贖養好幾個星期。後來當貧苦變為富有的時候，巡察的人走近來，但停下了，直等到他們在施主處偷够了六張狐皮。以後我問為什麼不立刻過去攔截，他說：「即使我把毛皮奪回來，他們仍舊要去偷竊的。」

世界上，比愛斯基摩人更幸福的家庭生活，是很難找到的。他們的孩子們沒有一定的生活規律，起床，就寢，

離婚和結婚一樣也是起因於要維持全家迫切的生活問題。安吉尼爾一個健壯捷巧的獵手，因為眼睛失明，使全家陷於饑困之中。一天，他的岳父果斷的說：「這個人現在沒用了，我將把女兒送給別的能打獵的獵夫。」沒有經過商量，他命令女兒離開現在的丈夫。他們大多數是一夫一妻，也有少數一個人有兩個妻子的特殊情形。譬如一個十歲男孩的未婚妻去世了，父母可能找到一個三歲的女嬰與他訂婚。但他成年後父母又找到一個寡婦與他先結婚。這樣他會有兩個妻子，由於憐憫他願意陪伴着年老的妻子。寡婦孤兒可以商談決定他們對象——是一個成功的獵人——宣佈某某將負擔她們的生活。此人即可得到第二個妻子。在一場遊戲賭博中，丈夫可能失去妻子。當一個男子丟失了其他所有的東西以後——他的鹿皮鞋，他的雪橇，他的狗——他變成了一個無可挽回的失敗者，他會向妻子示意另找高明。可是，假如他今天失去了她，誰敢說明天他不能再把她贏到？

愛斯基摩人，這樣生活着多少年了。好像在自我的星球裏，有着自我的春秋。

現在，文明的溫帶人，探入北極去，給他們帶去的禮物尚未啓封，也許是幸福；使他們易於與自然鬪爭。也許是災難；在這風雪如狂的原野上，增加戰爭的恐怖。



它具有奇特的效能：指出元兇，清釋無辜。

## 解決犯罪的新武器

### 吐露真情的藥

冬 晦

犯人睡在床上，感到十分自信；注視着醫生，在準備注射手續。萊斯特·弗立區，深知警局對他犯罪嫌疑，毫無證據可尋，多日來在康薩司城警察局的疲勞審問，對案情並無絲毫進展。

誠然，他最近是常和佛羅倫絲·赫來絲在一起，但他並未謀害她。這就是事情的全部經過；即使當警察找到他的時候，他正醉得人事不省，但他還是回答警探說：「我根本不知道」。

弗立區確有理由可以自信；他實在想不起他曾經有過什麼粗暴的舉動，他女友是一人獨處時被人謀害的；因此他自願接受警局的建議，來一次吐露真情藥物注射的試驗。並且，世界上絕對沒有一種藥，可令人說出他完全不知道的事情來；難道會有這種藥嗎？

醫生現在已經準備好了，他在弗立區左手肘下靜脈管

「她死了。」

「誰殺死她的？」

「我。」

「你怎樣殺死她的？」

「我給她一拳，她砸在床柱上死了！」

試驗過後，當弗立區聽到自己的供詞時，他不再辯解，吐露真情的藥，畢竟打開他心中潛意識之門，使他說出真情，在法庭上，他請求被判為二等殺人犯，結果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

戊基鈉劑，使弗立區腦神經中樞完全放鬆，於是真情吐露，藥量如用得太多，犯人完全進入睡眠狀態，藥用得太多，則不能解除他心中的隱諱。當他停止計數時，這時藥量用得正合適，在半昏迷狀態中，由於潛意識作祟，使得他把心中的秘密，完全透露出來。

由於此藥能發掘犯人潛伏意識的驚人魔力，使它成為保障法律的革新武器，而且，事實上已成爲解決犯罪最奇妙的方法，可惜尚未被官方所認許，僅能在不公開情形下使用此藥。其原因乃是因此藥所供獻的特效，與所引起的法律問題，同樣重大，在一九一六年，曾有一位四十一歲埃拿士 (Dallas) 地方的醫士，在用藥麻醉後，突然昏

裡，開始注射戊基鈉劑。(Sodium Pentothal)

「從一百往回數，」醫生這樣命令：

弗立區開始讀數：「一百，九十九，九十八，九十七，九十六……」

注射針仍然插在他手膀內，藥開始發揮效力，當他數到：「七十八，七十七，七十六，」時，弗立區停止不數了；齒音從他舌尖上消失，頭向左右轉動，眼睛睜得滾圓，好像受到驚恐一樣。

「啊！啊！……」他口中喊叫着：

這時預先埋伏在床下的警探，開始發出問題：

「你有女朋友嗎？」

「當然，我有的。」犯人敏捷地回答，毫不躊躇。

「她叫什麼名字？」

「佛羅倫·赫來絲」

「你知道她現在那裡？」

蹶過去，警方爲應付輿情指摘，弄得焦頭爛額狼狽不堪。

羅伯特·歐來斯·好司醫生，有一次在塔克薩斯 (Texas) 爲一個農民的妻子接生，他用莫若岩鹼 (Scopolamine)

麻醉劑替產婦施行麻醉。他對在隔壁嬰兒的父親說，要他拿一個秤來秤嬰兒體重；這農人找來找去找不到秤在那裡，這時，已在昏迷狀態下的母親，突然喃喃地說：

「秤在廚房裡，掛在畫框後面的釘子上。」

秤果然在那兒找到了；這使好司醫生靈機一動，忽然悟出這麻醉藥的另一種新奇而重要的性能，他的病人在半睡半醒的境界裡，竟說出清醒的話來；顯然此藥有解除心意中正常的遏止性的功能，是否此藥可進而用於罪犯罪行的偵察呢？

在此後的數年中，由於警局的合作，好司醫生對塔拿士地方監獄裡八十四名罪犯，用此藥試驗；結果使此藥成爲維護公正的科學上偉大贈品，它確定元兇，清釋無辜，差不多全體犯人，經用藥後，均自動地吐露罪行，雖然也有極少數的犯人，在問取口供時，顯得激動不寧，根據犯人被麻醉後的供詞，有數名罪犯，因審判不公而被釋放，在好司醫生的新發現後不久，阿拿巴馬的伯明翰城，(Birmingham, Alabama) 發生了廿四件殘忍的兇殺案；

犯人在竊盜時，携帶利斧，許多被害者被殺死在床上。警局逮捕了許多嫌疑犯，經用此藥麻醉後，五名真兇招認了；伯明翰城才從恐怖氣氛中解救出來。

該藥雖有此種特殊效能，但勢所必然也引起種種問題；一部分人士，對此藥不無懷疑之處，在好司醫生發現此藥的三年後，當局當對此藥性能的證實，在法庭上作首次之嘗試，案子是一位名叫喬治漢德孫的年青送貨人，企圖強姦一位六十五歲高齡的婦人，雖然天色十五分黑暗，但那位婦人已確實認清罪犯的面目。

漢德孫堅持案情發生時，他並不在場，所以他固執地請求作一次吐露真情的麻醉試驗，結果罪名證實，被判廿五年的長期監禁。

最近，高等法庭對此藥的價值，曾有幾句強有力的評論：

「僅就吾人目前之知識而言，此藥效能已獲證明；但經鄭重考慮後，此藥並無偉大價值。法院審判官，已被命令禁止使用此藥，作為審判時出奇制勝之工具。」

這種評論，使該藥在法律上遭受猛烈打擊，但該藥依然在半公開情況下被使用着，而且時常得到令人無可否認的成功。一九三〇年後，心理學家，警局醫師等一同參加

用藥試驗，由於廣泛應用的結果，很快地發現戊基鈉劑，(Sodium Pentothal)及安密安內，(Sodium Amytal)尤其是前者，較好司醫生所發現的真實驗更有優良的效果。一九三五年，此種藥物之應用，已推廣至數州；密西根州罪犯鑑定試驗所主任，曾於嫌疑犯企圖狡賴時，屢試此藥，每次都得到驚人的成功。

有一次，一位女客人，告發街車司機偷去了她放在車上的一個手提包，包裡裝有五百塊錢，司機堅持他從未見過這位婦人，經用說謊測驗器後仍無法使他吐出實情。所以他很愉快地接受戊基鈉劑的注射，藥力揭破了他的謊言，他不但承認錢是他偷的，而且還說出他藏錢的地方來。

但法律本身，仍為公開使用此藥之唯一障礙。雖然，檢查官藉它判定嫌疑犯，辯護律師藉它清釋無辜，警局藉它幫助被害人，——凡此種種，均無補於使此藥能合法地公開使用，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由於此藥之另一種奇妙效能，方又引起世人更大之注意。

兩位空軍醫院精神病專家羅·格林克醫師，及約翰·司派格醫師，首先應用此藥幫助治療患精神病的空軍飛行員，有些飛行員因為預先犯了一種隱秘的罪行，影響所至，於是變成精神病，飛行員心中的隱瞞，使得他們不能再

從專於空中的戰鬥，醫生們先用此藥尋掘他們秘藏心中的隱憂，而後對病下藥，施以治療。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一位戰鬥機駕駛員，因為患嚴重的憂鬱症，被送入前方醫院，他的面容死板，肌肉堅硬，經用戊基鈉劑注射後，他吐露了心中一件他盡力想忘掉的经验，當醫生在旁觀察時，病人又回到慘劇發生時的境界；眼睛恐怖地睜着，好像看到身旁，有一架吐着火鏢快燒下墜的飛機。

「快跳降落傘！喬，跳出來！……」他失望地大聲叫喊着：

「啊，他為什麼不跳出來？……」跟着是一段冗長而緊張的寂靜。

「一個好伙伴……」他泣不成聲的說：「我希望我對他的慘死不負責任。」

當病人發現伙伴的慘死，並非自己犯了罪過時，就很快地恢復了健康。

格林克醫生的報告上說：「觀察病人面臨驚險時的恐怖表情，使人感到非常激動。病人身體僵硬，瞳孔擴大，眼睛大張，全身皮膚佈滿汗珠，双手痙攣地伸縮着，好像在摸索一件武器，或緊握一位朋友，來同受危險的襲擊。」

戰後格林克醫生及司派格醫生所發明的上述醫療方法，已推廣到民用方面。

一九四六年，赫倫案件，轟動一時，於是社會人士注意力，又一致集中於這種令犯人吐露真相的麻醉劑上面。

威廉·赫倫，是一個身體健壯的芝加哥青年，因犯竊盜罪被捕。和警探扭鬥時，受了輕傷，被送進醫院。當他在醫院中臥病時，警探發現他的指紋，與以前發生的兩件兇殺案所得到的線索，有所關連，——一件是名叫珊黛南的六齡幼童，被殺害前他的父母收到的一封信要求贖款信上發現的指紋，與他相合，另一件是在一個被謀殺的人，名叫法郎西絲布郎的房間內，找到一張便條，上面有他的指印。

警探們多方設法，想從赫倫口中獲得線索，但他睡在病院的床上，一點鐘又一點鐘，好像一直昏迷不省人事，根據醫生的診斷，他的昏迷不醒，完全是在裝假，於是他們祇得求助於格林克醫師，現在他已榮任美國心理學協會及精神病研究所最高指導人，又是芝加哥米謝爾雷司醫院 (Michael Reese Hospital Chicago) 的訓練負責人了。

格林克醫師在嫌疑犯手腕上注射戊基鈉劑，犯人很快的被麻醉了；在他神經完全被放鬆以後，他說出許多話，

多日來所保持的緘默，終被藥力攻破，他承認布郎及黛南兩件兇殺案，全係他一人所為；此外還有一件警探們沒有懷疑到他身上謀殺案，也是他幹的。

根據赫倫的供詞，已足可送他去坐電椅；但這犯罪證據，仍是由於用麻醉藥後才得到的，警方格於法律成規，無法使罪證為法庭所承認。

因為；如果合法地起訴，那麼無疑地要請格林克醫師作證人；但是這種非出於本意的，——用藥後才得的供詞，——為依里諾州法律所不承認，結果赫倫僅被判處廿五年有期徒刑。

赫倫案件發生後，又是九年過去了，但此合法的公開使用問題，仍被激烈的爭辯着。大部分人以對它的理由說它：「未必可靠」，「太機械性」等，雖然它在精神病醫療上的功效已毫無疑問，但仍有一部分醫生，堅持認為醫生用藥，除了為使疾病痊愈，減輕患者痛苦而外，不應使用其他的藥。

在所有的反對言論中，並沒有人對藥物本身的功效，發生疑問；因為根據所有實例，已證實此藥效能，確實無虛；所以在不公開情況下，此藥之應用，愈來愈廣，超出一般估計之外。

「抵賴又有什麼用。」他說：「你們已經完全知道了真相，是我殺死他的。」

在法庭上審判時，用麻醉藥的事，當然不提。但不論多米尼克知道與否，他之被判處十年徒刑，實由於該藥之賜。

所以，不論該藥是否已獲得法律上之認可，而當一切其他的審問辦法，都無效用時，為發掘陰私，判明真兇，吾人仍不得不乞助於此種靈藥。

(譯自皇冠雜誌一月號)

原名 Truth Drugs: The New Crime Solver by John Brakham

康薩司城普耳被謀殺案之判決，乃是巧妙地運用此藥的一個最好的例子；亞伯普耳是個屠夫，一天晚上，當他關店舖門時被暗殺了，兇手毫無踪跡，警局多每方偵察，發現有一個顧客，當天下午曾與普耳發生爭執，這嫌疑犯名叫喬森梯曼羅。審問結果，嫌疑犯一口咬定毫不知情，最後祇得求助於靈藥。

菲耳荷特上尉，康薩司城警局罪犯偵察室主任，決定對嫌疑犯施用戊基納劑注射，犯人立時放棄狡辯。

「你殺死普耳的嗎？」

「我沒有。」

「誰殺死他的？」

「我的哥哥多米尼克。」

「你怎麼知道是他呢？」

「他說他曾和普耳吵了一架，銜恨之餘，將他殺死。」

根據供詞，荷特上尉下令拘捕多米尼克。

審問多米尼克時，警察局並不提起曾經問過他兄弟的那回事，而告訴犯人，他犯罪的行為，已為警探偵悉，並把暗殺時之情景，現場表演給他看，多米尼克祇得俯首承認。



夫婦之間



## 溫莎公爵回憶錄

溫莎公爵

參與這次星期會議以後，華爾脫乘着國王底座車駛離唐寧街十號，群眾底歡呼追隨着這輛車。這是「保王黨」最後露面一次表演，二十四小時之後，它就死了。

星期一下午，那天是十二月七日，國會集議了。在走廊上，在憩息室內，和議院以外全城各處，以至於其他各省，一句話傳遍開了，鬥爭已告結束——如果這鬥爭確會有過開始的話，因為國王明白宣佈了退位底決定，更有什麼可討論的？祇有邱吉爾先生，仍在堅持尚須加以討論，他底立論據點是高高在上底立憲精神，未經諮詢國會以前，政府沒有權力強迫國王遜位，他獨自勇敢地進入下院，發動攻擊，還不會站定，就遭遇到巨浪般的反擊，這件事我將永永爲之抱疚，願意把它從這古老議會紀錄中除去，這個古老底議會，對那位老人積欠得太多了。可是我仍值得爲之驕傲，在這許多英國人中，是邱吉爾先生直到最後，還在爲他底國王，老友，說話。

現在我和鮑爾溫先生之間，已不再有什麼需要去決定的了。剩下的祇是怎樣去進行遜位底機械儀式：把王位禪讓給亞爾培弟弟！處理其幾件家庭事務！以及，像法國報紙上可愛的說法，告別一番。但正當我進行這類最後準備的時候，我這一由於內心憤怒和敵對勢力壓迫而成底整個決定，竟爲一段意料不到的發展威脅着，時間雖然極短暫，這瀕臨底威脅却極可怕，它使我幾乎失去了結婚底可能，爲了此一目的，我卻已放棄了王位。

那段時期內所發生的種切，大部份仍不十分明瞭。開始追述時，應先提起馬克斯，皮佛洛克這位要角，現在我追述的，都是從他自己歪曲不全底回憶中檢拾攏來的。

馬克斯，皮佛洛克是個狡猾的，高度政治性動物。他對我底友情，是不容置疑的，具有效忠王室底感念，也許他另有個浪漫式願望，想在首相反對底情勢下，鼓勵爲真實愛情而犧牲，這一切，都是他在考慮的。不過我疑惑最大底原因，是他和鮑爾溫先生之間的長期不和，更有，是我將遠離他所熱愛底祖國，他真誠地相信，如果我繼續在位，對帝國十分有利。在一切爭論，說服都歸無效之後，他在緊要關頭，想到試在惠麗絲心裡，去種下一個放棄婚姻底意念，假如沒有結婚這一目的，我底從王位上垮下來，將等於墮入一個深淵中去。

惠麗絲離去英倫前夕，史東諾威大廈內，馬克斯，皮佛洛克召集幾位朋友，醞釀出一件——爲了用字得當，但卻並無惡意——我將稱之爲陰謀。他們選定了一位特務工作人員，正好就是我一無所知請來於翌晨陪同惠麗絲前往法國的人，白朗羅勳爵，不利。白朗羅和馬克斯，皮佛洛克也是老朋友，不利業已受命接近行宮，接近惠麗絲，馬克斯底見解是，在這個時期來游說惠麗絲放棄婚姻，不會太費力。他底邏輯是：假如她放棄國王，鮑爾溫底危機在他手裡弄得烟消火滅，群眾情緒會因此銷沉，而結婚事件，可等以後再重起爐灶來提出。

所以，我請不利，白朗羅陪同惠麗絲前去法國，等於在不知覺中，把害怕遺失底實物交托給拐子手中了。受托這樣一宗案件底律師，爲了能順利進行，沒有比這個機會更有利，更適合的了。

從狄愛普到甘納河，一大段路程中，祇有不利和惠麗絲兩人在一起。他當時怎樣去折服她放棄婚姻，惠麗絲已記不起來了，事實上，也無關宏旨，因爲那時她毋需別人去游說。不知道那時倫敦底事情進展得怎樣，混了不利。白朗羅和赫爾門，羅述斯底幫助，在行抵甘納河之後的星期一下午，她向通訊社送遞了下列公開談話：

「在過去數星期內，辛浦森夫人堅定地願意避免足以損害國王陛下或王位的一切行動和建議。」

今天，她底意見并未改變，可以解決目前僵局而使兩人脫離不愉快和不該有的情勢所應取底行動，她都樂爲之

惠麗絲在電話中把這節談話讀給我聽，我同意將它發佈，因爲它足以表現她合適尊嚴底立場，我希望這節談話，可以靜止別人因爲我底苦難而連帶歸惡於她底曉舌。我不會想到她是在要求我放鬆對她底愛情，可是她的確是這

個意思，同時，別人讀到這節談話時，所理會到的，也祇是這個意思。

同時候在倫敦，在這消息發往通訊社之前，它的概要業已傳達到唐寧街十號——何以會如此我永不可能知悉。同一星期一晚晌，（十二月七日），西奧道爾，高達先生，辦理惠麗絲離婚案的那位律師，在曖昧情況下，莫名其妙地被請入政府辦公廳，經代理財相霍爾斯威爾遜問話之後，他被帶到唐寧街十號去。

首相遞給他一張紙，問：「這是什麼意思？」高達先生記得，這張紙正是甘納河上談話底節畧，他的回答是：「我也是剛看到，不知道什麼意思」。雖然，他繼續說就他所知，辛浦森夫人的意見，和目前進行底事實并無異致。首相於是說：「我讓你去甘納河，探聽這幕後有什麼玄虛。」「什麼時候？」「即刻——今晚上。」由於鮑爾溫先生底命令，首相專用機準備好了，高達先生趕往克勞意頓機場，原定在清晨二時起飛，可是氣候惡劣，直到天明時分才起飛，又因為風暴和機件損壞，他在十二月九日星期三清晨，才到達甘納河上。

正當那時節，高達先生冒着風暴南行的時候，我疲乏地轉向辦理一些個人私事。我知道自己在英國居留的時間，不會太久，於是約亞爾培弟弟來商量處理一些家庭產業，王室遺產等等。我也將愛德華，皮考克爵士請來，他是培林兄弟公司底老板，大英銀行總經理，也一向是我家的財政顧問和老朋友。幼弟喬治，知道我邀請亞爾培來，也堅執着要和我們在一起。出人意表地，這次家務會議又受了唐寧街底干擾，那邊通知說，鮑爾溫先生已啓駕前來行宮，看有無事情可為效勞，在首相手裡我嘗到了不少閉門羹，這次突如其來底關切，我看來假如不算免費優待，也該說是怪誕奇妙，可是我如果不予接受，那又未免不知感恩感激了。

五時半，鮑爾溫先生駕抵行宮，同來的有他底國會秘書，湯麥士·特但爾上校。我在大廳接待他們，注意到後者把一宗物件放在門傍，決不看錯，那是一只衣箱。

「我的天！」我向自己輕聲呼喊：「他不會想在這裡過宿吧。」

把鮑爾溫先生引至憩息室，我重又退出來，讓亞爾培陪着他，愛德華·皮考克爵士那時正好在外面。

「老皮，」我低聲說：「看見了大廳裡那件東西了麼？」

「你說鮑爾溫先生那隻衣箱？」

「正是，他帶來做什麼？」

「我想他希望在這裡住一晚吧。」愛德華沒奈何地微笑着說：

「這只衣箱太多餘了。我疑惑，鮑爾溫先生早就打好了腹稿，怎樣發表演說來形容和我之間底交涉，也許他覺得如果能告知國人，怎樣在最後和國王共度一宵，竭盡他那卑屈真摯的努力來折服我放棄原定主意，那末這演說會更動聽些。可是我對鮑爾溫先生，卻覺得已經够了，他在我底一生裡，此時應該退出了，我不想在這晚上再有他在手邊；聽他彈弄手指，使他在向國會報告時，添入些親切的玩意。

「老皮，」我說：「幫幫我底忙好吧？把首相引到一邊去，向他解釋，我不是不好好接待，我是實在受不了，告訴他我當然歡迎他留在這裡吃晚飯；可是時間那麼少，要做的事情卻那麼多……隨你怎樣和他說吧。在我上床以前，我想看着他走路。」

一兩分鐘後，皮考克爵士回來了。

「老鮑懂得了，我會親自領他出門。」

於是，首相和我，又進行了一次無結果底談話。

開出晚餐時，我在餐廳裡參加他們。我們一共九位，我右首是首相，左首是皮考克爵士，兩位弟弟，亞爾培和喬治，湯密·特但爾，華爾脫·孟克敦，喬治·亞倫，和烏立克·亞歷山大。一餐飯吃得很好，談話也輕鬆得很。首相在九點半時離去，晚餐快終席時，在燭光底下，他那沉重的臉色看來蒼白而無生氣，我知道，他也是夠緊張的了。我送他到門口，又看見那輛甲蟲式的小轎車等在外面。從此我不會再見鮑爾溫首相，我相信他那晚從行宮帶走的記憶，是一個不肯屈服，不認失悔，有些怪誕不經的國王。

十二月九日，星期三，真是地獄裡的日子。內閣兩度在倫敦集議，電報發往各自自治領總理和印度總督，告訴他們我退位的決定。可是因為有關退位底文件是複雜而獨特的，所以尚沒有公開聲明可以發表。群眾之間的水火狀態

尚未減低。華爾脫·孟克敦帶着信札和底稿，往倫敦來回了三次之多，老天似乎故意使這件急於要結束的事件延遲，在泰晤士谷上降下一層濃霧，弄得交通爲之困難。

不顧天氣惡劣，母親乘車前來亞爾培底鄉間住所，溫莎大公園內的皇家邸第。她急切地想看我，我呢，也要告訴她傳位詔已經草擬定了。事實上，華爾脫携着草稿的車，一定和她底座車在大西路上交錯而過。濃霧越來越厚，我催促她趕天黑以前回去倫敦。現在爲她那拗性兒子業已擔完了心事了，她溫和地說：「我覺得最難受的，是你尚有這麼久時候不能和她會晤。」

現在，最後一段痛苦的時刻偏偏又發生了。這一天清早，高達先生到達甘納河上，惠麗絲用過晨餐後，在別墅內延見他。兩人在爐火前談了一陣子，高達先生發現她希望國王在位之心，比政府大臣們更爲急切，如果他們確有此意的話，他們討論一個辦法出來，那是阻塞我底去路，她將撤回尚未決定底離婚申請，不惜犧牲她底自由。

當着高達先生底面，她和我通電話，說如果我不放棄她，她將採取放棄自己底行動，她將離開法國往別一個國家去。

「但是太晚了。」我在哀求：「退位詔書都寫好了，就在此刻，內閣已在開始行動。當然你可以照你的意思行事，到你想去的地方去，中國，拉勃拉圖，南洋，不論你到那裡，我總會跟着你。」

看到我如此堅決，高達先生下車場了，我設想他底計劃也因此破壞了。可是我又錯了，當我前往亞爾培寓邸時，她又打來過電話。我再打過去時，她又回到早晨那段話，「任何辦法，」她說：「都要比退位好」她底心亂了，我底也是如此。我那國王生涯都已走近最後出口了，卻竟使我一步步接近虛空。

最後，她還在繼續說話時，我把喬治，亞倫請來。「怎樣才能使我講得明白？怎樣能使她相信她底建議根本不可能？」亞倫先生在書桌上取一頁紙，寫上一句簡單的句子：「除非我永遠放棄你，才能留在王位上。」我把這句話先讀給惠麗絲聽，然後把話機遞給亞倫，請他重複解釋。惠麗絲的回復在那時真是太有價值了，我們兩人中間底虛空充實了。事實是她在想使我回頭，要不是我這樣不顧一切地愛她的話，她一定會勸說成功的。

這事以後，餘剩下的問題，祇有在文件上簽署了。星期四早晨，三位弟弟都到行宮來，作我簽署遜位詔書和另一附隨它底文件的證明人。在場的另有愛德華·皮考克爵士，華爾脫·孟克敦，喬治·亞倫，和烏立克·亞歷山大諸人，我們在長方形的休息室內聚集。

坐在書桌傍，弟弟們看着我簽字在這兩種文件上，每種都有若干份：一份給首相，一份給上議院，一份下議院，每個自治領和印度各有一份。儀式并不隆重，簽到最後一紙，實質上我已不是國王了，雖然正式的禪位要等到第二天，因爲立憲邏輯的惡作劇，還得強使我向國會表示，我自己批准我自己底遜位。弟弟們簽名時，屋內響着嚴肅，沉重的低語。

這天下午，首相要向國會報告，他請華爾脫·孟克敦轉問我，關於我們這一次交易，我有沒有讓他應該特別強調的地方。我覺後奇怪！回答的是：「老鮑真好。我感謝他設想週到。」默想了一會，我決定有兩點我個人認爲很重要，他應該特別指出。我用兩張紙，分寫上節略，授給華爾脫·孟克敦。我自己不會留下底子，一點是關於亞爾培弟弟的，因爲我，他才被匆促地擡上寶座。我現在可以援引，因爲鮑爾溫先在演講時說及：

「約克公爵，和國土手足之情甚篤，陛下他有充份信心，知道公爵能够勝任，而且也能得到全帝國底擁戴。」另一個節略，是關於惠麗絲底地位的。當這歷史事件行將結束之際，我要首相告訴英國人民，「另一位關係最密切的人物」，一直到最後，始終在勸說我不作此項決定。可是這第二個節略，我該抱歉地說，不能以原文引述，鮑爾溫先生有他的理由，不肯在他演說中洩露出來。

同時，我已通知首相，在離國之前，要在溫莎古堡作一告別廣播，既然不做國王了，鮑爾溫先生就沒有權力再箝制我底唇舌。十二月十一日，最後一天底早晨，我在行宮起身得很早，掙扎着寫完一夜完成底廣播稿，這是我從未試寫過的艱巨作品，像是一篇準備壽之名山底佳著。政府中有些人，用冷眼來看我，他們認爲一齣戲已經閉了幕，又何必再來套收場白。就是母親也想像我打消此意。可是我決定要講，我不想離開祖國時，像逃犯似的在深夜溜走。

這演辭後來也變成遜位軼聞之一，大家說事實上是邱吉爾先生代爲捉刀的，其實他祇是在最後加了一番潤飾。爲了和老友話別，在那最後一天，我約他在行宮中午餐，在他辭去以前，請他閱讀我這經心之作。他加了幾句使人欽佩的話，任何一位實習邱氏修辭的學生一閱就可辨別出來：「經我父親在傳統底憲政精神中培養成長」，「一項毋可比美的福份，你們多數人在享受對我卻是無緣獲致的——有一個溫馨的家，伴着他底妻子兒女。」

同坐在餐桌上，我已停止充任國王，我望着邱吉爾先生離去，他底眼中包着淚水，我能望到他佇立在門首，一手握着帽子，另一手拄着手杖。他心裡一定有什麼東西在跳動，用手杖叩地作勢，他開始背誦給他自己聽：

「置身於那幕永可憶念底情景，不平凡的是他底意義和行逕。」

那是查理一世受刑時，安得烈·馬佛爾寫下的著名底詩句。

那天晚上，亞爾培進我屋子來，作最後一次聚談。我正忙着包裝自己應用的物件，關上了門，把沙發上的東西推往一邊，讓他有地方坐下來。

天生是怕羞和畏怯的人，亞爾培本能地害怕我喜愛的合群社交生活。可是他具有極可寶貴的性格，那是我所沒有的。我確切地置信他將是一位好國王。

「這差使沒有什麼難，」我安慰他：「一切經緯你都知，以前使你當衆說話感到費力的那點口吃，你也已克服過來了。」

當過分激動的場合，亞爾培總不能順利地說話！用不着他出口，我知道他覺得我底出走是聰明的。同時，亞爾培也是個萬分實在的人。

「不過，大衛，」他問我：「你想過現在將取得個什麼稱號麼？」

這問題使我一震。「爲什麼？的確我不會想過。」在這最後一段時期，名位問題對一個會做過國王的人看來也無足重輕。第一個想念告訴我，我是國王底兒子，因我底出生該有權利稱爲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底王子——愛德華王子殿下。可是亞爾培很明顯地已經考慮過這問題，無疑地認爲唯有讓我至少和另幾位弟弟有同樣的名位才合適，

哈雷是格羅士透公爵，喬治是肯特公爵，他很用心地說：「我要封你一個公爵，用我們老家的名號溫莎怎樣？」

「溫莎公爵，」我一半是說給自己聽！喜歡這尊號聽來悅耳，我點頭同意。

「這將是我登極後第一件事，明天早晨舉行登極式時我就宣佈。」

吃晚飯前，華爾脫·孟克敦帶着我底廣播稿歸來，爲了禮貌，我送去讓政府閱讀。首相示意，如果我着重在他無時無刻不在貢獻我多加考慮的意見，他將會感激我。「這倒不錯。」我說，記起上一天我對他底簡單要求，怎樣被他忽略了，那是要他在演說中提起惠麗絲。縱然如此，我決定不在最後一刻顯得小器，在廣播詞中加入一小段鮑爾溫先生所看重的話。履行這些小儀節，也許一個國王比一個政治家容易些，總之，我們不必懸棧於職位。

這一晚，我和闔家在亞爾培寓邸中晚膳。然後華爾脫·孟克敦來伴同我驅車前往溫莎古堡。我們進去時，那大方院子黑黝黝地寂無人影，祇在國王出入口才有光亮和生氣。堡內幾位執事人員，由父親底老秘書溫格楞勳爵領着，在門口迎接，伴着走上裝特式樓梯，步入我原在奧格斯塔內底老屋子內。

約翰·雷德爵士，英國廣播公司底總經理，從倫敦來照料這次廣播，真實我也不是個生手，他建議我像平常一樣地講話。想在廣播時祇有華爾脫·孟克敦陪着我，我請約翰爵士在指導後離去。我不記得會注意他走出這房間，也記不得那使千萬聽衆奇怪底聲響，一聲門響。我相信這一聲響，事實上祇是我移動位置說話時，足部碰撞在桌腿上的聲響。

下面是我所說的：

「等待了很久，我終於能說幾句自己底話，我本不欲保持緘默，祇是在此刻以前，憲政制度使我不能言所欲言。數個小時以前，我卸除了國王和皇帝底最後職責，現在已由我底弟弟，約克公爵來繼承，我最先要說的，是以至誠之心宣示效忠於他。」

「迫使我放棄王位的原因，你們都已知。可是我要你們了解，我在作此一決定時，不會忘懷了我先以威爾斯

親王，嗣後又以國王底身份廣續效勞了二十五年的祖國和帝國。但你們必須相信，沒有我所鍾愛的婦人來給我襄助和支持，我覺得不可能充當國王來挑起這副責任重擔，雖然這是我願意做到的。

「更要你們明瞭的，是我自己單獨作成此一決定，這該是一件完全由我自己來判斷的事。直到最後一刻，另一位關係最深切的人物，始終在試想諗說我別尋途徑。我所以作成這一生最爲嚴重的量斷，唯一理由，祇基於一個簡單的思念，它結果使一切都美滿。

「因爲認識我弟弟很深切，使決定時減少了困難，對於祖國政務，曾受過長期的訓練，以及他底優秀性格，很能使他在此後代替我，絕不間斷或損害帝國生命和進步。同時，他更具有一項毋可比美的福份，你們多數人在享受着但我卻是無緣獲得的——有一個溫馨的家，伴着他底妻子兒女。

「當前數天苦惱的日程中，我得到不少慰藉，來自我底母親皇后陛下以及我底家屬。各位大臣們特別是首相鮑爾溫先生，經常充分予以我關切。我和他們之間，以及和國會之間，并無參商，經我父親在傳統底憲政精神中培養成長，我永也不會允許有這類情事發生。

「自我爲威爾斯親王時起，以及後來坐在寶座上，無論在帝國底任何地方住居或是巡遊，各階層的人民，都會待我以最大的親切，這一點，我是萬分感激的。

「現在我已離去國家政務，永息仔肩，有一個長時期要背離我底本土，但是我會永遠以深厚的興趣，跟隨着不列顛民族和帝國底命運，將來在任何時刻，當我能爲國王陛下以私人地位服役時，一定樂於效力。

「此刻我們已有一位新的國王，我誠摯地祝頌他和你們，他底人民，快樂昌盛，上帝降福於你們，上帝保佑國王。」

在亞爾培寓邸，家人們在諦聽廣播，當我回到他們那裡的時候，我有一個感覺，我說的話鬆弛了我們之間底緊張情緒。對於我母親，夜已經深了，因之她與瑪莉最先離去。我和弟弟們又共就一些時候，華爾脫·孟克敦也來參加我們，在我和他二人上路往樸資茅斯以前，大家的飲些離別酒。

弟弟們送我到門首，正像我是往鮑爾穆爾，山得烈罕，或是其他熟習的地方一般。雖然，這回在分別的時分，是我向亞爾培鞠躬，像臣民對國王那樣行禮，喬治在一邊看着，搖頭尖聲叫道：「這不可能，這是不會發生的事。」

但是，這事是發生了，而且也已經過去了。

剛過子夜，我和華爾脫·孟克敦即行出發，因爲載我們橫渡海峽的驅逐艦這時早已停泊在那裡等候，我們把車駛得很快。

直到跨入車輛，我對將要到那裡去，祇有個模糊的想念。在叙立黑附近一家旅舍內，曾訂定了房間，那旅舍是我家裡人介紹的，當時一點也不會細加考慮。在走出行宮以前，我以電話通知惠麗絲這一計劃；她即刻想到旅舍決不是個安全所在，會使我遭受近來慣受的群眾底尖銳注視。當我在亞爾培寓邸用晚膳時，他通電話告訴華爾脫·孟克敦說，我們底朋友，由瑾·羅士卻男爵夫婦，邀請我住到維也納左近他們底恩斯弗爾古堡去。獲知我可以悄悄地不受侵擾，來等候幾個月後舉行的婚禮，這消息幫助我祛除些別離的痛苦。

這是個明澈的冬日夜晚，幸運的很，我們不用與濃霧掙扎，行車時間內，我和華爾脫·孟克敦談論很多事情，那段痛苦的節目，被拋在身後了。

最後，已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早晨，「憤怒」號兵艦靜悄悄地，一無護衛地，駛出樸資茅斯港口。看着海岸綫往後退卻，各種情愫在心中激盪，如果說放棄王位是難受的，放棄大不列顛卻更爲難受。吊橋一垛一垛往身後引去我知道現在已無可挽救的祇剩我孑然一身了。可是有一點是我確信的；對我自己來說，在政局危急的情況中，愛情是戰勝了；如果這證明是我命定該犧牲我那可愛的繼承品連帶我多年的服役，今日，我感到了慰安，因爲這麼久遠了，看到的祖國還是真誠信實的團結一體。

——完——

## 譯後語

英遜王愛德華禪位這一事實，不僅在當時的英倫，是聳人聽聞的大事，就在遠隔重洋的東方大都市上海，也曾喧騰一時。青年男女，聚談時都拾作話題，一致的意見是，爲了戀愛，竟肯放棄王位，直是古往今來多情第一。上海一張大報底副刊上的每日短評向來是由一位有名文人執筆的，也曾加以頌揚爲當世情聖。要不是緣於喬治六世加冕，跑馬場內底古裝閱兵和花色烟火，吸到了上海市民底注意，上述風靡一時底評讀，大概還得更延續些時日，不久，自然逐漸淡漠，終至于無人再予提起了。可是，今日，另一位繙譯本文的譯者，選擇「江山美人」四字，作爲命題，無疑地，他或她，仍繼承了十四年前，熱烈瘋狂底餘緒。

譯者在那時，剛過二十歲，還不會離開學校，論理，決不會缺乏一個青年人的熱情，也儘有閒心情，空工夫去隨衆供奉這位「情聖」，可是，現在所能憶及的，我卻不願人云亦云，認爲英王遜位，其原因決不如此簡單，記得因爲力排衆議，會和別的青年男女爭辯過幾次，但總也說不出理由，末了無非是吃虧認輸。

一九四九年春季旅居越南，一次去觀賞電影，看到了愛德華遜位實錄影片，一段退位演說，言辭和神情，很使譯者和同座者爲之動容，銀幕又映出臉人館內辛浦森夫人底塑像，一幕幕特寫，紀錄着倫敦市上，事先準備好了的新王加冕紀念品，整批整批地銷毀，新聞片製作者加入這類特寫，在紀錄史實這一點上看，是不必要的浪費，但若借以洩露當時社會對國王突告禪位底憤慨，允稱是極高明的手法。後二年，譯者在緬甸遇見一位英國藉的關員，無意閒談起這重公案，他說國內一般人民，都懷恨於辛浦森夫人，因爲爲了她，他們失去了一位英明的國王。

直到最近，讀到了溫莎公爵自寫底回憶錄，才恍然以前的論斷確是有所根據，江山美人這一見解，祇是旁觀者一窩蜂底衝動。如果公爵底遜位，當真是爲了獲得辛浦森夫人，而棄王冠若敝履，那末，十四年來，腰

纏巨資，揆意中人漫游世界各地，雖神仙也不過如此，更應覺得當年那揖讓之局，該是生平快意之作，但是不然，祇看他經過了鸚鵡雙飛，悠游自在歲月之後，筆尖下所流露的，依舊是滿腹怨尤，一腔憤懣。

英國底國王或太子，決不是英明有爲的人所能充當的，而愛德華却自願意做傀儡，他不能忍受像他自述中所說的不負責任底職司，沒有權勢底尊榮，如果他不能降生於宮庭之內，而是英國上等人家底子弟，或者竟出生平民宅舍，他儘有機會去努力把自己造成邱吉爾，艾登，摩里遜，貝文一流人物，不幸生入帝王家，環境，習俗，甚至於法律，都限制他不許多發一言，多作一事，天生成的蛟龍，又豈能勉強作池中物，所謂「國王陛下政府」呢，祇希望寶座上安着一尊木偶，那容你出頭理事多所干擾。假如當時的國王，有首相般的權力，即使捨棄了辛浦森夫人，愛德華仍會棧戀不去，要是國王始終應被首相扶持的，那末，即使沒有辛浦森夫人，愛德華總有一天，也會望望然而去之。可憐的公爵夫人，充其量不過是首相用來攻擊，國王用來防禦底共同口實，結果却招來英國人民底懷恨，我們今天若以痴情來衡斷，究竟是公爵負了夫人，抑是夫人負了公爵？

着手繙譯這篇回憶錄的動機，一小半爲了它竟由公爵本人口中，證實了十四年前譯者底臆測，一大半是爲了讀過原文之後，覺得公爵底筆鋒，具有含蓄的犀利，全文溫文雅馴，一點也沒有諷罵的意味，可是寓貶辭於微言，凡是他所不滿的，連他底父親，母親，弟弟在內，都不會放過一個，但是在敘述中，却仍充滿了尊敬友愛之情，對於當時的對頭，鮑爾溫首相，言辭雖然十分客氣，但任誰也覺得他抒寫時心情底憤慨。因此，我試想把原文一字一句地直譯過來，同時又要顧慮到中英文字不同之處，竭力想避免生硬，下筆時徘徊在這兩條路中間，結果是既不傳神，也不通暢，原文底好處，一點也不會轉移過來。

對於讀者，譯者應該抱歉，因爲他雖然把這篇回憶錄譯出來了，但他祇拖過來一具軀壳，却遺下了靈魂。公爵底原文，是當代傑構，譯者在譯完以後，對譯文自己也不滿意，又那敢說介紹不過，希望也許能因此誘引讀者去一讀原文，原文要比譯文好一千萬倍，趕快找來一讀，這樣，譯者底心，也許就不白費了。

## 學生之謎

Gunnar Dalberg 著  
路 譯

著者是 Uppsala 大學，人類源生學和種族生物學學院的院長，自純生物學的觀點，解釋生之謎，並進而探尋線索，以解答各種多生產的神秘。

學生並非常例，一旦出現，頗令人們驚奇和興奮，如

果習見不爽，人們自然將認為理應如此；而不相信世間竟有僅僅生產一個嬰孩的事實！猶如貓或狗的偶然單生，會使人驚異。其實學生並不比單生更值得奇怪，從科學觀點看來；兩者同樣的複雜和興奮，同是一個不能分開討論的問題。

方，有一墓碑，述一婦人因分娩七子而死，碑石上刻繪婦及七胎兒，以紀念此事。

學生以及各種多生嬰兒的死亡率，恒較一般為高，且大多數生產時，發育尚未臻完全。即使足期，體質亦較孱弱。Dionn 五生姊妹，為稀有的順利健康生存者。

種族的差異，對於學生率也有一部份關係；視地理區域而變化；某地的居民，婦女中約有百分之二十，均有學生的傾向。北歐的學生率較南歐為高，一個曾經生產過學生的婦女，有十七分之一的機會，再生學生。婦人年長，學生的可能也增加；一個四十歲懷孕的婦人，較二十歲時，其學生的或然率，增高達三至四倍。

變生的原因，到現在尚未確定，科學家們曾做種種假說，為之解釋。著者根據生理學的觀察，和某些或然的假定擬成理論陳述於后：

據統計，平均每八十個生產中，約一次學生。八十乘八十即六千四百個生產中，可能有三生一次。八十的三次方，即五十一萬二千個生產中，當現一次四生。歷史上有記錄的一胎五子，不過三十個。有充分證明的一胎六子，只有三個；其中之一，係某傳教師在非洲發現的，曾留影以為證明。一胎七子從未證實；僅德國維塞河畔哈姆爾地

能解釋。故曠另闢新的途徑。最可能的事實；卵巢的排卵，每次不只限一枚，研究和發現，告訴我們，卵巢中約有十萬至四十萬個卵存在。其中僅約有四百個，能夠達到最後成熟，通常每次只有一個卵完全成熟，於每月短促的排卵期，自卵胞排出至輸卵管，等待受精，亦會發現過，有兩卵同時自兩個卵胞排出的例證。

這種特殊情形發生的原因，尚不能明確的瞭解，每次排出一卵或兩卵，都是神秘而奧妙的事，客觀的只能斷定兩者互為例外。

同亦無一定，據統計，每四對學生中，約有單卵式學生一次。有一個簡單的假定；說學生的發生，係由於某些卵，具有重覆分化為二的特性。據此解釋單卵學生，係卵於受精後，重覆分化而產生兩個完善的胎兒，但是偶然有某些卵，其重覆分化的趨勢，過於強烈，往往於受精以前，即行分化為二，結果兩卵分別受精，兩個胚胎同時成長，故有兩卵學生的現象，著者於一九二六年，曾發表此項假說，並以其在瑞典所獲得的實際經驗作為證明。同一產婦的數次學生中，確實是單卵和兩卵兩種均可發現。

上述的假定，也可以解釋，人類和動物界偶然發現的各種分離程度不同的學生；如卵如於受精前分化，結果是一對兩卵學生，如於受精後分化，則成單卵學生。如果重覆分化的趨勢並不強烈，或者是分化開始得更遲些，學生嬰兒會接連在一起，成為分離不完全的怪嬰。

事實上，精密的統計宣示出；單卵學生的或然率，在婦女的生產活中，係一常數，表示卵的重覆分化作用，並不因產婦的年齡而變動，在另一方面，兩卵學生的頻率，却隨着年齡的增加而急速增高，在三十七歲左右，達到最高數。這個矛盾，用前面假定的卵的重覆分化作用，已不

性。卵巢中的情形大致相似；不過預先排定每只卵排出的秩序，絕無可能。大概是成群的卵同時成熟，只有其中的一個，經過某種機構而排出，因為卵巢與卵胞間，並無神經，所以這機構不受神經系統的控制，其作用必是對兩只卵巢同時發動的。優先成熟或育健全的卵。於達到某種階

段時，會引起一種神秘的分泌，流入血液中，使其他的卵不能繼續成長，以減少競爭者，也是極其可能的推論。但是有時候仍不能避免白熱的競爭，偶然會有兩個卵同時衝過臨界的限欄，受精以後，成功為孿生！

著者為求實驗的證明，曾試驗自成熟的卵胞中的液體裡，找尋出那種阻碍其他卵成長的神秘分泌物，但是因為技術上的困難，未能證實其理想。至一千九百三十幾年，Zondek-Aschheim 懷孕檢定法成立後，始獲進展。檢定法是将懷孕婦女的尿液，注射入發育不全的雌鼠體內；如該雌確實懷孕，則雌鼠卵巢內的卵，即形發展，原因是孕婦尿液中，含有一種精液刺激素 (Hirone)，能够激發排卵作用，如果卵液體裡，果真含有阻止卵發育的物質，則注射卵液，應將尿液注射的作用抵消。著者使用孕婦尿液，及牝牛卵液體，進行試驗，結果與預料相符，接受卵液注射的動物，確無受孕反應。

著者研究卵液體中物質，斷定為一種名為求偶素 (Estrin) 或 Folliculin 的刺激素，自成熟卵及卵胞腺細胞分泌。曾與 Benlard Zondek 會同作試驗，將純粹求偶素代替卵液體，結果卵之發育未受阻碍，經再度研究，發現係因純粹求偶素被吸收過速，僅能產生暫時的作懷孕能力，在四十歲並未減退。

依照兩卵孿生隨年齡增加四倍的實例，應用徑賽數學的計算，則三卵三生的機會，應該增高十六倍，但是一部份三生係自單卵演變，不隨年齡增長而增多，另一部份又係自兩卵演變，其或然率仍是四倍，故三生頻率的增加，到四十歲止，只能說是四至十六倍，從各國確實的統計看來，平均數是十倍。

統計事實所供給的資料，如果製成圖綫；孿生的可能性，在二十歲時為千分之八，自二十三至三十七歲，照直綫上昇，達到百分之二最高峯，四十歲時，為百分之一點八五，三生的可能性，依三段直綫上昇；二十至二十七歲，二十七至三十二歲，三十二至三十七歲，二十歲時為十萬分之六，二十八歲時，為萬分之一，三十七歲時達最高峯，為萬分之五，四十歲時降為萬分之四。

孿生和三生是否具有遺傳性，目前尚不能確定，根據統計的結果；就單卵孿生的情形來說，似乎是父母兩系均可遺傳，兩卵孿生僅靠母系的遺傳。

其他的動物，牝馬和牝牛每次僅產一幼畜，孿生的情形較人類更罕見，牝羊孿生及三生甚多，豬，兔，狗，貓則以多生為常例；大多數都是多卵多生，自個別的受精卵

用，而卵液體中的求偶素，含有大量蛋白質，故吸收較緩，作用雖不強烈，持久性較優，欲求阻抑排卵作用，效果必須連續不斷，勿使卵成熟至不可控制的程度。

本此綫索，繼續試驗，終於證明求偶素確有效，如使劑量增多，效力更顯著而持久，並且發現如改注射為服用，可達緩緩吸收之功，服用期內效力不斷。

總而言之；成群的卵，按月的在卵巢裡，舉行成熟的競賽，當其中之一，達到某種程度的成熟時，即分泌求偶素，抑阻其他卵的成長，每次競爭失敗的卵將陸續死亡，并不再參加第二次競賽；否則一年之中，成熟的卵會增加十二倍，兩卵孿生的或然率，亦當隨之提高十二倍，絕無類此事實可為驗證。而且普通卵巢內，常存有大量的死卵，故可證明必係另一群新卵，參加第二次競賽。造物在這方面的浪費是無可諱言的。

至于產婦漸年長，孿生或然率漸增高的理由：最可能的解釋應該是在卵巢成長的過程中，有一次比一次多的卵，成群的參與排卵的競賽。四十歲時競賽卵的數量，較之二十歲時約多四倍。普通人們有一個印象，以為年近四十的婦女，較之二十餘歲的婦女懷孕的機會少得多。其實，據 Sten Wahlund 在北歐的調查，如果不施行生育節制，

成長，但偶然亦有分裂不全的接連幼畜產生——如兩頭羊等——故亦有個一卵或數卵分裂者：美洲特有的小動物——狃狃，以單卵生多為常例，每生四至十二幼畜，全自一卵分裂，偶而亦有排兩卵之時，與人類相同。

結論：單卵孿生及多生，在許多動物中都有發現。小動物中，多卵多生極為普遍。多生可就作用分為①單卵於受精後分裂成多生。②卵於受精前分裂，然後各別受精成長。③卵胞同時排出二個或二個以上的獨立卵，分別受精成長。動物的多生，亦如人類的單生，必受某種刺激素分泌的控制。

「青葱繁盛的生命之樹，枯萎的理論」是文學的描寫，科學精神却要用理論解釋事實，和有充分的驗證，在這方面需要努力完成的還有許多未盡的工作。

### 廣告妙語

美國波客特羅城床褥公司所登之廣告有謂：「據統計之結果，證明本公司之出品，對於增進本城之生殖率，實具有偉大之貢獻……」



## 除草劑 2,4-D.

學 惇

河道，田畝。以及工場區域中的雜草，有時是一種非常令人厭惡的植物，這裡告訴你一種最有效的清除方法。

在美國南路易斯安那沼澤地帶；爲了清除內河航道會化費了大量金錢去徹底剷除水生風信子事情；現在可以用有力的化學除草劑 2,4-D 來完成了，而且可以節省不少的費用。

水生的風信子常常被誤稱爲水百合。它是一種多年生漂浮的熱帶植物，有一種美麗如蘭花和薰衣草花似的花穗，是原生南美中美的淺水單子叶植物類，植物學名是 *Pontederiacae Eichhornia Crassipet.*

因爲它本身的美麗，所以已被美國和其他各國大量移植。它第一次移植到美國；是在一八八四年日本代表團參加在新奧爾良的國際棉花博覽會，從委內瑞拉帶去的，從那時開始，就很廣的分在路易斯安那，密士失必，佛羅里達，南塔克薩斯及南加里福尼亞。

單在路省就有二十五萬畝被侵擾着，估計每年損耗六千五百萬到七千五百萬美元，它破壞優良的湖沼及內港，

生嚴重的災害，它的本身對於人類，家畜或魚類的生命都是沒有毒害的。

現在市場上有許多 2,4-D 的製品，三種普通的型式是：鈉鹽，胺鹽及酯類。胺鹽是液體，很易分布在水中，容易處理，對於水生風信子及其他水生植物更見有效。

用壓力噴射器噴射 2,4-D 時常用很淡的水溶液，各種噴射裝置從背囊式到大量的動力式都可滿意的應用。稠密的植物多用幾加侖可以使植物被噴射液覆蓋得更完全，結果更好。每畝用一百五十加侖就可得到很好的覆蓋度了。

第一次大規模試驗是用它於三英里長的河渠中（七、六畝）。這河渠以前曾用攪探機拖把過，每畝的費用是四一、二、九一美元，四個月以後這植物以驚人的速率擴張着，除了拖把外，二組水手再用草又清除，總計每畝又費了六〇、五九美元，才保持航運通行，三個月以後這河渠又全被阻塞了。

試驗時河渠分成三個小地區，每區噴射的數量不同，每畝用六磅（〇、四%）的 2,4-D 溶解在一五〇加侖水中的一區實驗最有功效，估計九八%到九九%的植物被消除了。

變成無用的沼澤，阻碍航行，迫害着職業漁民，和木材運輸者，此外也耗費了石油公司許多財力來完成航行運輸的目的。

過去有許多方法用來消除及阻止這種植物，已經試過的只有機械清除法認爲比較實用，但最大的缺點是化費太大。

聯合煤氣管線公司有二十二英里（一八三畝）的河渠在近路省南海岸的沼澤地帶，這河渠是公司財產的唯一連絡物，在這低凹浮沼地區，除了船駁，是沒有辦法作地面運輸的。

過去爲了要保持水道清淨，公司每年耗費了大量的財力，用機械或人工清除這些討厭的植物，全船水手必須整年的清除那些用駁船拖把未被除去而生長很快的植物，但仍是鮮見成效。

化學除草劑 2,4-D 並不是毒物，而只是使植物中發

第一次噴射後一月，河渠中會再發現過一些殘存的植物，但原來每平方呎有十六枝或每畝有六十九萬七千枝的河渠，在噴射後每畝只有六十一枝了，竟有九九、九%被完全消除。

化學除草與機械除草耗費的比較指出化學方法是既省金錢又有效力，差不多每畝可以節省清除費用四三、七、四一美元，或者節省了九二%的清除費用。

它對水生風信子最有效的用量是每畝六磅，若用於剷除刺狀雜草時，每畝用八磅就經濟而有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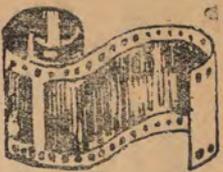
2,4-D (2,4-Dichlorophen Oxyacetic acid) 是極有用的除草工具，但採用時也須特別注意，因爲它對於棉花，大豆及蕃茄等植物也有同樣的毒害。

（譯自 Oil & Gas Journal）

### 火車表的新用途

一個年方及笄的女孩子對她母親說：「媽媽，我知道諾曼一定是非常愛我的了，當他擁抱我時，我聽見他的心在勃勃亂跳。」

「你得當心哪，孩子」她的母親回答道：「我就是這樣上了你爸爸的當，他那時放了一隻火車表在他的胸懷裡。」



## 濾色鏡的用途(續)

### 第二章 軟片的感應性

上一章的光的研討，替我們在軟片感應性的認識作了一個很好的開導，各種軟片像捲片，包裝片，割片，和電影片基本上完全相同，它們是賽璐珞的底子，鋪上了一層膠體的物質，在這膠質物的中間分佈着無數極小的溴化銀結晶物，這一種銀的鹽類在光底下是極不穩定而分解成金屬銀和溴，只要經過了一番適當化學和物理的處理變成了一種膠質物時，它對於光的感應就此增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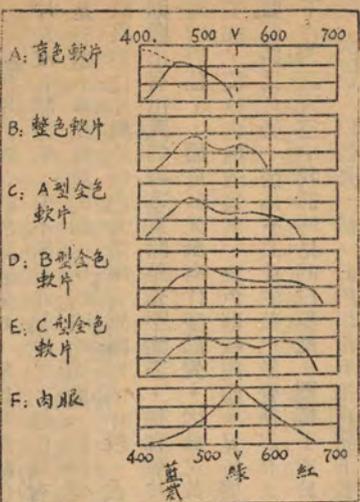
關於光如何分解溴化銀的全部過程並不是一件急需討論的事。這裏要提到的就是光已使此複雜化學變化起了反應；這個反應繼續在還原溶液中經過了作用便完成顯影的步驟。這些在軟片上的微粒或結晶物假如沒有經過光的照射對於顯影液一點作用也沒有，而反之則因受了還原的作用很快就分解成溴和銀，經過了顯影以後沒有受光照射的

鹽類可用定影液除去，這樣軟片完成了負片的步驟，而再曝於光源之下不會起任何作用了。

上面討論的是一極複雜問題的一個概略，此後我們將談到濾色鏡的主題上，我們所以要略為提到這一點是為這裏面有幾件事對於濾色鏡的應用上有相連的關係，第一，光與銀鹽的結晶物所起的作用是需要光給予該物質以一定量的能，因此之故帶有較多能量的光，只需要較短的時間就足以使該作用起必需變化；我們在第一二章已經討論過知道光的波長愈短則含能量也愈多，第二肉眼對光的感應作用與軟片的相差甚遠，軟片對於光的波長愈短則敏感程度愈大尤其在紫外光的一面，可是肉眼對於短於紫光波長的各線一點感覺沒有，圖四下表示肉眼對於可見光譜感應的範圍及其大小，第三，應用濾色鏡的用意是校正肉眼和軟

片兩者間感應的差別。

我們已經討論過所謂普通的 (Ortho) 或無色感應軟片的感應性，圖四 A 所表示的即是該類軟片的圖解意義，這上面垂直線 V 表示肉眼能感覺到的最大可見度；請注意到這條線實際上也即是軟片的最低感應點。換言之，肉眼



圖四 圖示五種軟片和肉眼對於色的或感應性的比較。垂直線 V 表示最大可見度的一線。A 由線上的虛線詳書上。

最易見到的也就是軟片最首目的。圖表上的橫座標是表示光的波長，它的單位是米立馬可羅姆即十個的安伍斯屈勞姆 (見表一)。圖表上的另一支線是以約 470mμ 的一點向左伸展。虛線表示軟片曝露於日光下之感應性，實線則表示該類軟片在照相機內的感應情形。這個差別是因為光

透過鏡頭後，鏡頭和濾色鏡一樣，把它裏面波長較 470mμ 短的光線部份吸收，至於存在少量較 300mμ 再短的則全部吸收。

在科學工作上有時候只有很短的紫外光線或再短的像 X 光線是我們希望作為攝影用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常採用石英 (Quartz) 來製鏡頭，因為石英對於光波較短的各線比玻璃更為透明。

為了避免混淆起見，我們應得指明「上」和「下」或「高」和「低」。應用於光譜上長波與短波的關係。通常我們稱短波為高的一方面而長波則稱在低的一面。

最早發展攝影上用的軟片都是屬於普通的一類。可是在這世紀的早期發現了某種染料加諸於膠液中而其感應性能為之變更。從這發現後，盡千種染料都用來作此試驗，到現在各種光感應 (Color Sensitive) 的軟片都製成了。這裏附帶提醒一事，所謂色光感應軟片與天然色 (Natural Color) 軟片不能混為一談，這二種軟片在化學上與感應性上有完全不同的差別。

第一種以染料處理的軟片即是市上稱為整色片 (Ortho-chromatic)。這種軟片比普通軟片 (見圖四 A) 在 540 到 580mμ 的綠色光譜中一段稍有感應作用，後來改良的

結果對於綠色光譜一段的更有高度的感應性，圖四B即所謂B型整色片在圖解上的意義。至於C型整色片它對於綠色感應性還要來得更強，帕林納可羅姆 (Panchrome) 和凡利可羅姆 (Verichrome) 即是屬於C種整色片的，它們是二個廠商所取的特別商名。

整色片對應於紅色感應全無，所以在深紅色燈光下展片是沒有關係的，它不像普通軟片見了綠色沒有感應，而是有差不多相當於肉眼所見的明亮光度，圖四F與B是肉眼與整色片對於綠色光譜兩者感應性的比較，在這圖上雖則顯出有出入的地方實際是差不多，這種軟片對於藍光是敏感極了，而於紅光沒有什麼感覺。因此之故整色片見了紅，橙諸色猶若盲者，黃色則較肉眼所見的要暗，而於藍色則為最亮。因為有高度的藍色敏覺所以在正常情況下在蔚藍天空中我們所見的白雲是美麗極了而於軟片的感覺上則藍，白皆是一樣，此所以沒有襯出帶有畫意的白雲的緣故。

軟片再進一步的發展是發明了全色軟片 (Panchromatic Film)，它的色覺範圍差不多已到了和肉眼相若的地步，圖四C表示該類A型對於目光的感應情況。試與圖四A和B作一比較，在圖四A的普通軟片的視覺以50mu

為肉眼感覺不到晨曦和黃昏中日光短缺藍光的情形。第三件事——軟片的感應性——我們對於各色譜對於軟片在圖解作一仔細的研究就不難懂得和鑑別而可在這裏面找出一種就是你所應用的軟片，然後把它攝成相片，記住該種軟片的感應性。這樣你對於照相不但大有進步抑且可興趣大增。

第四件事是關於濾色鏡的因素，這將在第三章中談到它的特性及作用。

## 第三章 濾色鏡

在本書開端，我們已經談起濾色鏡的目的在於增進相片的美點，這一章我們要討論的就是如何應用適當濾色鏡來達到美觀的目的。濾色鏡在應用方面可分作四個用途來講。

1. 校正 用於一幅風景或一主題上，使它變成勻稱的色調，看上去和本色一樣調和。

2. 對比 用於一幅風景或一主題上，使它變成對比的色調，這種脫離本色的畫面，在藝術立場上很多喜歡這樣做的，此外也有作為其他用途的。

為盲點，也就是肉眼感到最明亮的一段光譜。圖四B的整色片，它的盲點則已過了綠色光譜而稍伸入黃色區域差不多在60mu的地方。至於全色A型軟片則將伸展到可見限點720mu。

圖四D和E是表示全色B型和C型在日光下之感應圖解意義。B型的全色軟片比以上所講的那幾種可見曲線 (Visibility Curve) 更相似。在沒有濾色鏡情況之下，它對於各色光的色值都十分忠實。這類軟片對於藍和紅感覺到少許亮一點，而於黃綠則少許覺到暗淡一些。C型的全色軟片更比其他的和可見綫相似，要是在圖上虛綫地方加了濾色鏡，則紅光與藍光將受部份抑制而再到軟片上就愈顯得勻稱。全色軟片對於鎢絲燈光的感應性比較稍有不同，因鎢絲燈光中富於紅綫，因此增強紅色的感應性。

這些圖解的曲綫，指示出各種軟片的性能，這種性能對於獲得適當的色值是非常有關的一件事。雖然圖上只告訴我們軟片對於各種光波的感應強度，但這裏並沒有涉及到速度，對比 (Contrast) 或者是微粒的大小。

對於一件有色的景物而要擷取適當的單色的光綫，一個攝影家必得注意四件事，第一——景物本身的顏色——這是很易辨別的，第二——光的顏色——需要一點經驗判別它，因

3. 分離 使主題中的顏色分離俾作為彩色印刷上的底色片 (Color Separation Negative)。

4. 特殊用途 舉例來說，用來減弱各種波長的光綫，以避免曝光過度的情形。

為了明瞭校正的意義，我們必得將色 (Color) 好好的分析一下以與第一章所講的作一區別。那一章所講的只是指出色與光的波長相互的關係，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染色 (Hue) 與波長的關係，色的意義比較廣泛，它除了包含染色的意義以外還帶有光輝 (Brilliance) 和飽和 (Saturation) 的性質，任何的色的染色輻射的波長決定，它的光輝則隨輻射的強度決定，而它的飽和則被決定於白光混入成份的多寡。一條單一波長的純粹染色可稱為完全飽和，這一類色很少有的，大部分是混合各種量的白光。舉例來說一本紅色的書面反射出大量的紅光，但也反射相當數量的不同波長的各色，這種效應也可由紅光與白光以相當成份混合而得同樣結果，假使這種結果是由於六十成紅光和四十成白光混合後所成的，則書的紅色稱謂六十成飽和。

光的光輝決定於二個相互的因素——光的強度和肉眼的感應度，讓我們設想一間透光的屋子裏。這裡面有七扇窗門，每一窗門有一塊玻璃的活門可讓不同的染色透入

·自左開始第一透入的是紫色，依次為藍，青，綠，黃，橙，最後為紅色。現在假設每一色的後面有一白色的光源來調節各色的強度使之相等，則它的像貌與圖六(註一)之色表相似，事實上表上的各色並不是飽和的。而飽和的各色則是透過玻璃進入暗室的光，顯然的，其中的紅光則比圖上所顯示要黯一些，這裏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即是強度相等而光輝則有相差。黃與綠是比較最光輝的！紅與紫是比較最不光輝的。要是我們來加強比較不光輝的光源強度，一方面遞減比較光輝的強度，直至不相稱的光輝到了勻稱程度，我們發現在紅色與紫色後面需要高度白光強度。

這個實驗說明了光輝是與肉眼的感應性有關，這在圖五F已經說明，其次有關的是光的強弱。

讓我們再作進一步的實驗，這要回復以前的情況，把光透過每一窗的強度使之勻等，然後再在每一窗用普通軟片攝影，我們得到了負片以後把它放大到原光的大小，然後再與色作一比較。當然這經放大的相片顯不出顏色來，可是它的灰色色調，卻是能代表出各原色的色調因為軟片對於紫，藍，青各色有高度的感應性，所以灰色程度顯出較淡，而其他的較為深黯。

為什麼我們要比較原色和放大的相片呢？這裏面沒有

我們歸納了在這一章中所講的重要二點

(一)一張相片顯得極為調和是指它的單色調上的光輝與原來景物顏色的光輝十分契合。

(二)應用適當的濾色鏡和全色軟片用吸收的原理可以達到這一種調和的目的——各種色光透過濾色鏡的能力並不是都一樣，它們只限於選擇性的，那些對於軟片特別敏感的幾色往往會受抑制的。

我們在很早已經指出一個業餘攝影家他可有二種途徑來選擇對景物適用的濾色鏡。第一，他可以參考製片商家所推薦的那張表格，其次由他熟知軟片和濾色鏡的性能，再憑他的智識來判斷，而後決定應用那一種濾色鏡，本文的目的就是設法使大家瞭解軟片和濾色鏡的性質，我們盡可能地討論到讀者們想要知道的於濾色鏡上的為什麼？為何？種種的問題，現在讓我們縮小以上的範圍而注意到實用的一方面。

濾色鏡是一種吸收光的作用，光未被吸收的，必定是反射出來或透射過去，因為感應到軟片上的是透射的光，所以我們特別要注意到的，什麼是透射過來的，那一種是被吸收了，同時也需知道那一種是反射的，那一種是透射

染色分別，因為攝取的相片未有染色的染質。也沒有飽和上的差別，因為飽和是一種染色和白光混合的程度，可是我們可作比較的則是各色窗的光輝在相片上起了怎樣的狀態，我們用普通軟片來照相，當然容易失望，這在圖上已經可以看得到了。

假若我們用整色軟片，用同樣方法照相，我們可注意到這次所得的結果，色值的調和上要改善得多了，綠色比前更亮一點，橙和紅與前一樣黯色，而紫與青則較更亮。我們繼續試驗，可是所得到的結果沒有一張能在色的光輝上得到正確的翻印，除非調整窗後光源的強度。然而，要是起用全色軟片——該軟片對於各色都有相當感應程度，我們可小心地調整強制對於軟片感應較強幾種色的光，這樣照下來的相片，我們可得到色調上與原色一樣正常的外貌。

這種強制某一部光感應到軟片上的調整方法，在正常攝影工作上是不太實際和可能，不過若是應用了適當的濾色鏡，就可以達到了這一種的目的，濾色鏡的用意並非加強了對於軟片比較不敏感的幾色到一定的強度，而是相對的對於軟片感應過敏的幾色予以強度上相當程度的遞減，如果同時用了適當的軟片和濾色鏡我們不難得到一張相片在色調上是很忠實原物的。

的，然後一一標明濾色鏡的號碼，一面黃色濾色鏡能透射黃光，麼什麼光是被吸收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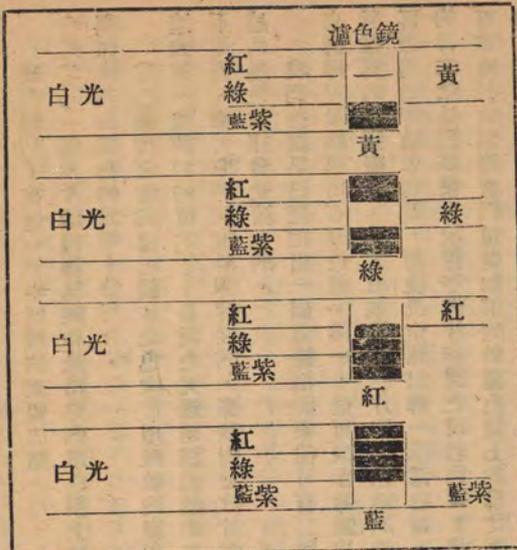


要回答這一問題，讓我們把光譜的表格來簡化一下，我們把紫，青和部份的藍稱之謂藍紫，餘藍，綠，和部份的黃稱之謂綠，橙和紅以及剩餘的黃統稱謂紅，我們所以要這樣分類必需記得光譜中各染色間相互切入他色乃是並無顯明的界別，就因為這個道理，我們把光譜分成幾部份是件合理的事。但它完全是假定的(圖五)

假若我們選擇了一面濾色鏡，它吸收了光譜上所表明的藍色部份，那麼在光譜上的黃光必定是透過去了，而黃光乃是綠與紅合成而產生的結果，同樣——這是一件頗為重要的事——一面黃色的濾色鏡它截下的是光譜的上部份此即

我們所表明的藍色的部份。

不論選擇一面校正上用的或是對比用的濾色鏡，我們必須記得一個主題顏色和濾色鏡顏色相同，則片上必受該色光的感應，假若你需要的是黃光則應用黃濾色鏡，同樣片上要承受的是綠光則用綠濾色鏡，藍光比較容易被感應



圖六 白光經過四種不同的濾色鏡後，所顯示被吸收的，或透射的各色情況

藍光，而一面深色的則吸收大部份的藍光。

由於濾色鏡吸收了一部份的光，而透過去的僅是白光的其他一部份。因此要產生一張好的底片，使足夠光綫感應到軟片上，增加曝光時間乃是必然的事。其增加之度量，視濾色鏡的倍數 (Multiplying Factor) 而決定。通常也稱濾色因素 (Filter Factor)。同一種的濾色鏡，它的濾色因數隨光輝和軟片而有變更。因為所有軟片在製造中並不是同一批出來的。所以對於色的敏感性總有些不同。確值的濾色因數往往在軟片的包裝中附有一張表格上可以找到。雖然如此，下表中所列的濾色因數對於一般攝影工作上已經很夠準確了。

在這一章中對於校正濾色鏡，我們可以歸納於下：

(一) 一張天然色的景物，而以單色調去翻印之，我們的希望是使該翻印單色相片的光輝看上去要和原來天然色一樣的調和。

(二) 因為肉眼和軟片對於各色的感應顯有不同，我們必得調整此相異的色量感應到軟片上，此項工作可由濾色鏡限制過強的光綫而完成之。

(三) 各色軟片對於藍色都是特別敏感，所以一面濾色

所以通常不用濾色鏡。可是在其他各色用途時，有時候也用一面藍色的濾色鏡。一面紅色濾色鏡僅使紅色承受感應，其他的則受限制。(見圖六)

通常應用濾色鏡的時候，我們必須知道那幾色需要被吸收的，這尤其在加深某幾色的黯色程度，舉例來說，假若你意欲在蔚藍天空中將白雲襯托出來，按理藍色必得使其深黯，因此我們選擇濾色鏡必需具有強烈吸收藍色的條件，下面的一張表格可以帮助你選擇獲得你所意欲的結果

濾色鏡的色別	黃	綠	紅	藍
被吸收的光	藍	藍與紅	藍與綠	紅與綠
透射過去的光	紅與綠	綠	紅	藍

上表中第二與第三兩列的顏色互稱補色，當一面濾色鏡置於一綫白光之前，光譜中一部份光綫被吸收而透射過去的則為它的補色。

上面所講的這些例子，事實上並不是絕對的，一面濾色鏡並非完全吸收了藍色和紅色。並不指透過的全皆是綠色的光綫，它的意義是指綠色的較紅色和藍色容易通過而已。濾色鏡綠色深度愈強，紅與藍被吸收的部份也愈多，同樣的，一面淺色的黃濾色鏡吸收了一部份的。

濾色鏡	普通軟片		整色軟片			全色軟片			濾色鏡
	日光	鎢絲	A型	C型	片型	A型	B型	C型	
柯顏	8	5	4	3	21.5	2	1.5	1.5	柯顏
K-1	4	3	2.5	2	21.5	2	1.5	1.5	淺色
K-1½	8	5	4	3	21.5	2	1.5	1.5	K-1½
K-2	12	9	5	4	21.5	2	1.5	1.5	K-2
K-3	20	15	9	5	25	2	2	2	K-3
G	...	...	24	14	0	4	3	2	G
B	...	...	24	15	8	4	3	2	B
A	...	...	...	...	...	12	8	4	A
C-5	2.5	2.5	25	3	3.5	3	5	10	C-5
E	...	...	...	...	...	12	5	8	E
F	...	...	...	...	...	...	4	3	F
X-1	...	...	...	...	...	...	1.5	...	X-1
X-2	...	...	...	...	...	2	2	2	X-2
Aero1	4	3	3.2	5	2	2	1.5	...	Aero1
Aero2	18	14	8	5	2.3	2	2	2	Aero2
CK-3	...	...	...	...	...	2.5	3	2	CK-3

鏡當作校正用的場合下，必得吸收多餘的藍色，全色軟片特別屬於C型的，對於紅色感應甚敏，所以在吸收多餘的紅光時濾色鏡也是必要用的，黃濾色鏡可吸收藍光，綠色的可去除藍與紅。

(四)應用了濾色鏡增長曝光是必需的，這因為一部份對於軟片感應頗敏的光綫已被吸收的緣故，曝光增長的

多寡決定於軟片的種類，濾色的號碼(即色的深淺程度)和攝影時所採用的什麼光線，每一批的軟片都用標準濾色鏡來試驗它的濾色因數，這些紀錄就附夾在軟片的包裝中

(未完待續)

### 介紹最新穎的燃料——丙烷

微之

美國芝加哥已有五百輛公共汽車在應用丙烷來代替汽油了，一架一百四十五匹馬力的飛機也會試用液化石油氣(丙烷和丁烷的混合物)從歐克拉荷馬城飛到芝加哥，一共用了三十二介侖的燃料，它的總價值是二元二角四分美金，但是同一航程所用的飛機汽油却要值到十元另二角四分。

利用丙烷作為汽車燃料須要備有高壓率引擎，因此也可以節省單位里程的燃料消耗，丙烷的沸點是華氏零下四十四度，但是在高壓常溫之下，它成為液狀。所以用之於汽車燃料，不致發生冷天難以發動引擎的缺點。它在汽罐中燃燒之後非常乾淨，排氣中絕無黑烟和臭味。因此利用它作為燃料的引擎使用壽命很長，駛行二十五萬哩後的引擎損壞程度和行駛三萬哩後的汽油引擎相當。

燃燒丙烷的特殊裝置是一隻能耐壓二百磅的油箱，可是也省却了一具抽油唧筒。同時它的低廉價格——每介侖美金一角，汽油每介侖二角二分——也足夠回裝置高壓率引擎和特殊油箱的費用。(壓縮比率是十四比一，普通汽車是六·五比一，或是七比一，比率愈高也就是效率愈高單位里程的耗油量愈少。)

柴油機也同樣可以用丙烷，或液化石油氣來代替，並且同樣可以節省燃料。丙烷在幾年以前是煉油工業中的廢料，必須設法在燃氣塔中把它燒去，後來便把它壓縮成爲液體裝鋼瓶出售用作家庭燃料，如果將來能大量發展用作汽車和飛機的燃料，那末節餘的汽油，柴油便可大量移作噴氣式或渦輪式的引擎上，使石油能發揮更大的效用了。

(譯自科學文摘)



## 陷害

丘耳譯

——他是個卑鄙的人，是個卑鄙的警官，他愛上了一個女人，會不擇手段的設法取到她——

好漢的言行，我想他應該爽直坦白，毫無掩飾。所以當第一次看到康龍，我就從心坎裡發出的不喜歡他。他是這樣的一個警察，表現得使人對所有警察的印象都感惡劣。一個違法的罪犯和他實在無分軒輊。他老是喜歡管那些市民的閒事，而他們呢，都無必需加以干涉的理由。

他是一個很好的拳擊手，所以他喜歡對那些在背後談論他的人尋釁。甚至看來好像他在談及他，也不輕易放過。其中有一個可憐傢伙，就死在監獄醫院內，而這人却一無過錯。

所以他沒有一個知己朋友，如果有一天他不幸而死，你們決不會在賴夫屈萊的臉上找到一點淚痕。我，就是賴夫屈萊。

事端發生在那天夜裡，我和康龍在巡邏車上值班，時

已將近午夜，正當我們要把車輛交還警局之前，康龍在駕駛前。突然他追趕一輛汽車。我不說什麼，我只是想，速率的限制是卅五哩，前面這傢伙最多不會超過卅八哩，而且街上沒有一個行人。但這是康龍，他要來照顧你，他不会對你客氣的。

這被我們追趕着的孩子，倒很爽快，沒有跟康龍囉囉，其實他却很希望你們囉囉呢。事後康龍回進車廂，我對他說：「假使換我做了這個市民，我早就打落你的牙齒了！」

「那末你該知道，你將得到些什麼代價，你會到什麼地方去？」

「我是指我而言，兄弟——不比他！」  
他對我瞧上一眼，開動車子。因為某種理由，不管我

用什麼諛詞來批評他，他總像當我是不懂事的孩子。到後來，他才知道錯了。

我們把車交還警局，換上便衣，康龍道：「我倒不覺得疲倦，我們喝點酒去。」

我也覺得神經興奮，不易入睡，所以點頭答應了，通常要我和康龍一同喝酒，我是迴避惟恐不及的。

「我們上那兒去？」他道。

「彼得——曼麗餐室，」我頓口道，這是我經常光顧的一家。

「倒從未去過，」康龍道：「那邊再見。」

我不禁懊悔萬分，爲什麼帶康龍到彼得曼麗去呢，我真該重敲着自己的腦袋，我甚在最後一刻還想換個地方會面，但康龍已跳上他的車子開走了。

彼得——曼麗餐室是一家英國式的飯店和酒吧，那邊你可以吃到道地英國風味的好菜，並可痛快地乾幾杯。我想這不會使你感到詫異的，這家餐室是由二個人創辦的，他們是彼得和曼麗，夫妻倆，姓培勃烈其，他們恩愛非常。開設這飯店是彼得的意見，他是英格蘭人，曼麗是依阿華人——所有的工作他們都親自操作，彼得做廚子，曼麗招顧前面的事。假使你想認識他們，她就是常在店堂裡的那

個最美麗的女侍。

開設的日子久了，顧客們都熟悉，賬款也可以欠賒，可是彼得不幸患了痲症，他在臨死前才知自己是病了。

當然曼麗遭受了很大打擊，但她仍將店務維持下去，從此在她心靈中再無別人佔據。直到第二次大戰爆發，她愛上一位傘兵，就結婚了，她們渡了三星期的新婚生活，他就出征去了，却在第一次作戰跳傘時，即因駕駛員的疏忽而未能將傘張開，於是他掉得像一袋乾葡萄似的。

這樣餐室又重新開張，但生意清淡，最近顧客才比較多些，我想我已爲了關心她而開始注意一個漂亮的顧客，名海特萊，她有商人的特性，會入伍當過三年半步兵。我對她已知道得頗多了，海特萊，約摸有三十歲或稍大一點，常來這裡進晚餐，或飲一點酒，如果曼麗有功夫，也會陪他飲上點，時間大半都在晚上十一時左右。顯然他在追求她，但他十分謹慎，沒有作過份的表現。他看來很了解像曼麗這樣的女子，經過幾度戀愛，已是飽經風霜了。

所以像這類女子，正合康龍所好，他會一見鍾情的。這點我不能怪他，不知多少男子見了曼麗都神魂顛倒，但康龍這一見却使我不寒而慄。

也許我已給你們一個康龍的錯誤的觀念，你們或許會

把他當作一個粗獷兇狠，眼若銅鈴的粗漢，其實他不祇生得高大，而且體態優美。他的臉相也不壞，假使你只看容貌的話，我想只有一個人是真正了解他的，那就是我。我能懂得他嘴角邊的表情，眼睛深處的言語。況且他又會一套花言巧語，於是我曾聽到許多次，有人在說：「他倒是個好人，一點不像警務人員。」

那晚上，我領他第一次光顧餐室，曼麗正和海特萊坐在酒吧間角落裡的一張桌子旁。

康龍推推我，問道：「這眼睛張得大大的女孩是誰？」

「就是女店東，」我告訴他：「她不會和你合得來的，你不必妄想。」

「這是什麼意思？想留着你自己嗎？」

這就是康龍的本性，永遠不會改變的，我要領他走到酒吧上去，但曼麗已過來招呼我們到一張桌子前，我要回說不必，我們只飲幾杯酒就走，但康龍已是坐下，於是我就替她介紹。

最初，康龍並不注意海特萊，好像不知道他在這裡似的。康龍全神貫注地噴着曼麗。

如果在數星期前，海特萊一定乖乖地走了，但新近，

曼麗已經允許他在關門後送她回家，而不再乘出差汽車了，海特萊當然懂得這是什麼意思的。

關門的時候到了，我們還是坐着，別的客人都已走掉，這時候，康龍才決定他還是干涉一下海特萊。

「老弟，」他對海特萊道：「這個時候對於你這樣的孩子不是覺得太晚了嗎？」

「我一點不會覺得驚奇的，假使我的年紀比你大。」

海特萊道：「你只在外表上看來比我大點。」

「嘿！」康龍叫起來，他看着海特萊，眼裡露出兇光，「你倒聰明，嚇！」他從新坐入椅內，故意將大衣翻開一點，這樣可使他臂下的警務人員佩用手鎗顯露出來。康龍是故意將它亮出的。但海特萊的反響使他大爲難堪。

「你不是休班了嗎？」他問道。

「是的，」康龍道。

「那末，」海特萊指着他的佩鎗道：「你爲什麼要用這個來威嚇我？」海特萊的藍色眼珠內，射出憤怒的火焰，我不能阻止他再說下去，希望他適可而止算了，但他不是這一類的人。

「如果你是值班，」他繼續道：「好吧，你是值班，你就不該到酒吧開來，否則你大可不必用你的手鎗唬人。」

現在呢把康龍氣得發瘋，可是又無詞以對，我拉住他的手臂，對海特萊道：「喂，孩子，你何必如此認真呢。」

「我並沒有認真，」海特萊道：「可是他要在我的面前炫耀他的手鎗，我才對他這樣講，他現在的身份和我的一樣，別的我也不多說。」

康龍對他看了好半響，才回答：「也許並不如此，」我知道康龍，他老是認爲爲一個警務人員就可以在無論什麼時間都該管理別人的。」

曼麗在旁，不坦護任何一面，她只是指出關店時候已到，大家該回去了。

「好了，各位。」她道：「讓我們都回家吧。」海特萊看看她在徵求她的意見，可是她避掉他的眼光，這意思就是說今晚他無權陪伴回家了，於是他道了晚安悄然離開。我計算着等他有充份時間駕車離開停車場，之後我道：「我們走吧，康龍。」

「我可以打賭，」康龍道：「假使我們要求的話，這位美麗的姑娘一定會再讓我們喝一杯。」

「已經到時候了，」我迅速地接着道：「我知道曼麗從不在關門後招待主顧飲食的，」其實並不如此，曼麗常

我們各自坐上自己的汽車，回家了。

X X X X X

第二天晚上，是我假期的前一日，當我們把車停入警局後，康龍不說什麼，他只是心不在焉的走着，道着晚安，我知道他會上什麼地方去的。

我就在那面等他，我看見海特萊坐在酒吧邊，曼麗沒有在，或許她在裡面，我不浪費時間。

「喂，孩子，」我道：「我不知爲什麼要叫他孩子，假使他比康龍大，當然也比我大了。」

「昨天晚上，你何必這樣得罪人呢？」

「好吧，」我道：「無論如何，你這樣做總是不對的，你不該得罪警務人員，不論在什麼場合，這對你總是不利的。」

「甚至在他休班的時候也不能？」海特萊道。

「懂嗎？孩子。」我道，不覺也着惱起來，我倒是一番好意，「懂嗎，這好比是軍隊，假使我是將軍，那末我不穿制服也是將軍，懂嗎？」

「不，」他道。這時候康龍進來了，首先，他見我在這裡稍微一震，顯然很不願意在這裡碰到我。他走到酒吧

常會關上大門，和老顧客談談吃吃的坐上一個通宵。但這還是不讓康龍知曉爲妙。

康龍埋怨地瞧我一眼，我不理他，站起身來，他才無奈地跟我走了。

「你看着吧，康龍，」我們已走到停車場，我道：「我很了解你，而且也很知道那個女孩，她和你合不來的，相信我，放棄她吧。」

「爲什麼！」康龍反問道：「你不關心自己的女友呢？讓我招顧我的吧。」

「就爲了曼麗不是你的，」我告訴他；「她決不會是你的，還是放棄她。」

「你一定在那個傢伙身上得來了錯誤的見解，你能對我講這些話嗎！」康龍怒氣沖沖地道：「你要自找麻煩嗎？」

我反唇相譏道：「假使你不認爲人們會覺得好笑，當二個警官在公共停車場吵架，而須要警察來干涉的話，我到願意看看你的手段。但是不必亮出鎗來嚇我，我也有和你同樣的一柄。」

康龍遲疑地看着我，就放聲大笑：「不要拌嘴吧，我們都疲倦了，明天見。」

前，坐在我旁邊。

「我只有一個人了，賴夫屈萊，」他對我道：「你休假後我單個子如何消遣呢？」

我們隨便談說着，沒有理睬海特萊，康龍沒有等曼麗出來就走了。

於是我和海特萊隨便撩天，最後我問道：「你看，那個警官不是壞蛋吧。」

海特萊祇靜靜地答道：「他不是嗎？」

我不再講下去，我坐在那裡，直等曼麗出來，也許別人會疑心我和康龍有同樣的用意。因爲我在那裡就了很久。最後曼麗沒有要海特萊陪送，獨自坐上出差汽車。我也不需多解說，我就在那邊爲的是要看康龍是否會再回來，可是他沒有來。

曼麗祝我有一個愉快的假期，海特萊也這樣說。清晨四時我的休假期開始了。

X X X X X

在我休假期滿的前幾天，就回到鎮上，第一晚就到彼得——曼麗去，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通常角落裡的那張桌子，和曼麗坐着的已不是海特烈，而換了康龍，我一呆，倒不是爲了康龍在這裡，而是我覺察他的那付神氣，和曼麗的

姿態，明白地表示他們已相處得很熟了。

曼麗先看到我，點頭招呼，康龍面現得意地問我捕了多少魚，曼麗還是愉快，歡樂和以前一樣的歡迎她的老主顧。

隔了一回，康龍走入洗盥室，於是我問曼麗：「海特萊呢？」她的臉稍微一紅，於是道：「他遭了點麻煩。」

「什麼麻煩？」

「吃醉酒駕駛汽車，」她輕率地道：「他不是在這裡吃醉的，那天晚上我們吵了嘴，我猜想他是姑意做給我看的，所以在別處吃得爛醉，你知道，像這樣的人，給我的印象不會太好。」

「也許，」我尖刻地道：「抓他進去的警官，就是那位康龍吧。」

「我知道你會這樣想的！」她興奮地道：「但你是錯了，保爾對這事毫無關係。事實上，那晚輪到他休息。」當然，我心中暗自盤算，康龍決不會親自出馬的。這裡我還要解釋這位保爾，我以前沒有提起過，這是康龍的首名。

「事件發生了多久？」我問。

「就在你離開後沒有幾天，」

康龍或孔茲常混在一起，倒可以成一個很好的警探。

次日早晨，我把案件的判詞看了一遍，海特萊尚有幾天的徒刑，我就到州立監獄去看他，我並不覺得驚奇，當他不客氣地對付我。這是他的歡迎詞，劈頭就問我：「你來幹嗎？」

「噢，海特萊，我來是想設法幫助你的，如果你能告訴我，你究竟吃醉了沒有？」

「你怎麼想呢？」

「當然，」我道：「很明顯的，我不希望如此，否則我不會來這裡。」

「噢，好罷，那末，」海特萊道：「我既沒有駕駛超過每小時五十八哩，也沒有吃醉酒，也沒有拒捕，更不敢侮辱警官，可是爲了這些，我在牢內住了將近卅天，我的名譽完了，我失去職業，我的駕駛執照要吊銷一年，還要賣掉汽車抵償罰金。除此之外，別的都很好。」

「關於職業，」我道：「我能幫助你，其他的都已無可挽回了。」

X X X X X

我既在市區，乘便走到哈蒙得百貨公司探望店東，西烈，哈蒙得。他倒是個好人，所以有一次我在不抵觸職務

「他判了什麼罪？」

「卅天監禁，五百元罰款，駕駛執照吊銷，這些報上都登着。」

「你沒有意思幫助他嗎？」我問道。

她看着我，帶點驚異，「當一個人幹了這樣的傻事，你如何能幫助他？你知道他平常不這樣的，我說過他這是故意做給我看的。」

「給你什麼？」

「噢，我也不知道，」她漠然地道：「孩子們常用這種方法做給大人看，他們故意弄傷自己，或做些愚笨危險的事情。」

曼麗對生意經是很精通的，但有些地方還是婦人之見。我在午夜前離開餐室，到警局去翻閱我離開幾天內的記事錄。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海特萊的案件是孔茲警官辦的，他的同值者是范勃利克，簿子上記錄着海特萊所犯的過失，醉酒駕車，車速超過每小時五十八哩，穿過市區時爲卅五哩，對警官出言不遜，拒絕拘捕。

孔茲警官和康龍原是一鼻孔出氣的。范勃利克是新來未久，不到半年，他的外貌很好，不多說話，假使他不限的限度內幫了他一點小忙。我把他的名字在一個不相干的案子中抹去了，事後他在信封中袋着一百元酬金，但我沒有要他的。所以我對他提起了海特萊的事件，我想這孩子有這個新職業，可能比他從前的還要強呢。我不能拿回他的汽車和執照，或他所損失的卅天，但我也做了我能做到的事。

我又得穿上制服了，這次的值班從半夜到早晨八時，我的伴擋是范勃利克，這老是閉緊着嘴的傢伙，就是和孔茲在一起巡邏時將海特萊抓進來的。

我試着想從他嘴裡探聽出那晚上的事，但是，正像我形容過他的，他是不多說話的，最後他道：「你想，賴夫屈萊，我是新來的人，我要不找麻煩，當然避免在人背後講話。假使我在那天晚上看見某些趣事，我也早忘記了，懂嗎？」

「好吧，」我道：「我會打聽出來的。」我知道他的難處，不再問下去了。

X X X X X

海特萊的刑期在次日期滿，我到獄中去會他，帶他到哈蒙得公司，在那裡安排了一個職位給他，之後我道：「今晚我們同去進膳如何？」

「當然，」他道：「那裡？」  
「彼德——曼麗，」我毫不介意地道。  
海特萊頑固地，他的友善的臉漸漸又現得懷疑，「我爲什麼再要到那裡去呢？」他苦澀地道。

「你難道就這樣輕易的放棄了嗎？曼麗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可愛。」

「她從沒有來看過我，她也從未問起過我，我何必再理她。」

「不，海特萊，」我道：「你要知道，曼麗是關心你的，你已不是普通漠不相關的顧客了，你只要再用點功夫，包可成功。當然，假使你認爲不值得做的，也就——」我頓了一回，看他有些動搖了，於是接着道：「我個人的見解認爲你是不會有多大問題的。」

曼麗天生是個友善可親的女孩，那天晚上，當我和海特萊走進店裡，她和我以前一樣的招呼歡迎他，沒有一點忌視，正像他爲了要事而走開幾天一樣，我們要了晚餐，當我進食甜點時，她過來和我們坐在一起，一切都很好。

那晚上康龍十點鐘後方來，他停住了步子，當他看到海特萊和我同在一桌，於是慢慢地踱過來。

「好，」他對海特萊道：「他們到底放你出來了，囉」

這一天我正好在那裡，她的姊姊請她在晚上聽歌劇，像往常達到這類情形，這二個女孩在一起時，曼麗就和她姊姊消磨整個晚上，我們飲酒畢，送她回家，祝她今晚能愉快地欣賞歌劇，並問候她的姊姊，就走了。

約摸八點左右我到了彼得——曼麗餐室，吃了一頓舒適的晚餐，要一瓶啤酒，坐着等候，我不飲那些烈性酒類，因爲半夜還要值班。

康龍這些日子值的是日班，到了十點鐘才來，那個收帳員海娜在和他交談，我知道他是在打聽曼麗的消息。他離開海娜走到我的座旁問道：

「你的夥伴海特萊那裡去了？」

我聳聳肩道：「我想在家中吧。」

我們坐着談天，我飲啤酒，他喝威士忌，討論着區域內流傳的謠言，但他的心思不在這裡，他在想曼麗，想海特萊，我知道他會把這二件事搞在一起的。

終於，他忍不住了，他突然在談話中停住，對我凝視着道：「你看，賴夫屈萊，我剛才在想起你的那位夥伴，曼麗可能在他的屋裡嗎？我想到那邊去看看。」

「別瞎想，」我不耐煩地道：「你怎麼會想到這上面去，曼麗不是這種人。」

「是的，」海特萊穩定地回答，眼中冒出火光。  
「是嗎？」康龍道：「我常常說，威士忌不能和汽油混在一道，」他大笑道，自以爲這句話很幽默，海特萊又想開口了，我搖搖頭，阻止他的說話。

十一時半左右，我送海特萊回家後，就回到警局，和范勃利克上班。

嗣後，海特萊幾乎每晚必到，我也常常光顧，有時就送他回家，他沒有太多機會和曼麗親近，因爲康龍也常是座上客。

海特萊的優美的品格，已漸漸地使人覺察，因此我可從康龍的眼光中辨出他將逐漸失去她了，而我呢，更堅決地要站在海特萊一面。

做一個警探，第一要學的是耐心，你可以從許多地方學到——他許多時間的守候；在巡邏車上半天一無所遇我知道康龍的性情，日子久了，他會現出原形的。

約摸三星期後，這日子果然來臨來了。

曼麗總在每天下午四時帶了款子上餐室，照顧些瑣事。有時當我休班，我就去得很早，和她一同飲酒，再送她回家，於是她再七點半左右到店裡去。

「他們都不是這種人，」康龍道：「但時機成熟後，誰不是這種人！」

「唉，你錯了，」我道：「即使他們時機成熟，你又怎麼樣呢？」

「多着呢！」他恨恨地道。

「假使你能聽從我的勸告，」我對他道：「你最好少接近海特萊。否則自尋煩惱。」

「自尋煩惱？」他怒聲道：「假使有人自尋煩惱，這是海特萊，不會是我，你懂嗎？有些人不知學乖，我想他也是其中之一。」

他是那樣的憤怒，酒又吃多了，因此毫不留意地把上次設下圈套，陷害海特萊的事露出口風。

現在離十二點尚差一刻，我對他道了晚安，到警局接班。我駕駛車子，范勃利克坐在右面。

我預測在二點鐘之前是不會有事的，如果有事，也要到餐室關門，康龍沒有等着曼麗回來，才會發生。

所以我在二點鐘前駕車駛到海特萊寓所的鄰近，我將車停在一百碼之外，把車燈光旋熄。

「假使你覺得累了，我來駕駛吧，」范勃利克道。

「沒有什麼，」我不經意地道：「我覺得需要抽支煙

我還沒有抽完一支煙，有輛汽車從轉角處飛駛而來，在海特萊的寓所前突然煞住，不消說，這一定是康龍。

「這傢伙超過限制速度了，」范勃利克道：「我們要去看照他嗎？」

「算了，」我道：「車已經停住，不會出亂子了。」

在街頭的那邊，我聽到一陣劇烈的敲門聲，范勃利克敏捷地坐正了，凝視着那邊街上。

我只當不知道，懶懶地道：「大約有人發怒了，那屋裡的老婦沒有替他開門。」

敲門的聲音隔了一回又響了，接着聽到木板撞裂聲。

「我們最好到那邊去看看。」

「對，我們應該去看看了，」我答道，就在這時，車內的無線電發生消息：「亞爾道街 303 號一樓，有人破門闖入。」

車子立即發動，當我們趕到那邊，我見康龍已將門撞破，闖入屋內。

我帶着范勃利克跟進屋裡，正好看見康龍拿着手鎗。在撞臥室門，康龍已驚覺了，認得是我，見我手中持鎗。

「賴夫屈來！」他咆哮着，鎗彈從我耳朵邊擦過。可

是我已竄到他的身邊，用鎗柄着力地在他頭部重擊了一下，假使這只是只棒球的話，我想至少打過左野外籬笆的廿尺處。

× × × × ×

法庭開審的日子，曼麗和海特萊把他們知道的都講了，但他們知道得太少。但當我和范勃利克作證的時候，知道的事則太多了。

康龍二案併發，判刑五年，當他被押出法庭時，他對我咬牙地道：「賴夫屈來，我出來後會找你算帳的。」

「不要傻，」我道：「當你剛出來，你就又要進鐵柵裡去的。」

這樣，我是代海特萊，代那個死在監獄醫院的傢伙，代其他吃過康龍虧的人，出了口怨氣。像這樣的人，愈是早進牢獄愈是安全。

海特萊和曼麗不久就結婚了，我將他倆的結婚照片送了一張給牢裡的康龍。後來我聽說他氣得發瘋了，因此他們將他單獨隔離了好幾天。有時候我懷疑，我這個警官也染上點卑鄙習氣了。



## 攝影叢談之四

## 替孩子們照相

你有否注意到，當你乘孩子不備時攝得的照相，往往要比專心一意爲他照相時所得的成績爲佳。這不是孩子們之錯，孩子有反抗天性，如果你硬要叫他裝成某一種你認爲有趣的姿態，其結果却會相反。很多人喜歡替自己的孩子在照相前着實的打扮一番，甚至「全付配備」。孩子一旦穿了新衣新帽，或是搽脂抹粉後態度完全二樣，原來跳跳蹦蹦毫無顧忌的，現在爲了顧及新衣服，就處處受拘束，於是你想得的天真活潑的鏡頭，就變成生硬呆板，十分不自然了。

替孩子照相有一個最大的原則——就是「自然」，要達到這目的，需要很大耐性，你先要和孩子們搞熟，使他們對你信任，不陌生，如果你能懂得一點兒童的心理，那就更好了。或者你在照相前，講些簡單的故事，再讓他們照你的故事表演，之後你隨時準備着鏡箱，利用最快的快門，抓擷時機！

有模特兒天才的孩子很不易得(例二)，雖然孩子大半喜歡人家替他照相，但假使你慢條斯理的對光圈，調快門，校距離，選地位……孩子早就不耐煩了，所以這裡介紹給你的一個辦法，就是偷拍。(例一)孩子睡熟了，真是好機會。(例假使你



(例一)

有一隻像 Rollette 之類的反光鏡箱，這問題就容易解決了。你不必事先對孩子聲明要拍照，讓他們自由的

玩，讓他們陶醉在遊戲的境地裡。你不要打擾他們或過份

緊張的找鏡頭，那末他們就不會注意你，將你的反光鏡箱用左手托在腹部，穩定地，從從容容的等候機會。(例三)

這裡舉出的三個例子，都生動自然，沒有裝腔作勢的弊病，它們有一個相同點，就是孩子的眼睛都沒有對着攝影者看。這樣不是更來得有趣嗎？

好天氣，陽光和煦的日子，替孩子在戶外照相，常可得美滿成績。鞦韆架，滑梯都是孩子喜歡玩的地方，也是你取景最佳的所在，如果加一個黃色或紅色的濾色鏡，把天空中的白色雲朵，陪襯在構圖上，你就很容易的得到一張美麗的畫片。天空是最理想的背景，畫面愈是簡單，主題愈是顯露。如果你要替孩子正面照相，則以半身為宜，距離二—三公尺，用較小光圈，在普通有陽光的天氣，Saber x-x 底片，可用光圈 F-11 速度 1/100 秒。(例四)

爲了要取得自然活潑的鏡頭，通常替孩子照相，極少利用燈光，可是在室內，往往又非加燈光不可，這時候少不得要鎂光燈幫忙。(例五)



(二例)



(例二)

替二三歲的孩子照相是最感困難的，他不會聽話地站着或坐着等你照相，相反地他是一刻不停的動着，甚至使你無從着手。這時候你除了需要高度攝影技巧之外，還要有高度的耐性。先找一樣玩具或一點零食吸引他的注意力，同時你在事先擇定了合意的地點，把鏡箱安置在三脚架上，光圈，距離，時間，都準備就緒，圈定一個你鏡頭能及得到的範圍，在快門上接出一根很長的快線 (Cable release)，之後你引孩子進入你圈定的範圍，俟適當時機，按動快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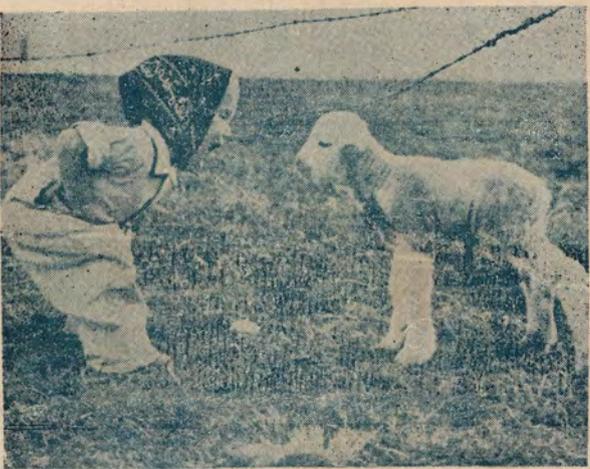
孩子的有趣鏡頭，不一定是笑，站在照相機背後，一手搖鈴引他注意，一手按快門，這種辦法是既呆又笨。你當然不會喜歡一張神態驚愕的照片，爲什麼不照一張孩子對某事物凝神貫注時的自然姿勢呢？(例六)



(例四)



(例五)



(例六)

★本篇對於美國人好勝搶先的性格是一個很有趣的諷刺！

## 第一名之王



那天半夜裡我爲什麼會走到勃洛克林大橋上去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總之是在橋上走着，走到一半過頭些，我遇到了密洛·米干先生，或許「遇到」並不是一個很恰當的辭用來描寫一把抓住一個正要躡身下跳的陌生人的轉瞬時的情景。他在我的手心裡掙扎，但在我看來其實是裝模作樣，而且他認爲我沒有權利去阻止他脫離苦海的抗議，亦不過是聊表形式而已。

橋靠曼哈坦的那一頭附近有一家小酒店，我就把他推到那裡坐下，灌了他三杯燒酒。我仔細察看這位溺鬼的候選人，發覺他是一個短小的，清瘦且整潔的三十歲左右的青年，穿着一身很好的灰色衣服。

「我真高興你就在旁邊。」他說，「我只是出於一時衝動，我決不會再去試了。一定還有比做落湯雞更舒服的辦法來解脫我的苦惱。」

「什麼苦惱？」我問。

「命運的譏諷刺了我的背。」他說。

「債務的犧牲品？」

「那輪不到我。」他說，「父親留給我一份很好的保險生意，我所要做的全部工作只是去收收佣金，而這不過每個月化一二月工夫就行了。我的生活到是很清閒的，謝謝你。」

「你看來並不是一個病夫。」我相着他。

「人壽保險公司中最受歡迎的貨色。」他說，「吃起來像狼，睡起來像豬，而且能引體向上十次。」

「看來，」我繼續，「你也不像是一個剛幹了一樁恐怖案子後的逃犯，被警察逼得無路可走或者是天良發現了。」

「多謝。」他說「我一生中從未幹過犯法的事，假使你不把越時停車算在內的話。」

「那麼是家務糾紛？」

「光棍。」是他的回答，同時他嘆了一口氣。

「喔！」我恍然，「愛情的惡運！」

理查·康乃爾作  
斯羅譯

「正好相反，大大的運道。」他說，「我已經有了愛人。」

「但是她不要你了，對不對？」

「並不，她非常地要我。」

我試猜最後的一次。

「有些人，對於碌碌終日而毫無成就的生活感到厭倦，生無籍籍名……」

「我，」他侷促地揮進來，「是一個有些名氣的人。」

我是密洛·米干。」

我能看出他在熱望我聽到過他的名字，但可惜我不會

「想來你一定不看報，」密洛米干說，「我的名字是常常出現在報紙上的，而且也在頭條標題上。有時他們還把我的玉照登出來。上一次的是：『密洛米干又奪一標』。」

「奪什麼標？」

「捷足先登。」

「登什麼地方？」

「任何地方，」他說，從他的有點像青蛙似的眼珠中射出了一線由於一種崇高而神聖的原因的喜悅的光輝。「

之間的競爭是很激烈的，但沒有人真能到達我這種程度。並非吹牛，他們雖然很想，但他們缺乏我這種技術。」

「但是你並不是跳勃洛克林大橋的第一名。」我指出，「史蒂大勃洛弗比你占了光。」

「是的，我知道。」他陰沉地說：「但在那時候我覺得實在等不及他們再造一座新橋後再跳了，我剛向我的愛人求了婚出來——」

「她拒絕了。」

「她百分之百地接受」他說。

「所以你就要去跳河。」我說，「這倒是個很特別的宣佈訂婚的辦法。」

「你祇要知道——」他開始了。

「知道什麼？」

「知道臨到你頭上的事。我搶第一名開始時祇不過爲了好玩，但現在它却緊附在我身上，欲罷不能，像一種疾病或一種宗教，搶第一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時間和專心，所以我也從未爲女人之類的事煩惱過。我猜你一定說我是富於事業心的了。」

又一次我看到了那蛙眼中的一線亮光。

「二個月之前我到康尼島去參加一次賽會的開幕典禮

他們稱我爲『第一名之王』。」

他看出了我的茫然無知的表情。

「你知道誰是無線電城音樂廳開幕時的第一名聽衆？」

他終於使我懂了。

「那就是鄙人密洛米干是也。」他說，「我在售票窗前足足等了廿一個鐘頭，疲倦得要命，以致我在整個演奏時間內都打着瞌睡。但無論如何，我總是大門開後進去的第一個人。你知道誰是到帝國大廈頂層的電梯中的第一名乘客？」

這次我知道答案了。

「還有第一名通過荷蘭大隧道的？第一名通過林肯大隧道的？第一名經過屈立婆羅大橋的？第一名……」他興高采烈連球炮似的說着，「在下就是！而且我保存了每一次的剪報作爲證明。」

這位「第一名之王」叫了一杯酒。

「開始時我是很謙遜的，只是在棒球季開始時做了第一個到球場去的孩子。然後我幹出勁來了。每一次全國棒球錦標賽時我永遠是買票隊伍中的第一名。有一年在馬球賽的售票處前我等了三十九小時。不少人塞錢給我買我的位置。很多傢伙都想要這個光榮。我們這些爭第一名者

。」米干先生繼續說着。「這是無足輕重的一件小事，但我是存心爲了明年的世界博覽會而預先訓練着的。當然我是第一輛汽車中的第一個人，追出了緊跟着我的一位女郎約有一個車頭遠。當然我望了望她，純然出於職業上的興趣。突然我的心膨脹得像一個南瓜。當車輪在飛快地轉着，我們的眼光也在飛快地交換，我能記得的下一件事是我已護衛着她在吃一盆蒸蛤蜊了。她知道我是誰，也知道我的記錄。當她告訴我她是羅佛·拉發利時我幾乎把一個蛤蜊壳鯁住在喉頭了！羅佛拉發利！」

「羅佛拉發利是太平洋岸的爭第一名者中的冠軍。」米干先生繼續着，橫越太平洋航機的第一名女乘客，經過金門大橋的第一名女性，好萊塢每一張鉅片首次公映時她總是賣票房前站隊中的第一名，假使我是「第一名之王」，那麼羅佛拉發利，無可辯論地，是第一名之后了。她告訴我她在西部已無用武之地了，所以遠征到東部來，順便想和我較量一下。

米干先生抑鬱地舉起了酒杯。

「假使世界上真有所謂天造地設的一對，那就是我們了，我們一起搶了許多次第一名——勃隆克斯新溜水場開幕時下場的第一對，史太吞島渡輪處女航行中的第一對乘客

……祇是一些普通的日常瑣事——但我們在一起確是很快樂——羅佛拉和我。

「然後到了今天晚上，開頭一切都足夠順利，我們是一家新開張飯店中的第一對食客，分享了一客像菓牛排，計劃着下次非搶一個非同小可的第一名，足以使全世界的眼珠都爆出來。」

「當我們回到她的公寓時，我跟了進去，要求羅佛拉做我的終身伴侶，她馬上跳到我的膝蓋上說道：『啊！密羅，我們可以到那在佛拉勃西剛造好的哥教堂去做第一對結婚的人！』那時我簡直高興得像坐在世界的頂上一樣了，然後，撲通！我直落一百萬哩墜入了無底洞中。羅佛拉告訴了我一些事——我最不願聽到的事。我整個的世界塌了下來，跌得粉粉碎。但我想到時候我會把他們併合起來的。」

他起身要走了，我把他拖住了他的領子。

「且慢，」我說，「在你未告訴我羅佛拉告訴了你什麼事之前你別親走。」

「她告訴我，」米干先生說，「她是一個寡婦。」

(譯自 Pagan)



## 一個雞蛋

凱塞琳·曼斯費爾著  
譯

他真是個廢物。太懦弱了。幾乎連話都不會說。而且老是那麼沉甸甸地。一旦他跨進你畫室的門，他就不知道什麼時候該走，祇是一味地坐下去，直到你耐不住性子，幾乎要拿起東西來把他吆呵出去的時候，他纔臉像只發紅的火爐般跑開去。但奇怪的是第一眼看到他，他就惹人愛憐。大家都這麼說。你若在一天晚上偶然走進一家咖啡館，你多半會看見，坐在一個角落裡，面前放着一杯咖啡，形容消瘦，膚色發黑的大孩子，身上穿了一件藍色內衣，外面套件法蘭絨灰茄克。茄克的袖子太短，十足一付毅然要流浪海上的派頭。這孩子活像剛由他的家鄉出來，馬上就準備動身遠去似的：裹着寢衣和他母親照片的包袱懸掛在一根棍上，向夜色中走去，在夜色的濛濛下溺斃了……：是上船時在碼頭邊上失腳掉下海的……：密短的黑髮，睫毛很長的灰色眼睛，白的面頰，壓起要哭的嘴……：受得了嗎

## 樂人軼聞

羊 羨

帕德雷斯基最厭惡住旅館，當這個大鋼琴家在美國各都市作旅行演奏時，他住在一個普通門汽車裏——一輛華美的大型臥車，跟着一班以一個出色的廚子為首的服伺他的人，而且車內裝置着一架鋼琴，以備這個波蘭音樂大家不時練習之需。

× 希克多斐利沃最喜歡的一個樂隊，包括三十架鋼琴，兩百四十支提琴，三十架豎琴，和多至不勝數的敲樂器和管樂器。有一次，他在一首交響樂裏表演整個樂隊的轟響。

× 但尼凱依，在一分鐘內能唱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五個歌詞裏的字。

× 貝多芬平時不修邊幅，有一次在散步中，被警察以走江湖的名義被拘。

× 在每次的演奏前，托斯卡尼尼必被他的兒子華爾特物一次面頰，意大利式的，祝他幸運。

× 蕭邦在睡眠時一定要帶着一付特造的機械，使他的手在睡眠中能得伸直，修曼也有那麼一付，但對他在彈琴方面無所幫助，反之，甚至毀滅他的手竟至他後半生再也不能彈琴。

？唉，誰見了心裡都會難過。這似乎還嫌不夠，瞧他那股害臊的勁兒吧……每逢侍者打身邊走過時，他就臉紅——像剛由監獄裡出來的犯人，瞞不過侍者的眼睛……

「這孩子是誰呀？你知道嗎？」

「他的名子叫依安·弗蘭支·是個作畫的。聽說很聰明。有個女的曾經懷着慈母般的心腸來照管他。她問他家裡常有信來沒有，他一天喝多少牛奶，被窩够不夠暖，可是她好幾次跑到他畫室的那兒去，想替他補襪子，把門鈴擦了又擦，竟沒人來應門。雖然她賭咒她當時明明聽到屋子裡有人聲……毫無辦法！」

另一個女的認定他需要談戀愛。她把他召喚到身邊，喊他「孩子」，把他摟在懷裡，讓他聞她髮間迷人的香氣，並且拉着他的臂膀告訴他，只要他有勇氣，生命裡將有奇跡出現。一天晚上，她跑到他畫室的門前把鈴擦了又

捺……毫無辦法！

「這孩子的確缺少強烈的刺激，」第三個女的說。於是她帶他去喝咖啡，飲酒，跳舞，開甜如杏汁的香檳酒；走過各個神祕的角落，鳥煙瘴氣的高巢，和槍殺常常發生的處所。但他居然一點也不動心。只有一次他喝醉了，不但不心花怒放，却反似石頭般地坐着，臉上現出兩塊紅斑，像個摔壞了的玩偶。她把他扶回畫室後，他已完全清醒了，他說「晚安」，就好像他們剛由教堂回來一樣……毫無辦法。

女人們仁愛的精神雖不泯滅，但經過無數次的考驗後，她們終於真可奈何地把他放棄了。自然，她們仍然很有風韻，請他去觀賞她們演的戲，和他在咖啡館裡撩天，但他與她們之間的關係祇此而已。藝術家沒時間虛擲在缺乏感應力的人身上。有這樣胡塗的藝術家嗎？

「而且我疑心他一定有什麼鬼：你覺得怎麼樣？他當真就那麼清白！既然要做聖人，為什麼來巴黎呢？不，不是我好猜疑。可是——」

他住在俯瞰河面的一座殘敗高大建築的頂層上。這類房子在雨夜，月夜會顯出羅曼諦克的風采；那時窗葉已拉下了，厚重的門，「房間急租」的小招示都映出極其慘澹的

館，坐在家裡看書，便是清理那筆最複雜的生活費流水賬，上面開頭寫着：「錢無論如何該够用了，」末尾是一條誓語：「下個月決不超過。」署名，依安·弗蘭支。

這一切沒什麼可詭祕的；那些眼光遠大的女人想得不錯。一點也不詭祕。

一天晚上，他坐在側面的窗前吃梅子，把梅核向這時冷落了的花市大傘頂上丟去。天在下雨——那年來第一度真正的春雨——一切的物體上都懸着一片亮晶晶的水珠簾子，空氣中飄浮着花芽和潮濕泥土的氣息。許多枯竭的和滿足的聲音，在幽黯的暮色中，到處溢漾，關窗子和把窗葉拉上的人都忘其所以地倚身向外。下面花市上的樹木遍染新綠。是哪一種樹呢？他想。點街燈的人來了。他向街對面的那座狹窄而濛濛的房屋凝視着，突然那屋子有兩扇窗子被打開了，一個女孩子走到陽台上來，手裡端着一盆水仙花。她長得特別消瘦。身上穿着件黑色的套裙，頭上結着一塊粉紅色的頭巾。衣袖幾乎一直捲到肩膀上，細弱的臂膊與衣服的黑色形成一強烈的對照。

「對，天氣很够暖了。容易長得快，」她放下花盆，轉向屋子裡的人說。她又轉過身來，手舉向頭巾，撩開幾束散落下來的頭髮。她先望望下面冷落了了的市場，然後又

光輝。這類房子終年毫無羅曼諦克的氣息，看門的老人住在底層的一間玻璃閣子裡，身上裹着污濁的圍巾，攪動罐子裡的一些東西，把皮屑拋給伏在墊子上，舌頭拖出口外腫腫的老狗……高踞在那間畫室四周敞開。兩扇大窗開向河面；他可以看見河中來往的船隻，和種有樹木的島岸，像一團花球。由側面的窗子看過去是另一座房子，更濛濛，更小，下面是花市。這裡，你可看到大傘頂，傘上鑲有向外旋轉花飾鮮明的繡邊，蓋着條紋布棚的貨攤，灘上有裝匣的花草和整盆光潔的棕櫚出售。老婦人在花叢中穿來穿去，活像螃蟹在爬動。他真沒出門的必要。假若他在窗窗前把鬚鬚坐白了，他也不缺少可畫的材料……

那些溫柔的女人將感到多麼的驚奇，要是她們能打開他的門。他的房間佈置得井然不亂，一切都照着既定的規則安放好，有如一片靜穆生命的小天地——罐子和罐蓋掛在煤氣爐後面的牆壁上，蛋碗，奶瓶和茶壺在架上，書籍和有絨紙罩的燈在桌上。床沿邊飾有紅豹的印第安幕帳，白天蓋着他的床，靠床邊的牆上，在你輪着與眼同高的地方有一張小而字跡整潔的誓語：「立即起床」。

天天的生活都一樣。光線好的時候他全神貫注在作畫上，然後燒飯，把房間打掃乾淨。晚上呢，他不是上咖啡攤頭看天，沒注意到他坐着的地方，好像這塊地方是空中的一個破洞。街的這一面她根本沒見到。過了一會兒，她走進屋子裡不見了。

他的心由畫室的側面窗戶跌出去，落到對面屋子的陽台上——埋進水仙花的盆子裡，上面覆蓋着含苞欲放的花蕾和尖筍般的綠葉；陽台後面的那間屋子是起居室，緊挨着的一間是廚房。當她晚後洗滌碗碟時，他聽到碟子的碰擊聲，然後她走近窗前，在陽台邊上敲打小拖帚，把它掛在釘上涼乾。她從不唱歌或散開頭髮對月亮張開兩臂，不像一般年青女孩子那樣地忸怩。她老愛穿那件同樣的黑色套裙，頭上包着那塊粉紅色的頭巾……她和誰一道生活呢？從沒有過第二個人在那兩個窗前出現，但她總向屋子的人說話。她的母親，他斷定，是個殘廢。她們靠縫紉過活。父親死了；他做過新聞記者——面色蒼白，長口鬚，前額上搭住一片黑髮。

她們整天辛苦也只能僅够糊口。從沒見過她們出門，也沒見過她們有什麼朋友。現在他坐在桌前所寫的誓言完全是另外的一回事了：勿在規定的時間前走近那個窗子；署名，依安·弗蘭支。每天作畫時要定心，切忌胡思亂想；署名，依安·弗蘭支。

這道理很簡單。因為她是她唯一想認識的人，另一個恰與他同年的唯一生命，他厭惡咯咯發笑的女孩子，成年的人對她一點也沒用處；她和他同年，她——那麼，跟他就完全一樣。他坐在晦暗的畫室裡，累了，一隻手臂搭過椅背，凝神地望著她的窗子裡面，看見他自己和她在那兒。她的脾氣暴躁；他們有時會爭吵得很厲害，他和她相吵。她愛頓腳，在套裙上接手；大怒。她很少笑。只有一次她笑開了，那時她告訴他，她會經養過一頭滑稽的小貓咪。每頓喂食時它總愛嗚叫，假裝着獅子吼。這類的事情會使她發笑；但通常他們總是很沉靜地坐在一起；他，就像現在一樣地坐着，她呢，兩手交疊在腿上，腳向後收起；他們低低地談話或者因一天的工作倦了不開口。自然，她從不問起他的畫，他也一定會畫出很多張以她為中心的最美妙的畫，因為她討厭那些畫，他把她刻畫得那麼瘦弱，那麼黑；然而怎麼和她認識呢？這擱下去要耽擱好些年；他發見一星期中她有一個晚上出街買東西，而且總是在星期四。接連有兩個星期四的晚間，她在窗前出現，套裙上面覆着老式的披肩，手裡拿着籃子。由他坐着的地方，沒法看見她的房門，終於在一個星期四的晚間，他毅然然抓起他的便帽跑下樓去。外面的一切都混然紅成一片。

住處的大門 蹣手蹣脚地爬上樓，小心翼翼地避免她覺察到他同時走進去。最後，她在樓梯盡頭停住，由錢袋掏出鑰匙。當她把鑰匙插進鎖孔時，他衝上前去，面向她。臉比以往紅得更兇了，他嚴重地看着她說，「對不起，小姐，您丟了這個。」好像跟誰在生氣似的。他交給她一個雞蛋。

譯自 Katherine Mansfield Stories  
原名為 Fecille d'Album

### 心懷顧忌

一位誠懇的種田人聽到屋外有很大的喧鬧聲，出門一看，原來是一個小孩子在拖拉着一大堆已經傾倒的乾草。那位種田人說：「孩子，我們正在吃中飯，你也跟我們一塊兒吃飯吧，飯後我們再幫助你送回家去。」

孩子躊躇了一刻，便乖乖地跟着他進屋子裡去，可是在吃飯時，老是提心吊膽地怕他父親罵他。

種田人說：「爲什麼你要怕你父親罵呢？」

孩子回答道：「他還在草堆下面呢。」

河裡的水是紅的，路上行人的手臉也都是紅的，他倚靠他這邊屋子的牆壁上等候她，腦子裡搜索不出有什麼話可說。「她來了，」他腦子裡的聲音說。她走得很快，步伐小而輕盈；一隻手提着籃子，另一隻手按住披肩……怎麼辦呢？他只好跟着走；她先在雜貨店裡待了很久，然後到肉店排隊買肉。然後她又到染織店裡比配料子的顏色，費了大半天的時間，然後在水菓店買了隻檸檬。經過這數度仔細的觀察，他更迫切地需要認識她。她那安詳的儀態，懇切的氣質，孤單的樣子，還有她那似乎急於要和這個成人世界隔絕的步伐，這一切在他的心目中都顯得自然而又必然。

「對了，她就是這麼一個人，」他得意地想。「我們和這般成年人漠不相干。」

現在她望回家的路上走了，他仍在和以往一樣的距離。地屏隨着……她突然閃進牛奶店裡，他由櫃窗外面看見她在買雞蛋。她很細心地由籃子裡揀出一個雞蛋——褐色渾圓的那一個，正合他的意思。當她走出店來後，他接着就跑去牢牢地釘住她的後面。但一會兒他出來了，跟着她走過他的住所，穿過花市場，躲閃在大傘中，雙腳踏踏着地上的落花和盆底留下來圓形印痕……他偷偷地溜進她

### 地球運行之誤點

士鑑

地球在其本身轉軸旋轉並非如我所想像中之不變與準確。

加利福尼亞大學斯克立浦學院 (Scripp) 海洋學系之華爾透·門克博士 (Dr. Walter Munk) 宣稱，有不少事件能够加速或遲緩其運轉。

譬如地球能生一種所謂：「春季寒熱」。因樹液之上升，葉子，花與草在春季之生長，其重量有足夠之改變以遲緩此運轉速度達每天 0.02ms

1 ms (Millisecond) = 1/1000 Second (秒)

風與海潮亦能遲緩其旋轉速度。季節西風能產生一天 1.5ms 之損失，而洋流應負每天遲緩 0.1ms 之責。

有些地方很明顯地表示僅備人類之活動——建築物之集中，如在紐約，洛杉磯等大都市中——亦能輕微地影響它的運行。

門克博士指出若使全美國之汽車從阿拉斯加之 Fairbanks 全部同時開向墨西哥城，此則將遲緩其運行至每天 0.00002ms

旁的奇怪現象，迄今未能解釋，即季節及人為之變動似乎在北半球來得較南半球顯著。



## 孽障(續)

伍 牧譯

立基到學校去那天，正碰到我受重感冒，因此亞倫獨自送他去了。他回來只說了一句話「他很好，衰，不必就心。」說這話時，他連看都不看我一眼。我直覺到事情似乎不大對。

整整的一年裡，只要我想去看看那學校，就會和別的事情衝突；強尼害耳病，亞倫的假期，似乎永遠沒有機會讓我離開，而我也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亞倫不願我去。

學校寄給我們立基的報告都很好——比以前所有的學校都好。至少這新學校使他不再抱怨。

我設想相信每件事都很好，設想立基也被照顧得好，這樣我可以不再掛念他，安心來作亞倫的賢妻，強尼的良母。甚至在暑假我也不常見到他，因為亞倫又讓他加入了學校的夏令營。

看上去立基也很好，如果當我要接近他時，他的態度

圍滿了美麗的林木。紅磚的建築物，設計非常新穎。當我走完那彎曲的道路後，我深自慶幸立基能處在這樣好的環境中。不過這學校却被包圍在高大的磚牆裡，而在鐵柵門前又站立着一個形似獄卒的守門人，但是這也許是用來保護孩子們的。

有幾群孩子在院裡——他們都穿着同樣的灰衣灰褲，每群孩子都有一個人監視着，我想那大概是先生。有些看來似乎很粗暴。奇怪的先生，我想，

在大建築物的廳裡，有更多的孩子——也是穿着那種古怪，犯人似的衣着。我開始感到不適。這些孩子看上去不大對，我想。他們不像是快樂的孩子，享受着寄宿學校的生活。有些孩子更是胡裡胡塗，他們每個人都帶有一種鬼鬼祟祟的氣氛。

校長毫無情感，並且不善詞令。他立刻就立基找來，是的，立基在他的課業中作得很好。

當門推開，立基走進來，我的心開始震跳起來。他也穿着同樣的制服，所不同的是他是異常的漂亮，在他那樣年紀中顯得高大，強壯。有着同樣的棕色大眼睛，在他是個嬰兒時也是美麗而迷人的。他長得很快，一瞬間我想到；如果立基不像現在這樣，將是如何——我將會為這樣健好

拾穗

傲慢，目光蔑視，他不是一直就如此的嗎？

亞倫的事業非常好，當然我們夠不上富有，可是我們却能過得很舒適。我能有一個女用人，我們的房子也很幽美，我能有很好的衣服。我們享受，享受得很多，這種生活很難以使人再憶起過去的不愉，也很容易忘掉了立基。最後，我一遍又一遍的對自己說，立基一直是頑強的，我們對他已做到了最好的地步。這個學校花費了亞倫很多錢，當然它是好的。

到了立基入學的第二年，我終於得到了機會去看他。亞倫會勸阻我不要去。

「聽這安靜的日子下去罷。」他說：「立基的成績報告都好，如果他不高興，我們會知道的。妳看到他，妳一定會不安的，妳一向是如此。」

但我仍是去了。

學校給我的第一個印象非常深刻，它在遠遠的鄉下，

的孩子感到如何的驕傲！

校長留下我們單獨相對。

我試向立基說話：「你喜歡這學校嗎？親愛的。」我問。

半天，立基只用他的大眼睛瞪着我，接着他便昂起頭大笑，惡毒的笑，一點喜悅的痕跡都沒有。「母親，」他最後開口說：「妳還伴認這是學校嗎？」

「立基！」我驚恐的呼叫出：「妳這是什麼意思？」他看了我一會兒，我忽然體會到他的眼睛是如何的精明——像一個富有經驗的大人。

「妳真的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他追問。

「不知道，」我微弱的回答：「告訴我，立基。」

「好罷，我樂於向妳施恩。」他說。語氣中充滿了輕蔑的譏諷。「這個地方是預備給妳們這種人，把妳們不喜歡的送來！腦筋呆笨的孩子，性情頑固的孩子。當然妳得花費很多錢才能送他來，如果妳沒有錢，他們就會被送到精神病院，感化所去。在這兒，父母可以把他們的孩子交進來，忘掉。這就是妳做的事——妳和那老怪物。」

他年青的臉上忽然罩上一層仇恨的色彩。「但是妳沒

九三

有辦法永遠把我留在這兒——總有一天我會報償你們把我關在這兒的！」

我難以相信我所聽到的話。「立基，親愛的。」我沮喪的說：「這是你捏造出來的，是不是？你不滿意我，你故意要嚇我。」

代替回答，他捲起他的襯衫，把背轉向我。柔嫩的皮膚上佈滿了鞭痕——有些是舊跡，有些是尙未復元的新痕。

我驚呼了一聲。

「這像是一位小紳士，在一家最好的寄宿學校裡所受到的待遇嗎？」他問；放下襯衫轉向我。

顯然我的驚駭是真實而非做作的。

「母親，」他急迫的問：「妳真的不知道嗎？妳從這些孩子身上看不出這是什麼地方嗎？」

我哭了，傷心的哭。試想抱住他。「親愛的，」我說，把他那反抗着的身體緊緊抱在懷裡。「親愛的，我不知道。你不能再留在這兒，我答應你，你不會再留在這兒。」

他推開我。「他不答應你帶我回家的。」他陰鬱的說

「亞倫不會阻止我——沒有人能阻止我。」我說：「

「那可能發生的原因很多，」他不耐煩的說：「像他那樣年歲的孩子總喜歡做出許多奇難古怪的事情，我記得我自己就爲了這些事不知道挨過多少打。」

我的頭沉入手掌中，哭泣着。「我受不了，」我抽泣着說：「我實在受不了看着立基受這種責罰。」

亞倫跪在我身旁，手臂圍着我。「親愛的，」他溫柔的說：「妳的煩惱是無謂的，如果立基受的管教不對，我會和妳一樣的立刻帶他回家。可是，親愛的，我們不能讓他離開那裡，他在那裡比以前的任何一個學校都好。我花費了不少錢，它應該是好的。而且，如果我們把他帶回家，又怎麼辦呢？我不知道還有那一個學校肯收留他，妳明白嗎，麥。他又在妳身上轉念頭了，他以前就憤於如此，如果這次妳讓他出來他會愈變愈壞的。」

我終於被說服了。立基慣於狡詐，那是實在的，慣於引起我的憐憫。我決心把那些奇怪的先生，那些不正常的孩子放諸腦後。亞倫是對的，我得聽信他的判斷。

立基沒有回覆我寫給他的信，我向他解釋；我們決定他最好還是留在那學校裡，我寫得非常合於情理，並且答應他只要他好好的讀下去，我們就會再給他找一個學校，明年他就可以去了。

去收拾你的東西，我現在就帶你回去。」

校長很客氣，但是很堅定。他告訴我：我沒有權力帶走我的兒子，只有我的丈夫才能簽署脫離證書。

我告訴立基，他似乎早已料到。

「我知道妳不肯的。」他說。

「立基，」我申辯：「我盡可能的趕回家去找亞倫來，我們明天就來。」

他看了我半天。「妳答應嗎？」最後他問。

「我答應，親愛的。」我肯定的說。

我急不可待的趕回去找亞倫，我替他想出了所有的寬恕；他不知道，我對自己解釋，他不會知道，否則他不會送立基來的，當我告訴他時他會憤怒得同我急於要帶立基回家一樣。

可是亞倫的反應正相反。

「老天！麥，」他爆發了：「我知道妳到那兒去，那孩子一定會弄得妳不安的，他總是這樣。妳以爲如果那學校有什麼不對，像卡麥倫他們就會把他們的孩子領出來嗎？立基是想引起妳的憐憫。」

「可是他的背，亞倫。」我追迫着：「我看見他的背！」

X X X X X

暑假他回家來，我認爲每件事都很正常。我送他兩件禮物——一隻手錶，一架收音機——可是他看都不看它們一眼。他時常不在家，我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他永遠回答：「去找基尼，卡麥倫。」

我不喜歡卡麥倫那孩子，我不喜歡他那種不光明的氣氛，他的眼光總是帶着狡猾的譏諷，我不喜歡我所聽到關於他的傳說。可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立基沒有別的朋友在他回家後大約一個月，有一天晚上，我們被邀請參加一個宴會，我穿好衣服後就到立基房裡去。

「親愛的，」我說，「我真抱歉，要把你獨自留在家裡，你願意找誰來嗎？我已把點心給你弄好了。」

「沒有關係，」他不在意的說：「卡麥倫邀請我到他那裡去。」

想到立基能有人同他在一起，我覺得很安心。而我更謊騙自己；卡麥倫大概也舉行宴會，立基說他被邀請的——那不像是通常的來往。

亞倫和我回家時已經很遲了——差不多已近清晨——我覺得我們的街道上似乎非常熱鬧；許多照射燈在我們住宅附近搜尋着，許多汽車停在路旁。

「我從來沒有在這個時候看見過這樣多的人在街上。」  
我打着呵欠說。

我看着亞倫，在車表板後發出的微光中，我看見他蹙緊了双眉。

「怎麼回事？」我問。

「事情有點不大對，」他回答：「這些人在找尋什麼東西，有些車子是警察的。」

他開到一輛車子旁邊，伸出頭問：「警官，發生了什麼事嗎？」

那警官由車中出來，走到我們旁邊。「你的姓名？」

他凶莽的問：「你在這兒有什麼事？」我看見他的目光由我們身上一直掃到後座裡。

在驚慌的語調中，亞倫告訴他姓名，並解釋說我們就住在附近。

警官緊繃着的臉並沒有緩和，只是語氣客氣了一點。

「我想沒有關係，威爾森先生。」他說：「一個小孩失蹤了——佛爾曼的女孩，你認識她嗎？」

「我認識她。」我震驚的說。轉向亞倫，「你知道，親愛的，就是搬進弗瑞斯德老房子裡的那家。」我又轉向警官：「她怎麼會失蹤的？」我問。

接着四周就充滿了憐惜的嘆聲。

當我重復清醒，我已躺在客廳的沙發上了。亞倫焦急的面孔正俯向我，一個我不認識的人診撫着我的腕脈。警官圍滿了一屋。

「婁！」看見我睜開了眼，亞倫呼叫着：「婁，親愛的，妳現在好一點嗎？」

他的面孔顯得異常的痛苦，我昏沉的想到；他似乎以為我死了而不是一時昏暈。

「最好快一點解決。」握着我手腕的人說。

我半擡起身來。「亞倫，」我問：「強尼沒有事罷？他沒有受傷？還有立基？」

我由亞倫臉上的表情就看出了一切——即使在他說出那致命的答語以前，我已經就知道了。

「拿出勇氣來，親愛的。」他說：「那小女孩——那是立基和卡麥倫那孩子弄死的。」

我坐直了身子，伸出手臂，似乎想逃避這一慘重的打擊。

「不！」我尖叫：「不，我不相信，不會是立基。你怎麼會說是立基！」

他聳了聳肩：「這是一個謎。父母都出去了，可是有一個女僕在家，她在午夜就寢前去看過孩子，她睡得又安適又香甜。可是半點鐘前父母回來了，孩子也不見了——就生生的不見了。她仍然穿着睡衣，她的衣物並沒有遺失。」

當我想到那可憐的孩子，只穿了一件單薄的睡衣，在寒冷的夜裡，忍受着只有天知道的驚恐，我感到了一陣顫慄。

「讓我把車子停回去，」亞倫焦急的說：「我要先看我們的車子，然後再來幫同尋找。」

「我來把車子停回去，」我自告奮勇的說：「你先去看看強尼和立基，那可憐，可憐的父母。」亞倫由車中出去，跑向屋裡。

我把車子開向停車間，車頭燈閃耀成一圈圓光。當我停熄引擎，關閉車燈時，我忽然感到一陣冷戰，我急忙關閉車門向屋子走去。可是在我腳下地板上我碰到了一些軟軟的東西，幾乎拌了我一跤——一些不應該有的東西。我停下來，在黑暗裡我摸到了一堆毛髮。

我蹣跚的摸到了門口，聲音幾乎窒息了的喊道：「警官！在這兒——快點！」

亞倫在沙發邊上坐下，撫着我。「這是真的，婁。」他說：「妳應該知道這事，他們原想帶走強尼，他們在午夜後進到屋裡，已經把強尼帶下了樓。可是維歐麗捉住了他們，他們已經承認了。婁，沒有什麼可疑的——沒有一點疑問。」

我感到苦痛的淚水流下兩頰，但是我並沒有哭出聲。我得要抱住我自己，我得要忘掉痛苦悲慟，以便保護立基。

「告訴我，」我掙扎着坐起來。「告訴我所有的經過，立基在那兒？」

亞倫握着我的手，我看到他已突然變得蒼老了。事情發生僅不過一小時，他看上去却像老了十年。他的臉色在寒顫的晨光中顯得異樣的蒼白。

「好罷，婁。」他聲音倦乏的說：「妳應該知道這些。他們已準備帶走立基，他要留在拘留所裡等候開庭。」

「不！」我叫起來：「他們不能帶走我的孩子！」  
我立時站了起來，衝到前面大廳去。我聽見警察拖拉立基的脚步聲在門外響着。

「立基！」我瘋狂似的喊叫，追向門口。  
他轉過了淚痕斑斑的面孔。「不要讓他們帶走我，媽

「他哀憐的抽泣着：『不要讓他們帶走我！』」

我無言的對着他，隱忍着欲出的淚水。「只不過一會兒，孩子。」我安慰他：「只要等到開庭。」但是我的聲音也沒有能帶出一點保證。

我緊緊握着立基汗濕的手。我再也不會忘記，他垂着頭走向等在門前的警車上去的情景。我的孩子，我漂亮的孩子，走向了她的牢獄！

我的情感，我的理智，已被這打擊弄得麻木了，最後我木然轉過身子走進屋裡。我不想和亞倫說話，但是他說：「親愛的，衰，妳得聽我說。第一，妳應該承認的事，就是立基真的做了這件事。當然我已給他請了律師，但是立基是有罪的，妳必得承認。」

我悲嘆了一聲。亞倫握着我的手，他的眼光中有些憐憫以外的表情——一些嚴酷，遲鈍的表情。

「妳應該知道，」他說，他的語句就像鞭打似的落下來。「這事可能發生在強尼身上，他們原想把強尼帶走，可是被維歐麗碰見了。他們得不到強尼，他們就弄走了佛爾曼的孩子。」

在他話時，我縮在靠枕裡，好像它們能把我隱蔽起來。我的頭腦拒絕承認，像他所說的這些是立基所作。

怎麼回事？醫生。他神經錯亂嗎？」

醫生搖了搖頭，他是一個外貌忠厚，態度和善的人。「並不，」他說：「我想他並不。妳的孩子是因為缺少良好的境遇，我們稱之為有精神病性的性格。」

他站起來，在室內來回踱着。「我不知道該怎樣說，威爾森夫人。我不知道立基為什麼會變成目前的情形——是他先天就如此，那就是他的環境有以使然。」

他的環境有以使然！我該負全部責任了！我回憶到幾年以前；如果我不會嫁給亞倫，如果我在愛莉霞死後就離開他。如果我不放立基到學校去，或是像我所應允的帶他離開那學校，或者我做了其中任何一件事，立基現在都會是個正常的孩子。如今我還有什麼方法補救，還有什麼方法能使我再恢復以前的我？

「至於卡麥倫的孩子，」醫生又接下去說：「無疑的早就該監禁起來。我不知道妳應該對立基怎麼辦，不幸的是我們不能療治這一類的病人。他並不是真的有神經病，是他需要幫助。」

「如果我們提出他精神錯亂，使他被監禁起來，那麼以後會如何呢？」我問：「如果他慢慢好起來，他能得到釋放，是嗎？」

「他是個殺人犯，衰，立基是個冷血的殺人犯！」他停了下來，這些語句就在我們之間飄蕩着。當他再說話時，他的語調中有了一種抑制住的憤怒。

「卡麥倫的孩子確是有神經病——一直就有的。他的確應該監禁到瘋人院裡。我請的律師認為立基也不太正常，我們可以請求把他監禁起來。」他彎下身，聲調的暴怒已不再是抑制的了。「可是現在我告訴妳，衰——我希望他年歲大得够上坐電椅，他根本就不會出生自然是最好，但他即然已到這一地步，我只希望他死掉。這樣我們可以把他由生活中忘掉！」

他竟這樣說我的孩子——我的立基！

× × × × ×

次日午後他們允許我去看立基，他幼稚的面孔已成了一付毫無表情的面具。他憂鬱，不喜說話。當我的眼淚忍不住湧出來——我不能忍住不哭——他走出去，再不肯回來。

這整個時間都像是在夢中——一個惡夢，它使我無法清醒。

精神病醫生檢查完立基後，我問他：「我的孩子到底

醫生點點頭。「當他到二十一歲時，妳可以請求一次精神測驗。如果他能得到神智正常的證明，他就可以得到釋放了。」

我想了想。「他可能再做出同樣的事來嗎？」我問。醫生極為憐憫的說：「威爾森夫人，爲了妳自己我勸告妳，最好是遠離這裡，忘掉妳曾經有過這個孩子。」忘掉我有過這個孩子！說起來多容易，但是怎麼可能呢！

在快要開庭以前，我又和立基談了一次，他似乎有點害怕，像是小孩需要大人的安慰和保證。

「他們要把我怎麼辦？」他問。「我不知道，立基。」我謹慎的回答：「律師已申辯你精神錯亂。」

「那就是說，我此後將終生監禁在那些瘋人群中是嗎？」他問。突然啜泣着跪在我面前，雙手抱住我的腰，頭伏在我膝上。「噢，母親，不要讓他們這樣。不要讓他們這樣。我情願死掉——我發誓，我將殺死我自己！」

我緊緊的把他抱在懷裡，知道以後再沒有機會能如此了。

「親愛的。」我說：「也許不會永久如此。」我告訴他醫生所說的話，他擡起頭來注視着我的眼。

「母親。」他說：「妳肯這樣做的，是嗎？等我二十歲時妳會設法領我出去。我能等這樣久，只要我知道妳肯幫助我。」

我用双手扶着他的頭，使他看着我「立基，」我說：「有一件事是我要知道的。如果你帶走了強尼替代那小女孩，你要怎麼辦？你也會——」我止住了，搜尋適當的字句。「你也會傷害他嗎？」

立基的棕色大眼並沒有躊躇，他的語調也很坦白。「母親，我不會傷害強尼的，我們只不過想嚇他一下。妳相信我不會害強尼的，妳不嗎？」

我希望我能真意的回答「是」。

「再告訴我，」我小心的說：「爲什麼你們要弄走那小女孩？爲什麼你要做出你所做的事來？」

他想避開我的注視，但我把持着他的頭不動。

「呃……我不太知道。」他說：「我們也並沒有想害她，真的。我們得不到強尼，基尼就提議以恐嚇她來替代。她喊起來，基尼打她使她住聲，於是她就不再呼吸了。因此我們也害怕了。我們想把她藏起來，別人不會知道她

能再輕於許諾，除非我真的能辦到。我將堅定信心，不爲任何人任何事務所動搖。

亞倫沒有去看立基，直等到開庭的那一天。他坐在她旁邊，双手抱在胸前，臉色平靜，毫無表情。忽然間我們好像變成了路人——彼此不相識的路人。

開審後的當晚，我們一同回家，他對我非常客氣，並且關懷我的舒適。但他並沒有真正的和我談話。

夜裡我緊抱着小強尼，似乎想要永遠不分離，似乎我能由他的完美無瑕中獲致充分的力量。

我相信，是因了亞倫的證述影響了最後的判決。他坐在證人席上，平靜審慎的述說着立基過去的歷史。他甚至知道了關於小貓的事——我認爲是隱瞞得很好的秘密。僅只當他述說到愛莉霞的死時，他的語音顫不成聲。他爽直他表示，他認爲她的意外實在是有計劃的謀殺。一個六歲孩子做的有計劃的謀殺。在他證述中，我時時感到，似乎全庭的人都能聽出當他說到立基時，他語氣中的忿恨。他始終沒有看立基一眼。在他述說時我只感到說不出的心痛。我原可救助立基的，如果在嫁他以前我就明白了立基。如果我在適當的時候明瞭了這些！

是誰。我們想把她埋起來，可是沒有鑿子，我們就只好把她包起放在汽車間裡。」

他的眼睛率直的看着我。「我從沒有想到要害她，母親，妳相信的，是嗎？我並沒有什麼不正常，我並不討厭，基尼才是呢，我並不，妳是知道的，是嗎，母親？」

他的目光哀求着，於是我便又點了點頭。

他聲調變得鐵硬的說：「所有這些事情的發生，都是那老怪物的過錯。他根本不喜歡我，也不願我在旁邊。我怕我接近他的小強尼，怕我會傳染他些什麼。他又把我送到那個學校裡去，母親，我想做出些事來傷亞倫的心，報復他把我放在那個學校裡！」

他的聲調破碎了，頭枕在我膝上。我抱着他，輕輕的前後搖着他，低聲的呼喚着他。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漂亮，不愉快的孩子！

他重又擡起頭來看着我。「妳將會幫助我嗎，母親？

妳答應幫助我嗎？」

我無言的點了點頭。

「以前妳曾經答應過我一次，」他目光炯炯的注視着我。「但是妳沒有守信。我怎麼能相信妳這次會呢？」

我注視着他的眼睛，知道最後判決的時候到了。我不

接着就到了那一天；我坐在群眾擁擠的法庭裡，聽着黑衣法官宣告我的兒子精神錯亂，並且終生監禁於瘋人院中。我兒，他僅只十四歲——高大，強壯，而且漂亮聰明，有着遠大的生活面着他。

在他們要把他帶走以前，我去看他。他的面孔就像他在幼小時似的，他的手濕熱的握着。

「母親，」他說，聲調抖顫着。「母親，你不會忘記我的，是嗎？」

「我不會忘記你，立基。」我堅定的說。

「妳會照妳答應的話做嗎？妳不會離開到別處去，把我留下嗎？妳答應？」

「我答應，親愛的。」

回家後我只想騙到床上去——爬到溫暖的床上，吃下一片安眠藥，隱退到黑甜的睡鄉裡去。但是，亞倫握住我的臂膀，引我向起居室。「現在我們必得談一下，」他說。

「是的，」我遲鈍的回答：「是的，我想我們應該談一談。」

亞倫把我安置在那張大安樂椅上，他就開始在屋內來回踱着，双手背在身後。

「我已經準備好了我們的遷移，裘。」他開始：「這所房子已賣掉，我們遠遠的搬走，遠離開這裡。立基已經完了，他再也不會騷擾我們，我們此後也可以把他忘掉。」

他停在我椅子旁邊，向我微笑。「這樣如何？只有妳，強尼，和我，共同生活在平和之中。」

好半天，我僅只瞪着他，不相信是眞意。「我不能這樣，你不知道嗎？我必須留在立基旁邊，我必須在他們允許的時間裡去看他，盡我的力幫助他。醫生說過，等他到二十一歲時，我可以申請精神測驗。我不能離開，要做的事太多了。」

亞倫看着我，以爲我失去了神智。「裘，」他說：「我怕沒有聽對。妳不是眞的有意要等到有一天再把立基領出來？」

「我要的，亞倫。」我回答他：「我答應了他，我要的。」他又開始來回踱着，同時語句像是洪流般的湧出來。

「妳大概也胡塗了。」他說：「妳預備過什麼樣的生活？妳以爲我還能忍受多少？我已經走到盡頭了。而且強尼——強尼怎麼辦呢？他對妳沒有什麼關係嗎？妳願意妳和他的一生讓一個殺人犯的陰影毀壞了嗎？您願意嗎，裘？」

立基是我的——再沒有別人會幫助他，我不能離開他，把他忘掉。」

「我真願意他死！」亞倫粗魯的喊。

我們之間沉默了半晌，亞倫又說：「裘，設若你能領出立基，又怎麼辦呢？你能對他怎樣，設若我們自身發生了什麼事情？妳肯把強尼留給立基嗎？妳願意強尼把一生時光都消耗在看守立基，使他不出毛病嗎？」

「立基是我應負的責任，亞倫。」我說。

「好罷！」他忽然下了最後的決心。「強尼和我還是要按着我的計劃離開這裡，我永遠也不要聽到立基。妳留在這兒，如果妳願意如此。也許有一天——好罷，如果有什麼事發生在立基身上，那麼妳可以到我們這兒來。我真不知道妳怎麼能捨得強尼，他也是妳的孩子！」

「我知道，亞倫。」我吸泣說：「但是強尼不會有問題的，強尼聽話，健壯，也很正常，並且有您照顧他。立基誰也沒有——在這世界上除了我誰也沒有！」

他們已經走了——亞倫和強尼，他們已經走了。我孤獨的留在看守所旁的一間小屋裡，我已找到職業。在訪問的日子我去看立基，並且帶他到他們許可的地方去。每次他

我看着他，軟軟的搖了搖頭。「我要這樣，亞倫。」我說：「他是我的孩子。我全心的愛你和強尼，可是我不能單獨的留下立基在這裡！」

亞倫停在我面前，伏身向下，兩手扶在椅背上，我也就被圍在這小圈中。「裘，」他說：「這是最後了，立基再也不能回到我的生活裡——不能回到我和強尼的生活裡。難道這些對妳還不夠嗎？難到妳看不出立基不正常嗎？那是因爲他有精神病，一直就有。妳想他會改變？妳要把他領出來，讓他再去殺害別的無辜——也許會是強尼嗎？是嗎，裘？」

我沉入在椅子裡，他的話像體罰似的打在我身上，但是我還是固執的搖了搖頭。

「我一定要這樣做！」除此以外我再也沒有別的話好說了。

亞倫力竭的長嘆一聲，倒入沙發中。「強尼也是妳的孩子，」他疲倦的說：「他怎麼樣？妳知道，僅只因爲雜歐羅半夜醒了，他才沒有被殺死！如果立基殺死了他，妳也會如此嗎？」

我把頭埋入手中。「我不知道，」我說：「我只知道

都計劃着，計劃着我領他出來以後我們要做的事，我聽着他的計劃：並且應允他：……也在盼念着這一天真的來臨。

夜裡，我睡在孤單冷硬的床上，爲了我的丈夫孩子，和我們本來可以有的共同生活吞咽着苦痛的淚水。

如果不是爲了立基。

原載 True Confessions Nov 1950

註：Reform School 又名改過局，用以監禁並教悔邪惡，精神不正，無業流浪之青年。

萬事莫如防空急

無空防即無國防

保衛臺灣要充實防空力量

預防空襲重大損害加緊疏散人口物資

如要維護生命財產安全必須籌建防空避難蓄水設備

提高空襲警覺加強防護措施

要以克難精神完成防空設備

防護工作是國民應盡的義務要人人盡責事事出力

防護設備是安全必要的措施要時時有備處處設防

空襲防護是衛國保民的神聖任務要全民動員通力合作



## 寡人無疾

Vera Henry 著  
友 姬譯

吉士德·唐布萊夫人想，這真是一個愉快的宴會，她的束腰帶仍然很鬆適，依莉娜的茶做得非常可口，却並不太油膩，而且吉士德也吃得適意。要勸說吉士德·唐布萊先生去參加某一個宴會，真得要拿出大將軍出奇制勝的策略來才行，可是要請他回府那就更要難上百倍！等一下她就要應付這一難關了。

她微笑地看着他向美麗的女主人靠過去，唐布萊夫人想他頭上的灰髮已經很顯明了。

她時常爲那些當初沒有嫁給吉士德的女人表示歉疚。看到了她的眼神，他隱了隱眼，以一種迅速可靠的目光告訴她，他的眼睛有時會不老實，可是他的心是從不會的。感到了滿意，唐布萊夫人又把她心靈之窻轉向身旁的隣居。

他，瘦小得像一棵青菜，兩隻耳朵像是油煎山芋，頭尖尖的像隻茄子。他是一位醫生，剛自旅居了十二年的菲

脫離文明生活太久了，短時期內一定是不易於回復常態的

「史哀默醫生，」唐布萊夫人平靜和善的說，顧念着周圍的環境，「我怕你誤會了，你似乎忘記了那些社會上應有的禮儀。」

史哀默醫生低下頭看着排列在面前的餐具，口中咕嚕咕嚕的似乎是沒有力氣把話說出來。

一些學生時代的傳聞重又浮上唐布萊夫人心頭，她記起會聽說過蠻荒的炎熱和野蠻會如何的毀滅了白種人的道德，倫常，她想起了以前讀過的那些描述傳教士的小說和戲劇。這些故事深深的震驚了她，以致她和另外一位同學一口氣吞完了整盒杏仁巧克力都嚼不出一點味道。不能自制——唐布萊夫人想——真是奇特而又可怕的病症，誰能相信在她旁邊這無害的小人物竟會有這這種怪異的隱疾呢？當她的尊嚴和友善受到了如此難堪的侮辱時，她幾乎想立刻離席躲開他，但是這將太過份了，有了幾年來嚴格的社交修養，她就仍保持着那種晚宴上應有的笑容。

史哀默醫生由於羞恥也許是激情，漲紅了臉瞪視着唐布萊夫人。這人大概已整個瘋狂了——唐布萊夫人想——說不定他會失去自制，直接攻擊上來的。她向丈夫送過去一個

洲回來。依莉娜會特別請求唐布萊夫人善意的招待他，唐布萊夫人思索着他的大名，史哀默，是了，史哀默醫生。他是顯然的感到窘迫不適，唐布萊夫人不能忍受看着旁人舒適的，於是她獻出了她那溫暖，友善的微笑。

「在你離開這樣久以後，紐約是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急忙的吞下了一口水，似乎想藉此潤一潤喉嚨。他的聲音啞啞破裂，好像是愛迪生剛發明的圓筒留聲機。

「我已經有五年不會見到過一個白種女子。」他說。

「真的？」唐布萊夫人說，突然聲音更尖銳的；「真的！」她驚恐的想到大概她作得過於友善了，因爲在椅子下面她膝頭感到一般壁實的決不會錯的壓力。

無論是他的長居蠻荒，或是他的近視，都會使他只要遇見一位女人就會認爲她是美若天仙的。

唐布萊夫人把她的肥腿移向安全地帶，她一生不會有過如此無禮的遭遇。可是她仍然不太苛責他。史哀默醫生

求援的眼神，但是她丈夫却正全神貫注在依莉娜身上。她急速的拿起了叉子，看着它上面的尖齒，預備用它來作抵抗的武器，沒有時間用來驚恐了，她必需先發制人，控制住環境。「史哀默醫生，」她尖聲的說：「你該爲自己害羞，因爲你是一位我願以友情待你的生客，對於你這種無禮的態度，實在是無可寬恕的！」

史哀默醫生的兩隻眼睛在厚重的鏡片後面睜得圓圓的，他的臉色由紅轉變成了洋蔥色。張開了嘴，似乎像是需要重新旋緊發條，嘴唇動了半天，却沒有聲音發出來。

唐布萊夫人昂然的轉向了另一隣居，愛爾金先生，一位會計師又是鈕扣收藏家。她腿上的壓力來了，不過這次是來自愛爾金先生這邊。一時唐布萊夫人驚惶的想到莫非這次新買來的香水真像廣告上說的那樣效力宏大！她低頭看了一眼褲子下面，原來辛巴——依莉娜的愛狗——的大黑鼻子在下面發着，嗅着她的腿要東西吃！

這一誤會使唐布萊夫人覺得窘迫萬狀。

她首先想立時闡明事態的真相，繼而一想覺得不大妥當。史哀默醫生無疑的已經被她的攻擊弄得不知所措了，再要讓他知道她竟把小狗的乞食誤認爲是他的熱情發作，那就更要有味了。

若是吉士德或是依莉娜再知道了這回事，那她真將無地自容了。

空氣變得熱不可耐，唐布萊夫人急出了滿身大汗。在像她這樣的貞潔的一生中，實在太少有機會要她付出全付的判斷力來應付當前這樣的一個難題的。她回憶起有生以來所有的過錯，她記起那件最不愉快的事；當她五歲時，因為怕羞而不敢去訪問廁所在何處。她又記起有一次公園中偷折一枝玫瑰花。又有一次，在某名劇演的休息時間中，她會和一位完全不相識的人談話，並且答應了他的邀請一同去午餐，當然她並沒有再和他交往下去。

唐布萊夫人會聽過一位講學師說：當你情感受擾不愉時，試着去想一些輕鬆的事物。於是唐布萊夫人開始去想她的孩子，巧克力糖，乳餅，小餅。她依着次序想下去，金條，木板，水果，火車……。

有人——唐布萊夫人想——將會寫一個非常出色的劇本，描述一個永無休止的宴會，到最後客人們一個個相繼死去，淪入地獄。

她不再怪責史哀默醫生處處躲避着她，可是席後在休息室裡他顯然是對每個人都躲避，對每個人和他說話的人都畏縮。

唐布萊夫人真想哭出來。在她腦中活生生現出一付圖畫，史哀默醫生在叢林裡，睡在他的吊床上，數着一天天的日子，每一小時，每一分鐘。望着再和昔日的友人重聚，如今他回來了，渴望着友情與和善。但是她却像潑婦似的對待他。這令他如何的不解，如何的傷心！

唐布萊夫人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不管這對她將是如何嚴重的恥辱，她必須向他說明並非是他有失禮的地方。

當宴會——除了吉士德——將散時，她找到了史哀默醫生。扭結着手中的花手帕，想着美麗的陽光閃耀在深藍的海面上，她勇敢的開始了：「史哀默醫生，我真是非常抱歉，我不知道你對我如何想法。」

他緊張的向樓下大廳退去——那沒有什麼關係，唐布萊夫人，那沒有什麼關係。我確知在我離開這樣長一個時期後，許多事情都會改變得很厲害的。」

沒有容她再多說一句話，他已到了廳裡以一種驚人的速度衝出了大門，甚至都沒有停下來向主人道別。

唐布萊夫人驚惶失措的看着他，好了，她煩惱的想，的確他正是一個奇特的小人物。

但是並沒有過多久，唐布萊夫人就突然想起了一件曠駭心魄的事情——萬一辛巴也用鼻子嗅過史哀默醫生的腿的話……！



## 橋牌雜話 (一)

Arfed P. Sheinwald 原著  
唯 詮 試譯

「避重就輕」(Avoidance)之道：

如果打橋牌就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祇是先把你自己的愛司老開拿掉，再讓你的對手拿去其餘的

牌，恐怕將沒有人，會被打橋牌的問題所困擾了。橋手們的法門，就在於能夠無中生有地多打出一副或幾副牌。——這當然並不是一瞥間就可以明顯地看到的事。

照一般有經驗的橋手們所知道的，有許多不同的路子，都可以增加獲得的牌數，假使我們來擇要地試行這許多辦法，就會看出來，「避重就輕」的原則被運用時，對於每種辦法將發生怎樣的影響。

「打落法」(Playing for a Drop)：當你在握有的一色長的牌組 (Long suit) 中，有幾張領頭的大牌的情形下，有些時候最好是先出最大的牌，其餘的人當然得跟着出

同樣花色的牌；你再一直出下去。他們的中等牌就收陸陸續續地被你的大牌「打落」了下來。此後你這一長組牌裡剩下的小牌，就自然而然地完全昇級變成好牌了。

「巧取法」(The Finesse)：這個辦法就是企圖以一張不算最大的牌，去獲得一副牌。這種企圖的達到，完全基於「座位」(Position) 的優勢。若舉一簡單牌勢作為例解如下：

北 32	東 KJ
西 109	南 AQ

假定南家先出牌，他將要用他的 A 先拿到一副，其餘的一副，只好讓東家的 K 去取得了。

假定北家先出牌，東家就必須在南家出牌以前打出他的 K 或 J，設若東家出 J，南家就出 Q，西家無法打倒這個 Q，這副牌就被南家拿去了。Q 原不是這種牌裡最

大的牌，可是南家就仗着它也同樣地獲得一副牌。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座位」的優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假使我們把東家和西家的牌，倒轉過來，就成爲以下的形勢：

北 32	東 109
西 KJ	南 AQ

照上面一樣，還是北家先出牌，情勢却大大不同了。在東家打出10或者9以後，跟着南家也就不得不無可奈何地打出他的Q。這時無論如何西家的「座位」總在南家後面，就憑着這一點的便宜，他就穩穩地用K拿了

這副牌。

照以上前一個情形說，南家就佔了「座位」的優勢；再照後一個情形說，却是西家佔了「座位」的優勢。同樣地都是因爲他們坐在敵方握有大牌的一家的下家；這也就是「座位優勢」的涵義所在。

「故讓法」(The Duck)：有些時候你發到的牌裡，有一個牌組，由AK領頭，並且張數很多，但是沒有Q和J。打通這種牌的一個辦法，就是先出領頭的AK，再出其餘的小牌。另一個辦法，是故意讓敵方先拿一副或兩副牌，然後才打出你的大牌以至所有同樣花色的牌。當你握

在打橋牌的過程中，有一種情形，就是要讓敵方任何一家有一次上手的機會，他就必然地拿去你註定失去的幾副牌。假如遭遇到這樣的難堪情況，你必須要覓取一條最好的途徑，設法繼續不斷地拿牌，在你的合約(Contract)完成前，勿使出牌的權利，淪於敵手，設或真正無法可想，竭盡你的智能，也不能在敵方上手以前，湊足合約需要的副數。你就得儘可能使你手中剩下的牌，向逐漸變好的方向去做；同時希望你的敵方，即使上了手，也難能打破你完成合約的計劃。

有時你有着特別好的運道：你把牌送進敵方任何一家手裡，因此他却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紙牌先天的分配形勢，造成在最經濟和最快速度裡，簡簡單單地把你剩下來的牌的一部或全部，都昇級而變成了好牌。

另有一種情形，兩個敵手，因其座位的不同，其上手後對你的影響，也就有異。上了這面的手，對你毫無傷害，上了那面的手，却將大不利於你。後者在橋戲中的術語叫做「重手」(Danger Hand)。打橋牌的目的當然在於多拿牌，就得想方法避免任何一副牌。落入重手，以防促成他在上手以後，產生出對你有利的後果；這種打牌的藝術，也就是本篇的命題，謂之「避重就輕」(Avoidance)。

(未完待續)

有控制一種花色的牌的大牌在手，却故意讓敵方先拿一副牌，以便打通全局，這樣的打法，就叫做「故讓法」。「力奪法」(Ruffing)：當你手中某種花色的牌已經出完了，或者根本沒有的時候，你就可以乞靈於打出王牌(Trump Card)的絕着。

利用「力奪法」而贏得到的牌，是橋牌制度所賦予王牌的特權；有了這個特權，可使你的得牌總數增加，並且幫助你把另外的許多牌變好。譬如你用王牌「力奪」了一種花色裡的一副或幾副牌，敵方這種牌都出完了；你和你夥伴(Partner)兩家，一家雖已老早沒有這種牌，一家却存尚豐，這些剩餘下來的牌，就通通變成好牌了。

「犧牲法」(Sacrifice Leads)：打牌打到沒有更好的路可走時，明知一種花色的牌，握在敵方手裡，有時仍然不得不出這色牌，讓敵方先拿一副或幾副，這就是犧牲性出牌的方法。這種方法應該在你預料在敵方大牌打出後，你將會有拿到一兩副牌的機會時，才值得使用。

「重手」(The Danger Hand)：假定在一種情形下，爲了想取得以後的一副或幾副牌，你就得先讓敵方拿牌。到了這個緊要關頭，你一定要考慮到，讓敵方上手後，將造成一個如何的局面。

## 皮卡叟的畫

羊 粟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初，皮卡叟夫人經法西邊境，法國關吏依照例行公事檢查她的行李時，發現一面張於架子上的帆布，因此引起他們的懷疑。

「這是甚麼？夫人。」關吏之一問着。

「那是我的畫像，我的丈夫皮卡叟所畫的。」

「噢，不會，那絕對不是！稅吏說，「這不會是一張畫像，夫人，這是一件機器圖案。」

皮卡叟夫人極力想使他們相信，那的確確是她的

一張畫像——但是不能成功。他們的爭論點——畫像或機器——雙方激烈辯論着。

最後關吏請來一位對這題目的權威者：一個工程師。

工程師仔細的走過那架帆布，用尺量了一量，記着圖表，而且從每一個角度觀察着。過了半個鐘頭，他轉向急迫等待着的關吏，說出他的結論：

「我親愛的朋友，那即便是一件機器——但也不能工作！」

皮卡叟夫人繼續着他的行程——她的畫像和來其他的一切。

「她的頭頂和双手都已乾枯凋萎，她的襪子糾扭在瘦峻的小腿上，她的嘴乾枯地緊貼着一無所有牙床！」



## 怪屋老婦

天岳

姓名是潑爾扶——拉維娜潑爾扶，老小姐，住址是在

開揚路。愛爾蘭把車停在市中心的廣場上，舉起臂來，把腋窩下掛着的左輪鎗安置得更妥當點，於是搭上一輛公共汽車。

這是一幢洋灰造的二層樓房子，髹漆着綠色，一條洋灰的走廊是後來才添上的，也漆上綠色，却遮蓋着許多常春藤，沿着繩索爬滿了牽牛花。地上的天空，裹絆住人的脚步，那週圍的胡椒樹把院子都蔭蔽住了。

走廊裡安放着一排已經破爛不堪的搖椅。除了那一片綠色的藤蓆之外，再無可看的景色。幾線陽光從隙縫中射進廊內，分外地顯得這地方暗淡和陰寒，像在水中看到的光線一般，搖擺地穿過在風聲中沙沙作聲的藤葉。

一個少女應聲前來開門，她年青而美麗！談話時帶着

甜蜜笑容。

愛爾蘭道：「我是看房子來的。」

她說：「噢，是的，請進來吧。」

屋子裡椅桌上積滿了一球球的灰塵。窗牖邊的花盆成一個半圓形，那些盆架大半是少了一條腿的。天花板中央懸着一座巨大的紫色燭台。

女孩領前走了一段扶梯，她的年紀較愛爾蘭觀念中的人物不知年輕了多少。而報告中却說是一個老婦出租房屋

黑色的扶梯欄杆，摸上去就覺得有一層軟軟的污穢。梯級上鋪着綠色地毯，但每級的中央都已踏成一個橢圓形的破爛痕跡。他們往上走過黑暗、腐霉的一層之後。到達樓上一間被陽光照耀的客廳。

那少女打開一扇門，道：「只有這間是空的，六塊錢

房內有一張銅床，一口梳妝台，兩把堅實的小搖椅，椅背上縛着污穢的布椅套，一盞用綠色玻璃罩的電燈，和一張漆着朱紅色的洗臉台。兩塊摺疊着的毛巾，一隻大甕和一只盛放肥皂液的水瓶，安置在洗臉台的架子上。牆上貼着廣告畫片，它的藍色天空已被陳舊地泛成黃色，弄得不成樣子。從窗中可以看到後園的泥地和一間土磚砌成的井屋及它的一扇鐵門。

「這裡的一切，看來不值得要我付這樣的房租。」愛爾蘭道。

「這是是比較大的一間了，而且是新近糊的壁紙，」少女道：「這點就要五元五角，所以潑爾扶小姐說她應該稍許收得多點。」

少女穿着鮮艷黃色花的格子襯衫，因此就使她顯得依舊很年輕。她的棕髮修剪得短而捲曲，往裡做成一個圓環形，愛爾蘭想，這一定是慘澹經營而做成的。她的棕色皮膚正和雪白的工件外衣相映成趣。她裸着腿，穿了一双像跳足尖舞用的軟鞋沒有後跟。

「我以爲妳是潑爾扶女士。」愛爾蘭道。

拾穗

女孩笑道：「不，我叫瓊妮泰，我祇在這裡工作，或許她只會要你五元五角，假使你能對她講些好話。」

「好吧，我就在這裡住下了。」

「今天晚上潑爾扶小姐，回來以後，你可以把錢付給她。假使你願意說出你的名字，那末我可以轉告她。」

「英格蘭。」愛爾蘭道。

她道：「英格蘭先生，」於是她從黃色的襯衫口袋中掏出筆記本寫上名字。「這裡的鑰匙在門上，樓下的前門是常開的，所以你用不到這屋子的鑰匙。浴室就在客廳後面。我想什麼都全了吧，如果你還需要什麼，只要叫我好。」

「我會這樣做的，」愛爾蘭道。

她微微一笑，光潔的棕色面頰上現出一個笑靨。她道：「或者叫潑爾扶小姐也可。」

她轉身離開房間，愛爾蘭仔細地諦聽着，直等她走下扶梯。

隔了一回，愛爾蘭走入客廳。對面的浴室門正好開直着，可以看見裡面的水管和浴盆，愛爾蘭迅速地沿着客廳走過其他間，他沒有聽到任何聲音，一切都沉靜地，於是他就敏捷地察看各室。這裡共有六間，其中二間的門鎖着，

可是用他的房門鑰匙一試，就打開了。

他沒有找到任何東西可以表示某一間是奧勃林住的，直到最後他找到緊靠着自己的那間。這裡面也沒有特別東西足資證明是奧勃林的臥室，梳妝台上沒有照片，只有一柄剃刀，一柄木梳，及一支牙刷。壁櫥內掛着幾套斜紋布的工作服，都是簇新的。這可能，當然啦，這人一定最近遭了火災和盜竊之類的事了。愛爾蘭心想這一間的主人大概是奧勃林了。

他回到自己室內，燃了一支煙，站着想了片刻，於是出去了。

到了市區，愛爾蘭把車停進車間，拿着手提箱，再乘公共汽車回愛爾扶小姐的屋子。

他走進房內，把手提箱放在衣櫃旁的地上，拖了一張搖椅放在窗邊，於是坐下。隔一回他打開窗子，脫掉外衣。他的自動手鎗掛在腋窩下的皮套內，那條子彈帶兜過肩頭圍在背上。

鄰室的主人在五點多鐘回來，換了衣服出去吃晚飯，愛爾扶小姐是不供給膳食的。愛爾蘭迅速的抓着機會，當鄰室的人走過客廳時，他在門縫裡瞥了一眼。他看到一個身材高大，步履輕捷的大漢，有一張圓圓的和氣的臉。

愛爾蘭小心地道：「你不知道我，」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百元的鈔票來握在手掌內。

她急促地點點頭，吐出一口長氣。她走進房間隨手把門合上。

他道：「我知道，因為你有一支手鎗，」她把手合在胸口深深地呼吸着，她的那種顫抖的神氣也沒有了。

這鑰匙孔，愛爾蘭滿意地想。

「誰送你來的？」愛爾扶小姐問道：「你不能開頭這樣對付我。我想你也許是個警察。」

「埃迪吐爾不是在這裡嗎？」

「這是二星期前的事。他不會對任何人講這一點的。」

愛爾蘭想了一回，走近她跟前。他道：「他知道警局的人也釘着我。所以，如果我穿過了境界，我們可在一起了，你可以同樣地用運送他的方法來送我離開。」

愛爾扶小姐的淡黃色的眼白裡起着陰翳，她在思索。「他沒有說過要送什麼人到他那邊去。」

「我告訴你，他一定在想我是被警局抓住了。」

「這仍不能解說他必須要見你。」愛爾扶小姐發抖的嘴唇露着嘲笑。「他有錢，不是嗎？」

他的手上好像染着機油，密探愛爾蘭想，這是清清楚楚地在他身上寫着奧勃林，一定是他。

六點鐘，有人敲他的門，愛爾蘭故意不響。叩門的聲音重復響着。他從椅中站起，面對着門，希望能使那個人可以從鑰匙孔中看到他。

那是女人的聲音，道：「英格蘭先生。」

愛爾蘭穿上外衣，走過去把門開了。

一個鼻鷹似的矮小老婦，站在客廳內，她的頭髮乾燥而花白，圍了一條暗紅的罩裙，拖着一雙黑色的絨拖鞋。

也許有一個時期她也很有誘人的，但現在貪婪的心佔領了她。她的頸項和雙手都已乾枯凋萎，她的襪子糾扭依附在瘦皎的小腿上。她的嘴乾枯地緊貼着一無所有的牙床。嘴唇邊生着一顆小瘤。她的藍色眼珠已失去光澤。她凝視着愛爾蘭，冷酷而緊張。愛爾蘭想她需要配一付眼鏡。

愛爾蘭道：「是愛爾扶小姐嗎？」

「我來拿房租，」愛爾扶小姐啞着嗓子道：「六塊錢。」

愛爾蘭道：「進來罷。」

「這要六塊錢。」愛爾扶小姐低啞地道：「房間是新裝飾的，床是屋裡最好的一張。」

愛爾蘭皺着眉，就笑起來。他道：「我們不要太傻了，姐姐，我也帶着大批的貨，假使有人要相我，這應該是我的事，但我不願這樣做。我要走，越快越好。今晚上行得了嗎？」

「我不知道，假使我來得及安排的話。你這樣的急嗎？」

「在這裡他們到處尾隨着我。我想我早晨在阿爾盤克時就要和他們開火了，但我不願把事弄大。」

「你在這裡是安全的，除非你笨得走在門外讓他們看見。你要花五百元才可在這裡就到明天。至于運費多少我還不知道，等我問清了再對你講。」

「我只要在這裡就一夜，」愛爾蘭道：「我不想把房子買下來呀！」

她的貪婪的眼朝他的手提箱狠狠地瞥了一眼，她低啞的喉音咕咕地道：「假使你不願意付，滾好啦，我可以不管。」

「好吧，我付好了，但是五百元到底數目不少，」他給了她五張百元大鈔。「這裡面不是包括一點吃食呢，總不能叫我餓死呀？」

「我會把吃食送上來的，任何人叩門都不要開，也不

要讓人家在窗口望見你。」

她把錢握得緊緊的，就後寒她的罩裙裡。

她說：「隔一個鐘點我會把晚餐送來的。」

她就走了……

這案件是出在一家保險公司。一個月前保險公司有一筆四萬元鉅款在紐約被埃迪吐爾盜走，他向西部逃之夭夭，據眼線報稱他有去墨西哥之意。警探跟蹤着跑遍了聖太安，新墨西哥，但到這裡他突然像被大地吞沒似的不見踪影了。最後的線索是從一個公共汽車站上得來的，有一個人或許就是吐爾，在午夜搭公共汽車，詢問開楊路的所在

開楊路上沒有客棧，只有一家出租的屋子，價廉而高尚，那就是潑爾扶小姐所有的一幢。一個保險公司僱用的偵探，叫奧勃林的就租着潑爾扶小姐的一個房間，想從這裡探得一些端倪。他發現潑爾扶小姐不是一個好貨，幾年前在東方，她在另外一個化名之下曾犯過二次案，都是窩藏罪。所以得到的結論是，她還在操着舊業。

現在，她到底是老手了，幹得絲毫不露痕跡，沒有人會起疑到她的屋子，她雖然窩藏逃犯，但也有選擇的，所

以即使這種額外顧客很少有，收入却仍可觀，而且她的前幾間住的都是正當的人。她的正當顧客大半是工人，每星期付五元到六元租金，無可懷疑。他們決不會想到常有怪客住在隔壁，會付五百元租金過一夜，而且躲在房裡不敢出來。

奧勃林的報告中說，吐爾毫無疑問地在這裡住過一個短時間，也許後來上墨西哥，但究竟那裡去了，或者是潑爾扶小姐設法把他送出聖太安，溜過邊境，那就不得而知。這不是一件易事。他沒有把潑爾扶小姐的智謀估低。

所以山姆愛爾蘭就被派作這份吃重差使，要冒充一個潛逃者，誘出潑爾扶小姐運送埃迪出境的那條路線。她對這項工作做得漂亮極了，將一個逃犯安安穩穩地送出聖太安，竟然瞞過了所有派在公路，火車，汽車上的監視者，現在他逢上她了。她的那種顫抖的樣子並不神經質，這點他看得很明白，他覺察到她的淡黃色眼白裡正隱藏着令人戰慄的計謀。任何在罪惡中長成的人都有這種神氣。

到現在為止，每件事都很好。奧勃林也在身邊，報告中說他住在這裡，這就足見寬心，愛爾蘭對他，除了從報告中得知他的名字之外，全不相識的。所以也無從和他連

絡。但命令中要奧勃林先安排一切，再在暗中監視，如果需要他幫助時，他自會出來。此外呢，潑爾扶小姐還是按着老規矩做事。她已經承認吐爾來過這裡。她已答應替愛爾蘭仿照吐爾的老樣，設法偷逃出境。一切看來都順當，到目前為止。

隔了一會，愛爾蘭踱到窗前。這女孩，瓊妮泰，正坐在後園的帆布椅上剝豆莢。

她是個整潔精明的少女，愛爾蘭想。他在懷疑她還是幫着潑爾扶小姐做正當的工作呢，還是幹罪惡的一面？還是二面都幹呢？她在這裡工作，那末看來這裡發生的一切她應該都知道。但也許不。他希望不會。可是也不能單憑着面貌來判斷人的。他禁不住動情了，她是真美麗。可是當了偵探就不能動情，這就是危險。愛爾蘭突然感覺他希望世界上沒有一個偵探，沒有吐爾，也沒有古怪的潑爾扶小姐，那該多麼好呀！假使真能這樣，他一定要走下樓請求她去看電影了。

她的膝踝交叉着，低下頭，她的手熟練地工作。她穿了一黃色的襯衣，綠色的豆莢在玉指中剝落。後園中有棵木棉樹，瘦弱而半禿，但在落日的光輝中閃閃着銀色，一隻

反舌鳥在樹尖的枝上發出噪耳的叫聲。它忽然振翼飛起，停留在井屋的頂上。

瓊妮擡頭看着，臉帶微笑。她聽見愛爾蘭站在窗口，於是招呼道：「噢，哈囉，它不是很討厭嗎？」

「有點，」愛爾蘭答道。女孩愉快地笑着。

她站起身來把豆子集在盤裡，抖去襯衣上的豆莢，把籃子掛在手臂上。她走過來站在窗下，柔聲的問道：「你都準備好了嗎？」

愛爾蘭慫恿地往下看着她。

她說：「我意思，事情弄好嗎？」

這樣看來她什麼都知道。愛爾蘭想：唉，可惜。

他毫無表情地道：「差不多了。」

「祝你有好運氣。」

愛爾蘭一言不發，滿腹的不快。她已走進屋裡，他聽到後門的關閉聲音。

他坐下，燃了一支煙，但煙味又苦又澀，他把煙拋去他記起了那個鑰匙孔，他從箱子中拿出一疊新鈔票，用熟練的手勢數着，取出二千元來。潑爾扶小姐的那筆運輸費想來不會超過此數。他核對着鈔票上的號碼，沒有錯，和

他記錄本上抄下的一樣。

他等着，斜陽漸漸地在紫紅色的山後。銀月已升上高空，天幕慢慢地轉黑，月色是愈來愈潔了。

愛爾蘭扶小姐叩着門，道：「晚餐送來了。」

愛爾蘭在黑暗中穿過房間，旋開鎖着的門。客廳內的暗淡燈光在愛爾蘭扶小姐背後亮着，襯托出她瘦小的影形，活像一個鬼怪。她走動時顯得有點心神不寧。

她說：「把燈旋亮，我不願把東西都摔碎了。」

愛爾蘭把罩着綠色燈罩的電燈旋亮，愛爾蘭扶小姐將餐盤放在梳妝台上。晚餐中有一塊牛肉，少許青豆，一片薄薄的白脫麵包，和一杯黃澄澄加上罐頭牛奶的咖啡。

「這種晚餐！」愛爾蘭道：「你想你自己能受用嗎？」

「假使你不愛吃，你就不吃好啦。」

「我更黑咖啡。」

「祇有這樣的，我不耐煩再煮新鮮的。」她走到竈邊，把竈簾子用她戰抖的手臂拉下。她說：「我已經接洽過了，你或許在今夜就走得成。」

「我沒有別的希望，就想快走。我怎麼走法呢？」

「到時候你自然會知道。」

洗碟子的聲音，愛爾蘭聽到瓊妮泰在工作時的歌聲。

愛爾蘭扶小姐用手拉着他，將通室外的門旋開。

愛爾蘭道：「這事情那女孩知道多少？」

X X X X X X X X X X

愛爾蘭扶小姐拖曳着他的臂膀，於是他走出室外，原來這就是後園。「你就只願你自己的事吧。」她咒罵道。

「我想知道——就這一點而已。」愛爾蘭道。

「你假使要保牢你的頭頸，最好還是少轉女人的念頭。」

她用鑰匙打開井屋鐵門上的鏈鎖。

她說：「小心點。」她抓住他的臂膀帶他進去「不要放下你的手提箱，」她警告道：「它會掉下去的。」

她把門關上，捺亮了一支手電筒。屋中泥地上有一口圓井，約有一碼寬的口子，邊緣上包着發鏽的銅皮。牆角裡堆着少許木板。

「你候在這裡，」愛爾蘭扶小姐道。手電的光在她手內搖幌着。「當你離去的時候，在這裡沒有一個屋內的人可以聽到聲音，這不會太久的。你可以好好地坐下，同時留神你的手提箱。」

愛爾蘭放下他的箱子。

她站在房間中央，眼睛瞧着那只箱子，就是愛爾蘭拿錢出來的那只。她嘴唇上的小瘡動了一下，乾枯的嘴角邊露出一絲暗笑，於是走出去關上門。

牛肉的滋味像木屑石灰一樣，愛爾蘭嘗了一口之後立刻放棄了。他再試了試青豆和麵包。然後燃上煙捲，勉強地飲了半杯咖啡。真是難吃之極。

愛爾蘭扶小姐又在叩門低聲細語道：「你準備好嗎？」

愛爾蘭本能地發覺在他進食時，她沒有離開過客廳。但這也不能證實，或許她走開了又回來。因為她的舉動像貓一般，毫無聲息。

「進來，」愛爾蘭道。

她開門進來，乖戾地道：「你應當永遠把門鎖上的。現在拿起東西來吧。快點。」

愛爾蘭站起身來，檢起提箱。他還沒有聽到過有那一位房客回宿舍。顯然的，奧勃林也在外面。他不知他該怎麼通知他才好。

她耳語道：「儘可能的走輕點。」

樓下，屋子是浸沉在一片黑暗中，他們靜靜地走過一排花盆。這裡有股子怪味。愛爾蘭想或許是花草的氣息。他們穿過起居室走入客廳。在客廳背後不知那一間，有放

他說，「等一下，把你的手電筒給我，」他走前去在沒有來得及縮回時就搶了過來。

他蹲在井邊。察看幾絲烏黑而光潔的頭髮黏附在發鏽的銅管邊上。埃迪吐爾，報告上寫着，他的頭髮正是這樣的，又黑又光。他把電光照進井內，微弱的燈光已被無底深窟所吞沒。愛爾蘭忽然感到一陣不舒服。他站起來，他的腦袋像在打旋轉。他把電光照着愛爾蘭扶小姐。

她的眼睛又空洞又黃，像剛才她送來的咖啡一樣。她嘴唇上的小瘡不知怎麼會一忽兒跑上額角，一忽兒又在額上，在她的全身亂轉。她的嘴一張一合。呼吸時像在抽打泵浦。

她往後倒退了二步，幾乎跌倒，幸而有鐵門把她擋住。

愛爾蘭道：「我知道你怎樣處置埃迪了。」

她的嘴張得更大，像要發出尖呼，但是沒有聲音。她在電光下顯得長縮瘦弱。漸漸地她變得模糊，成一個搖幌的黑影，一個幻影，一個不可捉摸的鬼。一忽兒她變成透明體似的，像要溶解消失。

「倒是聰明，」愛爾蘭道：「沒有一個偵探會想到這裡來找他。真是一個最好的被匿所，他付了全部代價，不

是嗎？我正在奇怪，怎麼你不向我要運費呢？」

潑爾扶小姐手蒙住臉，低聲響電光。

「這有多少深？」愛爾蘭道：「五十尺？一百尺？現在一定乾枯了。多深的墳墓。把他推下，一個小小的惡作劇，於是他就到墨西哥了。」

他掙扎着走向門前，幾乎要跌倒。潑爾扶小姐閃爍的眼睛轉東轉西，像頭受驚的老鼠。

愛爾蘭叫道：「把門推開。」一股無窮的壓力好像加在他的身上。假使他再走動他就會跌倒。他將手伸進衣服從腋窩下取出鎗來。於是潑爾扶小姐發出一聲尖銳的呼叫。

愛爾蘭心中還明白她以為是要殺死她了。他再和她說幾句，但他的舌尖已經麻木。他的手指已不能握住鎗柄，於是鎗從手中滑下，掉入井內。愛爾蘭用着最大努力，走向潑爾扶小姐前。他的双膝在漸漸彎曲。她一聲號叫推門而出。他勉強支持地站着，不一會就跌倒在門口，手電筒扔得老遠。

屋外萬籟俱靜，他能聽到自己脈息的搏跳。他的骨骼像鉛鑄的一般。一切都是昏沉沉的假使他合着眼睡一回，則就舒服了。他是多麼地需要睡眠，但是他必須硬睜着

，直到我聽見她的尖叫聲，才奔出來看發生些什麼事情。

愛爾蘭問道：「她現在那裡？」

「警局裡的人已把她捉進屋內，他們正在搜查她從吐爾那裡得來的錢。」

「我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愛爾蘭道。

「我並沒有和他們交談過，也僅知道這些。潑爾扶小姐幾乎要把你弄下去了。」

「不，」愛爾蘭用手指着她，道：「我是弄不清你呀！」

「但我是瓊妮泰與勃林。難道你不知道嗎？」

「與勃林，」他頓了一回道：「這我在報告中看到的名字呀！」

她搖頭道：「什麼，我決沒有想到你會不知道的。我以為你不說一句話是因為我們已經互相有默契了。」有人在另一間房內叫着。「讓我去看看他們搜得些什麼。」

「等一下，」愛爾蘭道。

「我就回來的。」

「好罷，」愛爾蘭道：「那末等回兒我們同去看電影好嗎？」

她倒有些弄糊塗了，接着她對他微微一笑。她道：「爲什麼不好呢？」另室的人在叫了，於是她急速地奔去了。

(原文載柯里爾雜誌)

眼睛保持醒覺。

在另一面，愛爾蘭眼望着潑爾扶小姐狂妄地把他拖向井屋內，她先拖着他的肩部，就後拉着他的脚。她氣吼吼善用勁工作着，像螞蟥搬着死甲虫似。現在她已走進井屋沒有人會看見她了，而愛爾蘭的身體也在一寸一寸地向屋內移進。他的脚現在已可觸及井邊了，一點近似一點。

屋外射進雪亮的一道光線。好像是瓊妮泰的聲音，却一點也聽不清說些什麼。他看見她，或是覺得她站在他的身邊，全身被耀目的光線籠罩着。

現在應該是奧勃林出現時候了；現在應該輪着那位好奧勃林先生來幫助愛爾蘭了。黑色天空好像變成一個旋轉着的渦流，一彎明月已經不見。再會吧，奧勃林。愛爾蘭安靜地睡熟了。

當他醒來時，他發現正躺在一排花盆旁邊，吊在室中的紫色大罌合燃着球狀火焰，他是睡在一張沙發裡。瓊妮泰正彎着身子看顧他。她說：「你就會好的。」

愛爾蘭舐着嘴唇，口內燥得厲害。

瓊妮泰說：「我怕你是中了毒藥，後來醫生說這僅是飲了麻醉劑。我很抱歉，我是太笨了。我一點都沒有起疑

### 本期橋戲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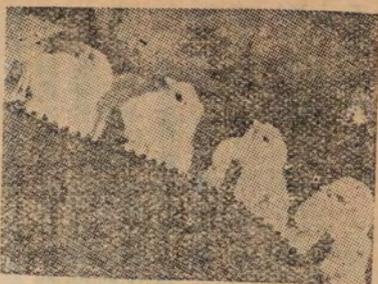
用 CROSS-RUFF 及 OVER-RUFF 的戰略，西方紅心雖多，一付也拿不到。

牌次	東	南	西	北
1	S - 2	S - 3	S - 7	S - 10
2	C - 2	C - 9	C - 3	C - 10
3	D - 2	D - 3	D - K	D - A
4	S - 6	S - K	S - 8	S - 4
5	C - 6	C - A	C - 4	D - Q
6	C - 8	C - K	C - 5	D - J
7	C - J	C - Q	C - 7	D - 10
8	D - 4	D - 5	S - 9	H - 5
9	D - 6	H - 9	S - J	S - Q
10	D - 7	D - 8	H - 3	H - 8
11	H - 2	H - K	H - 4	S - A
12	H - 6	D - 9	H - 7	H - Q
13	H - 10	H - A	H - J	S - 5

# 簡易的鷄鴨去毛法

燕 編譯

——介紹給家庭主婦們——



許多家庭主婦要殺隻鷄或鴨來做菜，但當她們遇到去掉鴨的細毛的麻煩時，就會發誓下次決不再殺鴨。

在另一方面講，鴨是易飼的家禽；祇要少許的照顧，就可很快的成長。

飼養雖然容易，做菜前要去掉緊黏在皮上細毛可不容易。這裡告訴你簡單的辦法；用普通的蠟 (Paraffin Wax) 可以簡便地去掉一般家禽的細毛。

商業上常用一大桶蠟來浸鴨，但在家庭中不需那麼麻煩，祇需要一把乾淨的油漆用的刷子就行了。

鴨可以用浸蠟法去細毛；鷄，火鷄，以及野鴨等也一樣適用；不過對鴨似乎特別好，因為鴨的細毛實在比鷄等繁密得多。

最初，當然還是照普通辦法將硬毛先拔去，再去掉一些容易拔掉的較大的毛，以及剝掉腿上，爪上及嘴上舌上的外殼。然後將鴨倒掛，使雙翅放開，以待全身乾燥為止。

另在一較大的平底鍋中溶化蠟。待蠟化成液體後，用刷子浸蠟，然後塗於已乾燥之鴨身上。繼續塗滿全身，至全體為八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吋之蠟所包裹為止。待蠟冷凝或殼，就可剝殼去手矣。

剝殼可先從翅及腿開始將翅或腿向外拉，臘殼即在連接身體處裂開，自裂縫處將翅或腿上的臘殼去掉，翅及腿上的細毛即隨之而去矣。再用一把不鋒利的刀在鴨的胸部將臘殼剖開，依裂縫將臘殼向兩邊捲起，將鴨翻過身來，臘殼自背部取掉。這樣，一隻不帶一根細毛，不弄破一處皮膚的乾淨鴨子就可得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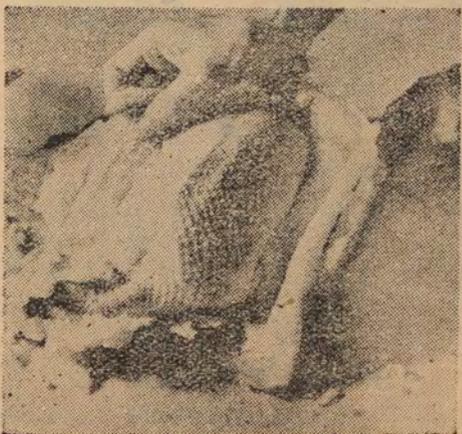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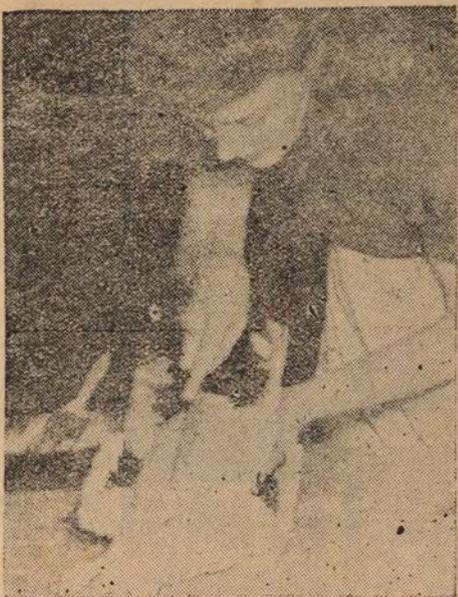
還有，用過的蠟，請存下，因為下次還可再用呢！

一、塗臘。



二、分外腿鴨將先，硬已殼臘。  
• 殼臘的上腿去剝始開

三、沿胸部將臟殼剖開。



四、脫去鴨身臟殼，得到完整的而潔淨的鴨。

# 歸輪風雨(續)

## 第十八章

迦原  
納之  
譯



杜納遜·斯刻特帶着嚴肅正直和儼然誓與惡魔週旋到底的決心底神情跨進法庭，他不跟麥森講一句話，法官羅雷入席後，法庭執行吏宣告例行開庭的手續。

斯刻特當法庭正當手續處理完畢後，立刻站起身來，清一清喉嚨，用一種非常謹慎斟酌的字句發言。

「庭上，在幾小時以前我發覺有一位目睹謀殺案的證人，他當時距離被害者只有幾呎，並且親眼看到她開出第一槍，到現在為止，還不會找到這一位證人，但是我仍希望在四十八小時以內把他尋獲，我可以告訴庭上這件案子的情形非常特殊，所以我請求把這件案子的開審再延期兩天。」

法官把視線轉向麥森。

麥森站起來，神情十分憤怒，他的高朗的聲音在法庭上迴盪着：「庭上，我不但反對這種延期的行動，並且對這種帶有偏見的不正當的處置提出抗議，我認為檢察官對尋覓證人的這一節報告不過是和昨天宣佈已經找到卡爾摩埃屍身一樣，都是故意製造的空氣，他的目的不過是要使報紙上刊登對被告不利的宣傳！」

斯刻特深呼吸一下，挺身站起來道：「庭上，我現在所以找不到那證人的原因，是因為麥森把他隱匿起來了。我有理由相信藏匿證人行動是出於他的預謀。」

麥森跳起來道：「庭上」他幾乎是喊着說：「這是一

種對辯護律師最悽快荒謬的控訴……」

「等一下，麥森先生，」法官打斷他的話：「我要向斯刻特先生問幾句話。檢察官先生，你對於你的陳述負責嗎？」

「是的，庭上。」

「你能證實你所講的話嗎？」

「我不但願意，我並且希望有這樣一個證實的機會。」

現在，我因為犯罪案情沒有全部結束，所以我不願披露，可是在兩天以後我一定可以拿出確實的證據來證明我的控訴。」

「我希望你能立刻拿出證據！」麥森喊着。

法官道：「現在我同意把這件安娜摩埃的控訴案再延期四十八小時。檢察官先生，現在請你先提出適當證據。」

「請瑪倍爾爾斯出庭。」斯刻特說。

那一位照相店裡的女店主會預備交給麥森一捲相片的女人過來宣誓了。

「你是住在斯多克登路三千六百十八號經營照相商業的嗎？」斯刻特問。

「是的。」

「你認識這相片上的人嗎？」斯刻特繼續問。

「這當然是依扶斯先生囉，我不知道他——」

「這就是那一位住在斯多克登路三千六百十八號三樓的那一位摩根依扶斯嗎？」

「是的。」

「那末麥森先生會請求索取過這個人的妻子所洗的相片？」

「是的。」

「現在，請問你認識羅述·卡曼嗎？」

「我看到過他的，」她說：「他從火奴魯魯回來，依扶斯太太是他的看護。他會跌斷過頭頸骨。」

「他是從救護車上擡下來，被送進摩根先生的住所，是嗎？」

「是的。」

「詢問結束。」斯刻特說。

「沒有問題。」麥森宣告。

「我的第二個證人是克立斯多夫·波奇」斯刻特說

波奇把他那碩大的身體從椅子上擡起來，走上證人席。宣了誓，四平八穩地坐了下來，交叉着腿，兩眼看着檢

「你認識站在律師席上的不利麥森嗎？」

「我看到過他。」

「什麼時候？」

「前天。」

「他在你店中有什麼交易嗎？」

「有的。」

「怎麼樣？」

「麥森先生向我索取摩根依扶斯太太留在這兒沖洗的相片。他說她是她的朋友和鄰店。」

「誰是摩根依扶斯？」

「他住在我們這一幢屋子的三樓。」

「你跟摩根依扶斯認識多久了？」

「差不多兩個月。」

「我給你看幾張相片，請你辨認一下他是不是摩根依扶斯。」

斯刻特拿出幾張男人的正面和側影的相片，在那人的前胸部位印着囚犯號碼，在下端還印着一組指印。

麥森道：「我提出反對，這是不必要用這種簡捷方式來提出某一個人的犯罪紀錄的。」

「這抗議無效，」法官道：「我認為這是可以提出的

警官。

「你的名字是克立斯多夫·波奇，你在幾年以前就住在這城市的警察局裡的刑事部份服務，是嗎？」

「是的。」

「你所受的工作訓練是什麼？」檢察官詢問着。

麥森詫異地掀起眉毛，問道：「請問你是否要他證實他是某一項工作的專家？」

「是的！」檢察官並不回頭來答道。

波奇對律師的抗議並不在意，他只是把眼睛睜着近視眼鏡書記在紙上劃動的筆。他回答道：「我是學化學的對於指紋，法醫學，毒物學，彈道學，書法，顯微照相術等有專長。」

「你對於指紋學這一道怎麼樣？」

「我能從事一般的指紋研究工作，例如拓模辨認指紋由指紋上辨認那指紋的本人，為指紋攝影等等。」

「我請你注意這張已經給以前那一位證人辨識出來的摩根依扶斯的照片，你以前曾看到過他嗎？」

「看到過。」

「你還記得他嗎？」

「記得。」

「他是誰？」

「他叫詹姆士·魏德來。又叫詹姆士·克拉克。」

「他有過犯罪紀錄嗎？」

麥森像個鬥士般的跳起來。

「庭上，我提出抗議，這是不合法，不公正的。」

「庭上，我們爲了慎重起見，所以這樣詢問。」

「抗議無效。」法官說。

波奇從口袋裡拉出一塊絲質手絹，揩着額上和頸子裡的汗珠，用一種不勝煩惱的口氣回答。

「是的，他有過犯罪紀錄。」

「關於什麼事？」

「兩次搶劫，一次持槍行兇，他被拘禁過三四次，又

被控訴謀殺——」

麥森又站起來抗議：「庭上，我抗議，每一個人都可以被拘禁——」

「這是被許可的。」法官羅雷道。

「波奇先生，你會看到過他的指紋嗎？」

「看到過。」

「在什麼時候？」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一千九百三十四年，一千九百

三十五年。」

「你帶着他的指紋式樣嗎？」

「帶着。」

「請你交給我。」

斯刻特接到波奇交給他的卡片說道：「我要利用這些指紋作爲某種證據。」

「無異義。」麥森道。

「波奇先生，你昨晚也到過摩根依扶斯的住所嗎？」

「是的。」

「你在那裡做了些什麼事？」

「我用各種粉末檢查室內所留的各種指印。」

「你找到指印嗎？」

「找到了。」

「攝下照片了嗎？」

「我攝下了。」

「你帶着這些照片嗎？」

「我帶着。」

波奇從口袋裡掏出一疊相片。

斯刻特把椅子拉後一點立起身來。他用一種非常緩慢而清晰的聲音說着「波奇先生，現在我要問你，你從昨晚

所攝得的這些指印照片中找到那位有過犯罪紀錄的摩根依扶斯的指印嗎？」

「我找到了。」

「他的指印在什麼地方發現？」

「他的手指印在起店室裡，浴室裡，桌子上，鏡子上，門紐上以及用過的剃刀片上都可以找到。」

「你都攝下來了嗎？」

「我都攝了。」

「我現在要拿這些指印作爲某種證據。」

「沒有異議。」麥森說。斯刻特把這些相片交給書記。

「除此以外，你還找到其他的指印嗎？」

「找到過。」

「是誰的指印？」

「我提出異議。」麥森喊道：「這是不合法的——」

「異議無效。」法官判決着。

波奇向麥森嬉笑着：「我找到不利麥森的指印，」他說「還有保羅·德來克，一位麥森雇用的私家偵探的指印，我也在一把有轉輪的椅子上找到屬於轉輪主人指印。我又

找到一些女人的指印。」

「你把這些指印都拍攝了相片，並且記下發現的地點

了嗎？」

「我都做了。」

「這些都要提交法庭作爲證件。」

麥森像是戰敗似的頹喪地靠坐在椅子上。過了一會兒，法官羅雷道：「看上去沒有異議了，這些相片法庭接受作爲證據。」

「波奇先生，」斯刻特繼續道：「昨晚十點五十分，你曾在摩根的住所裡見到不利麥森，保羅德來克，偵探鮑弗如和我，是嗎？」

「是的。」

「在那時那地，你聽我控訴麥森藏匿羅述卡曼不讓他出席法庭作爲安娜摩埃案中的證人嗎？」

「我聽到的。」

「那時麥森對於我的控訴是如何回答？」

麥森跳起來像是孤注一擲似地喊着：「庭上，我抗議！這是不合法不正當的。這對於現在的案件沒有……」

法官羅雷簡短地打斷他的話：「抗議無效。」

波奇看了看麥森道：「他說你絕對不能使他入罪的，因爲他的同謀者是個超等犯罪家，沒有一個陪審官是會使超等罪犯伏罪的，因爲你根本就找不到那同謀者的證據。」

「你現在可以反駁了，」斯刺特道。

麥森看着波奇用手帕抹着汗珠，「波奇先生，你會檢驗過多少人的指印？」他問道。

「這有什麼關係，」斯刺特抗議。

「這問句可以證明他是否真是如你所說那樣的是指紋專家，我一定要知道這一點。」

「這問句是正當的，」法官判決道：「當律師對證人的某種性質有懷疑時，他有權可以用詰問的方式來解釋他的疑惑。抗議無效。」

「我可以說，」波奇回答道：「會檢查過一千人以上的指印。」

「誰是你第一次檢查指印的人？」

波奇微笑着：「這我記不得了。」

「大概在什麼時候？」

「我只能告訴你大約十五年前吧，我記不清了。」

「你最後檢查指印的人是誰？」

一種愉快的表情在波奇的灰綠色底眼珠中閃耀着。

最後檢查的指印，他說，他勝利地隨着地方檢察官，「是卡爾摩埃今天早晨二點鐘我在驗屍所取得他的指印，因為

你告訴過新聞記者說這屍首並不是卡爾摩埃，所以我們要證實它。」

麥森躊躇了幾秒鐘，說道：「你現在能確實證明這屍體是卡爾摩埃嗎？」

「我當然已經證實了，」波奇道：「這屍體雖然在海水裡浸了好幾天，可是我毫無困難地取得了指印，一個人的指印是至死也不會變更的，在辨認人體上是一種最可靠的方法。」

「一個人的指印不會跟另一個人的指印相同嗎？」

「不，」波奇用輕蔑傲慢的態度回答說：「這是任何一個中學生都知道這是不會的。」

法官用他的小槌敲着桌子：「證人一定要回答這些問題，」他說：「現在證人既然被介紹為一位專家。律師當然可以責詢關於專家方面的問題，他有責問的權利，而證人也應該用尊敬的態度答覆這些問題。」

「那末應該預先知道摩埃的指印了，」麥森駁詰着：「你一定要用指印來作比較的。」

「摩埃在十五年前服務於銀行時，託某一公司作保，他在保證委託書上蓋有指印。」

「喔。」麥森說着，像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還有什麼責問嗎？」庭上問着。

麥森緩步向前在書記的桌上檢起指紋照片，對波奇說道：「你帶着卡爾摩埃的指紋原樣嗎？」

波奇用濕汗漉漉的手伸進口袋裡掏出一疊相片，「這上面都有註明，」他說着交給麥森，「你自己看吧。」

麥森研究了一會兒，然後在其中取一張道：「在這張相片裡的指紋怎麼樣？波奇先生。」

「這是摩根依扶斯的指紋，也就是那間屋子的主人。他在屋裡的各處地方留下很多指印，你手中的那一張是從窗玻璃上拓模下來的。」

麥森把它放在一邊，「這一張呢？」他問。

「這是卡爾摩埃的指紋，是從屍體上取得的。」

「這些呢？」

「這是女人的指印，我想就是給羅述卡曼做看護的那個女人的指紋。」

「還有這些呢？」

「這是從轉輪椅上攝取的，我想這就是羅述卡曼的指紋。」

麥森忽然提起一點：「波奇先生，我認為你的指證並不可靠，說不定你對這些指紋並無確定的認識，而只是以

照片上的附註作為你辨認的根據。」

波奇辯道：「我當然要用簡單的方法來保存分類這些指紋相片。不過我不看這些附註，單憑我所用的放大鏡也可以辨認這些指紋的。」

「你能在法庭上當場試驗嗎？」

「當然可以。」

麥森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紙，在中間撕一個圓洞，放在某一張指紋相片的上面，使那相片只有指紋部份可以露出。

「現在，」麥森勝利地說：「我遮好這一張相片，請你檢查這指紋。」麥森又取出另一張紙，用同樣方法遮住另一張指紋相片的其他部份：「然後你再看這一張，看你是否能確實辨認。」

「這要化費一點時間的。」波奇抗議着。

「隨你便好了，」麥森勝利地說着。

波奇從袋子裡取出放大鏡，俯伏着檢驗這兩張指紋相片。

「在我衣袋的筆記本裡我有記錄可作參考，」波奇過了一會兒說：「這兩張相片上的指紋是相同的，我想這是羅述卡曼的指印，不過我不能確定。」

「請你參考你的紀錄好了。」麥森說。

波奇翻開筆記本，又從口袋裡拿出一支精細的量尺，然後向法官點頭說：「這二個右手食指的指紋是相同的，這就是在轉輪椅上取下的羅述卡曼的指印。」

麥森道：「請你在照片上用自來水筆寫上他的名字，以免發生錯誤。」

證人十分不耐煩地用筆在指紋照片上註上名字。

麥森勝利地移開覆蓋在相片上的紙張說道：「波奇先生，你是被稱為一名指紋專家，並且你也會說過即使中學生也知道任何兩個人的指紋是不會相同的，但是請你告訴我為什麼這一張卡爾摩埃的右手指紋和這一張羅述卡曼的右手食指的指紋會完全相同，而被你指認為都是羅述卡曼的指印呢？」

波奇用懷疑的眼光瞪視着這兩種有着不同附註的指紋相片。斯刻特迅速地跳來跑到證人的身邊。

法官羅雷莫明其妙地皺着眉瞧着麥森。「麥森先生，我認為這是你的爭辯才使證人對兩張相片混淆了？」

「不，」麥森笑着說：「庭上應該明白，我們這位精明能幹的朋友檢察官先生在着手這件控訴安娜摩埃的案子上尋找線索和證人時已經走錯了路線。否則，現在檢察官將

要遭遇到一件極困難的境遇，他怎樣才能向庭上解釋這件案子上的被害人為什麼在六號晚上被謀殺以後到七號下午還能在舊金山的轉輪椅上留下指印！」

「庭上，這裡面一定有陰謀詭計。」斯刻特說。

麥森微笑着：「如果檢察官希望知道這案件的陰謀，我可以告訴他兩種線索。第一件是六號那天晚上，苔拉史菊里無心地正巧站在愛琳蕩爾在跑上扶梯以前所站立過的位置。第二件是當摩埃將要離開火奴魯魯時，在他的皮箱裡遺失了一張珮雷紐培來的相片，而用另一種溫尼喬絲的相片代替了放在原來的地方。根據這兩點，檢察官可以推想到這案件的真相。」

斯刻特俯下身來跟波奇耳語了一陣。然後用緩慢的聲調掩飾着他的狠狠說道：「庭上可以允許我暫時退庭嗎？我想要糾正一下某種事實。」

法官羅雷道：「在這種情況下，我想沒有人會反對這暫時停止開庭的提議的，麥森先生，怎麼樣？」

麥森道：「我只有在一種條件下不反對這個提議，檢察官控告我隱匿證人。我却有理由相信檢察官已經將一位能替我辯白的證人看押起來了。我請求愛芙琳懷汀出庭，她就是羅述卡曼的看護。」

法官羅雷注視斯刻特道：「你會把這樣一位證人看押起來嗎？」

顯然的斯刻特感到困惑了。

「庭上，我確實尋找過懷汀小姐。她在不久以前被我的手下人所尋獲。在我的辦公室裡，我會詢問過她的口供，可是毫無發見。我並不知道她是麥森的證人。」

「我希望在暫時退庭以前能先傳她上庭作證。」麥森堅持着。

「有反對的嗎？」法官詢問斯刻特。

「庭上我不反對。我只是重行申明我的立場，我並不知道她是一位證人。」

「你把她帶到這裡來要多久？」法官羅雷問。

「那是很快的，她現在已等候在證人候傳室裡了。我想法官立刻可以把她帶上法庭來。」

當法官出庭傳召愛芙琳懷汀時，法官羅雷用一種不知所措的姿態看着麥森道：「麥森先生，我似乎從你的反對中知道昨天在海中發現並經檢驗認為是卡爾摩埃的屍體的這會事，現在似乎已經被否定了？」

「不，庭上，」麥森回答道：「昨晚我對記者們發表否認這是卡爾摩埃的屍體，原是我的計畫之一，我希望這樣

可使檢察官竭力設法找出摩埃舊日遺下的指紋形狀。」

「假如這是卡爾摩埃的屍體，為什麼你會提出在摩埃住所的轉輪椅上會發現摩埃的指印呢？」

「將要出庭的證人就可以解釋這個疑問，」麥森說：「我想我們聰明的檢察官一定能給我們一個說明。而且這本來是他經手辦理的案件。」

斯刻特道：「我想貴律師一定明白檢察官的辦公署是歡近任何對於神祕案件能發發光明的意見的。」

法官正想說什麼話時，法警已帶着愛芙琳懷汀進入法庭。她走上證人席後，臉部毫無表情。

麥森看着法官道：「如果庭上和檢察官肯允許我作一次特殊的質詢，我們可以使案情大白。懷汀小姐，你知道你已經宣誓吐實，你不能再作任何不由衷的回答了。」

「是的。」

麥森道：「你會跟一位名叫摩根依扶斯的人作了一段時期的伴侶，是嗎？」

「是的。」

「你知道他有過犯罪紀錄嗎？」

她躊躇了一下，回答道：「知道。」

「你在以前也會認識卡爾摩埃嗎？」

「是的。」  
「他有一次會向你求婚，是嗎？」  
「有的。」

「摩根依扶斯在洛杉磯會因謀殺案嫌疑罪被捕，有這會事嗎？」

「是的，但是他終於無罪釋放了。」

「那一次開審時，卡爾摩埃是陪審官，是嗎？」

「是——的。」

「你想到卡爾摩埃是陪審官，所以你會想利用他來使你的愛人獲得無罪釋放，是嗎？」

她猶豫未答。

「同時」麥森問道：「你會賄賂摩埃嗎？到了現在，懷汀小姐，一切事實都清清楚楚了，你的行為在這次案件中是有罪的，你不如講實話吧。」

「不，」她說：「我沒有。」

麥森仍是平靜地說着：「當摩根依扶斯被釋放以後也卸去了陪審官的職務時，他發覺自己擁資二萬五千元。他就跑到火魯魯去旅行。不幸，摩埃先生發財以後的措施並不妥當，他並不能隱瞞他的暴富，他只以為改姓換名便可以坐享這筆非分之財。」

，藉着暴風雨的掩護，讓摩埃先生僞裝着開槍自殺然後落海，因為你想使愛琳蕩爾引起注意，所以希望她聽到槍聲後可以注意到有男人的屍體落下海去。

「可是蕩爾小姐居然不顧一切也爬上了救生艇甲板，於是在模糊中看到那時情景，而誤認為是摩埃的太太謀害了她的丈夫。」

「此後，摩埃就躲藏在你的屋子裡，正式地冒充了羅述卡曼，下船以後，便在轉輪椅上移居到斯多克登路的住宅裡。」

「可是摩埃先生假想自殺的這一件事開始有了很大的漏洞，尤其是當我證明摩埃先生並沒有在煉油公司盜用款項以後使這件案子更形複雜了，因此依扶斯先生為了謹慎起見就吩咐你離開斯多克登路，因為他感覺到可能會有有人要從羅述卡曼這條路上來探尋線索。」

「當你叫你遷居到聖太克勞斯山以後，懷汀小姐，你知道他會幹了些什麼勾當，他回到斯多克登路，告訴摩埃先生說是給他另外找好了一處妥善的隱匿住所，於是就把他挾上了一條快艇，開出海去，當他在海中找到一條六號那天晚上船上擲下海裡的救生艇時，他就開槍打死了摩埃，剝下他的衣服，把他的屍體放在救生艇上，讓他在海上漂

「那一位袒護摩根依扶斯的范但西先生，後來發覺有人控告這次陪審官受賄的案件，他不得不假裝着進行調查的工作，而事實上他却和依扶斯先生費盡心機想把這唯一的活口證人——摩埃先生銷聲匿跡使他不能出庭作證。摩埃先生雖然已經化名遁跡，但如果遇上一名有訓練的偵探仍是難逃法網。所以你就負責協助摩埃先生作更進一步的遁跡出發到火魯魯去。爲了要在你姊姊面前解釋這一次出乎意料的旅行，你就假裝着跟依扶斯先生上火奴魯度蜜月，可是依扶斯爲了要幫助范但西在暗中處理這件未了的案件，他不能跟你一塊兒上火奴魯魯。所以只好在船隻出港以後利用快艇脫身。你到火奴魯魯以後，向摩埃先生解釋這種情況並且爲他安排好一次完善的銷聲匿跡的方法。」

「這種計畫都是范但西謹慎設計的，也許你跟摩根依扶斯也會參預意見。你知道羅述卡曼會因汽車失事而折斷頸骨，你就借用羅述卡曼的姓名購買船票，而你便臨時扮作羅述卡曼的助手，在船上每次當摩埃偷偷地溜進你的房艙的時候，你便用鐵架繃帶巨大的黑眼鏡僞裝了他的頭部，然後用轉輪椅推着他在甲板上週遊。」

「在六號那天晚上，因爲你預先知道愛琳蕩爾有一種不論晴雨在晚餐後上甲板散步的習慣，你就想以她爲證人

浮，他知道一兩天後屍體一定會被人發現。」

麥森停止了陳述，愛琳蕩汀用帶着手套的手緊握椅臂，不發一言。

「你一定會想到這發生的經過，」麥森繼續着說：「當你看到報上刊登着摩埃屍體被發見的新聞。懷汀小姐，你幫助一個你所愛的人用賄賂陪審官的方法來使他脫離囹圄，和你被牽連作爲一個殺人兇手的同謀者，這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我想現在該是你吐露實情的時候了。」

她從椅子半擡起身體又頹然倒下，無助地環顧四周，然後緩緩地點一點頭，她舉眼望着法官說道：「這是真實的，當摩根在洛杉磯被控爲殺人犯時，我以為他是無辜的。我總以為這是人家給他安排下的一個圈套，所以我願意爲他做任何我能盡力的事情。范但西先生說他們願意幫助我的丈夫，只要有陪審官肯出力使這件案子懸宕，他們願意出五千塊錢的酬勞費，如果能開脫無罪便酬謝二萬五千元。我把這情形向摩埃解釋。我告訴他摩根是無辜的，我使摩埃相信這件控訴案是人家誣陷摩根的一個圈套，於是他就願意爲摩根斡旋。」

麥森道：「懷汀小姐，你在七號那一天買過一個照相框嗎？」

「是的，」她說「卡爾對於她女兒非常鍾愛。因為他想到要避免作證而假裝自殺，他一定須隱匿好幾年不能看到他的女兒佩蕾，所以他要預先藏起一張他女兒的相片作為紀念。不過他不願意他妻子知道這偷藏照片的事情，也許這樣會引起他妻子對自殺的懷疑。所以他用溫尼喬絲的相片替代了他女兒的相片，不必麼太太仍是發覺了照片被竊的這件事。」

「你在六號那天晚上送字條給麼埃嗎？」麥森問道。

「是的，這是我們預先計劃好的，我們預先紮好一個假人放在醫務室裡準備擲下海去。六號晚上我等候着愛琳蕪爾踏上甲板以後，我就用字條通知麼埃。他跑上甲板以後便和我合力將假人拖上甲板，又放了槍來引起愛琳蕪爾的注意，我們拋下屍體以後，把槍擲在甲板上，卡爾就跑回房艙輪在床上，帶上了那一套使人難以辨識的假面具。」

「你的衣裾怎麼會鈎在船欄上的呢？」

她毫一遲疑地答道：「麼埃太太做錯了一件事，就是沒有丟掉她的濕衣服，這才引起了船長們的注意，知道她會到過甲板上。我當然不希望我的濕衣服也在屋子裡被人搜查，所以我就把衣服從船舷窗洞裡擲出去。正巧這時

候吹來了一陣狂風帶着它飛向空中，那片被鈎在船欄上的衣服，可能是在衣服上撕下來的。

「蕪爾小姐看到我站在下層甲板上。她也看到我拖着假人擲向海去，我知道打電話去報告有人落海也一定是她，並且想到她遲早會宣佈看到的事實，不過她是往上看的，雨水迷濛了她的眼睛，她看不清我究竟是誰，而我因為是俯身下視，視覺不受下雨的影響，因此我能看得比較清楚。

「請你們了解我，」她懇求着：「我因為想幫助我認爲是無辜受冤屈的愛人。我才這樣出力爲他奔走營救。當今天早晨我從報紙上看到這個消息，我明白他在離開我以後曾用欺騙的手段謀害了麼埃。他以為這樣就可以使謀殺麼埃的罪名推却在麼埃太太的身上，我感到萬分痛苦，我愛着他——我始終愛着他——可是現在我無法爲他辯護了，我終於知道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麥森先生，請你告訴我，他真的殺死了卡爾嗎？」

她的眼睛注視着麥森，在懇求中帶着一絲希望。

「是的，」麥森回答道：「他沒有脫去麼埃所穿的高幫靴是他最大的破綻。你想，麼埃穿着晚禮服落水，他怎麼還會穿着高幫的皮鞋，從這一點上我就知道這一切的經

過情形了。同時屍體上的子彈跟麼埃手槍上發射的子彈並不相同也給予我脫離迷途的指示。我不久就從推理上知道這案件的真實經過。我知道麼埃在洛杉磯當過陪審官，主動地說服其他的陪審官使那個犯人得能無罪判釋，在這件事結束後的不久他獲得了兩萬五千元的賄賂，在這些重要的線索之外我又幸運地知道佩蕾紐培來照片失竊的經過，因爲只有麼埃才有這隻皮箱的鎖匙，並且皮箱的鎖門沒有一絲盜開過的痕跡。懷汀小姐，我最遺憾的是，這件案子發生以後，以一種特殊的狀態，使我被拋擲到正軌之外，官方的不正常的控訴使我無法保全和搭救卡爾麼埃的生命。」

她點點頭。嘴唇哆嗦着：「我愛麼根，」她說，「我信任他。我……崇拜他。」她開始啜泣了。

麥森的聲音中充滿了對她的同情，他向法官道：「如果庭上同意的話，現在令她退席便是最大的恩惠了。」

## 第十九章 尾聲

麥森，苔拉史菊里，保羅德來克，麼埃太太，佩蕾紐培來和羅寧格福特一齊坐在旅館中麥森的起居室裡，香檳酒瓶陳列在桌上，香檳慶祝杯的杯口上塞滿着冰塊。

「我真想不到，」亨格福特道，「你怎麼樣會解決這

件案子的。」

麥森搖搖頭說：「我不能立刻解決這件案子實在是我的耻辱。瑪琳懷汀告訴我她的妹妹曾在洛杉磯的街上看到卡爾。愛芙琳懷汀却說在上船以前她已有多年沒有看到他了。她說他會在船上甲板上告訴她想要自殺的話。苔拉史菊里却說看到他從愛芙琳的房艙裡出來。麼埃太太告訴我每當那個跌頸的病人在甲板上跟愛芙琳出現時，卡爾麼埃便藏匿不見了。佩蕾告訴我，你爸爸曾在洛杉磯范但西經手的案件裡做過陪審官，並且曾開釋了一個無辜的犯人。這事的發生在二三個月以前，也就正巧是卡爾突然致富的時候。再說，當麼根依扶斯警告着我有一個出乎意料的證人，將要在這案件中對我不利，而以後我發見這證人便是苔拉史菊里時，我應該立刻知道這發生的一切了。因爲麼根只能從愛芙琳那兒才能知道苔拉是當場的證人，而愛芙琳除非她會看到苔拉在下層甲板上，她又怎麼能知道苔拉是當時的證人。」

「卡爾麼埃想採取一條最簡捷的路徑，但他却不幸走上一條最可怕的路途，現在我們不能對他過於苛責。他是個思想家也是個夢想者，他過於信任愛芙琳。他沒有足夠的機智來應付社會，他以為自己是置身在一個理想國土裡

帶上自己的理想眼鏡來觀看世界上一切理想的人物。所以愛芙琳要說服摩埃使他相信摩埃是個無辜的罪人並不是一件難事。而愛芙琳因為自己相信摩埃是無辜的，所以她對說服摩埃的工作做來更是顯得認真親切。因此摩埃認為這次是一個大好的機會一方面可以做一件好事，一方面又可以得到兩萬五千塊錢來使佩蕾改善環境……」

佩蕾的眼眶裡充滿了眼淚，她只是簡短地說，「我愛他。」

摩埃太太避開佩蕾的眼光。「我也愛他，」她說，「我並不贊同這一類人的性格，我最初確實是認為他盜用了公款。因為我想不到還有其他收入大宗金錢的來源。卡爾寵愛佩蕾。可是我以為他並不愛我。我想也許是太久的裸夫生活使她不適合於結婚生活了。他對佩蕾所做的一切事情，使她有機會去旅行，使她能跟各階層的人們接觸……：這是一種可怕的錯誤——但他一定認自己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正確的。」

麥森推後椅子站起身來，「好了，我們不必再討論了，我跟若拉一定要離開這兒了。在一個鐘點以前我的洛杉磯辦事處打電話給我，有一個顧客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等候着我。我們已定好飛機回洛杉磯，若拉，怎麼樣？」

準備好沒有？」

她點點頭。

亨格福特道：「如果你同意的話，請你再等一下，我有一件事要宣佈。這件事我們不願意向公衆宣佈，因為這裡尚未消滅的悲慘的氣氛使我們感到……可是……」

若拉史菊里笑道，「羅，其他的話不必再說了，我們當然希望喝你們的喜酒。」

(全篇終)

原名 (The Case of substitute face)

### 戀愛代價

在電影院中，一個妻子在看到一幕戀愛的鏡頭時，用手肘暗暗觸她丈夫說：「你為什麼不也像如此對我求愛呢？」

「你知道他表演這個鏡頭需要多少代價嗎？」

### 用腳踢門

一位母親在擦除門上手跡時，回頭問她的孩子：「安，你的手乾淨嗎，你有沒有將手指印塗在門上去？」

「噢，不會，」安回答說「這決不是我的手指印，我開門是用腳踢的呀！」

## 西洋交響樂的故事 (十一)

據 Paul Gräbe 原書  
編譯

韋伯 (Carl Maria Von Weber) · 德意志 ·

一七八六——一八二六年



生於猶廷，為劇院總管之子

，家頗富有，父為莫扎爾特之舅父，切望其子女輩均成音樂名家或能手，故自幼即授以嚴厲的音樂教育。卡爾為第九子，於勤奮嚴格練習中，進步神速，十二歲時，參加唱詩隊。不久即完成第一

於巴黎 ·

最佳唱片—Arturo Toscanini 及 B.C. 交響樂隊，

勝利第一五一九二號。

章氏攀愛其妻；這篇如畫的鋼琴樂曲，是於一八一九年獻給伊的，二十年後，斐利沃茲改製成管弦樂曲，於「神彈射手」在巴黎二次公演時演奏。數年後，名音樂指揮 Felix Weingartner 復改編成第二次管弦譜曲。

導聆：

恰如曲名所示；音樂描述一個舞者邀請女伴的經過，她的婉却，和終於同意。倆人的舞蹈，他的致謝，告辭等等。

★「神彈射手」序曲 (Der Freischütz)

首次演出—序曲—一八二〇年十月八日於哥本哈根。

—歌劇—一八二一年六月八日於柏林。

最佳唱片—Sir Thomas Beecham 及倫敦音樂愛好

一篇作品問世。迄十九歲，已寫成四篇歌劇，任樂隊指揮。翌年，開始寫作「神彈射手」，以此成名，被認為德意志民族歌劇之創始者。三十九歲時，因肺症歿於倫敦。

章氏的音樂；全然是賞心悅耳之作，旋律興奮，充溢着特殊深遠而逼人的光彩，情緒是動躍的，衝擊頗有力量。

★邀舞 (Invitation to Dance)

首次演出—斐利沃茲改編的管弦樂譜—一八四一年冬

管弦樂團，哥倫比亞第六八九八六D號。

韋氏作品的種類雖多，他致力創造的目標，却在歌劇的範疇以內。歌劇方面原是意大利人的天下，韋氏圖打破既成情勢，乃決定寫作完全是德國色彩，德國情調的歌劇。在「神彈射手」獲得完全的成功，為歌劇史創一新紀元，為後繼者的華格納爾，鋪設了平坦的大道。

序曲於歌劇演出之前八個月，在哥本哈根公演。丹麥皇后特賜金質鼻煙盒壹只，以示獎勵。韋氏雖感榮幸，並不覺得適意的喜悅。他給妻子的信中說：「東西很精美，但是我能用中做什麼呢？」

導聆：

序曲中大部份音樂，都是自歌劇裡摘出的。劇述獵人馬克斯，為獲任園丁長位置，乞求魔神查美爾賜給七粒魔彈參加射擊競賽，每射均中，最後一彈竟誤殺，誘彼入歧途，行為荒唐之同僚蓋士伯。馬道出不能控制魔彈的秘密，經其未婚妻阿格泰的請求，終免處罰云云。

★「奧伯朗」序曲(Oberon Overture)

首次演出——歌劇——一八二六年四月十二日於倫敦。

最佳唱片——Sir Thomas Beecham及倫敦音樂愛好管

弦樂團，哥倫比亞第六九四一〇D號。

業後，長期從事於彈奏風琴及鋼琴，指揮，寫作等項工作，為多才多藝而豐產之作曲家，法蘭西最著名音樂家之一。一九二一年，歿於阿爾及爾，享年八十有六。

聖氏的音樂；神清而光彩耀目。從根本上都是法蘭西化的，因未深入，故不難探求。偏重於琢磨與晶輝的堆砌，缺乏深遠奧密。

★第四號奏曲 鋼琴及管弦樂C短調，作品第四十四號。

首次演出——一八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於巴黎。

最佳唱片——Alfred Cortot Charles Munch 交響弦

樂隊，勝利傑作第三六七號。

聖氏自巴黎音樂學院畢業後，適二十三歲，任聖瑪德琳教堂風琴師。他當是滿懷蘊藏着音樂斷片，眼中含着烈火，有一個即將結婚的新娘，要求他在婚禮時，不要奏些嚴肅的賦格曲，他立刻予以訓斥，一位教區的神父也向他解說；在禮拜集會以外，應該奏些輕音樂，這是因為當時的一般趣味，均受到喜歌劇演出的深刻影響。據Richard Aldrich的記載；年青的聖氏會駁辯說：「神父先生，當我聽到教堂上，發出喜歌劇的言語時，不用你說，我自會奏出適合的音樂來，但我不能夠先發動。」

就像葡萄的豐滿成熟一般，聖氏這股青年的情緒，終

章氏晚年，患嚴重肺病，自知難免一死。終日以其愛妻之前途為慮。一八二四年，有人請他為倫敦 Covent Garden之音樂公演，寫作一篇歌劇。他極合心願的接受此議；置醫生勸告於不顧，甚至於勤勞的學習英文，以求瞭解「奧伯朗」劇本的原文。

一八二六年四月九日全劇完成，章氏收入五百英磅，但如無人扶持，已不能站立，終於勉力赴英，參加歌劇的初演，二月以後即歿於倫敦。

導聆：

序曲中劇內各種情緒，均有忠實的反映，內容係根據一個古老的法蘭西浪漫故事；衆神之王的奧伯朗，與其愛侶達且尼亞發生爭執，達立誓言，除非找出一對愛人，忠誠不渝的愛情實例，不允和解，劇的背景是巴格達和突尼斯，瑞西亞和虎昂忠誠愛情試探，是在荒島岩洞中進行的。

聖賞 (Camille Saint-Saens)，法蘭西。

一八三五一九二一年。

生於巴黎，自幼酷嗜音樂，極富鋼琴演奏天才，七歲時，已能作曲，獲准入巴黎音樂學院深造，成績優異。畢

於轉變為溫和和柔雅。但是他四十歲時，所寫的鋼琴競奏曲的最後樂章中，原來情緒的回聲，仍有出現。

導聆：

第一樂章——導奏——鋼琴與管弦樂延長的對話——引領至誠摯有若宗教性質的一段。沉思的情緒發展至極為動人的寧靜的熱烈。

第二樂章——活潑，輕快，含有惡作劇的泛音。接着是有如民歌般，清新芳香的一段旋律，作為對比的間奏。結束是鋼琴炫耀的演奏。

★禽獸狂歡節——盛大的幻想管弦樂。

首次演出——非公演——一八八七年二月於巴黎。

最佳唱片——Theopold Sakhovskii 及費城管弦樂隊，

勝利傑作第七十一號。

聖氏的音樂成熟以後，以審慎和富於機智著名。因為職業上的考慮，他很少濫用其幽默感，以免付出任何可能的代價，這位年已五十二歲的老作曲家，對其諷刺詩般的「禽獸狂歡節」的創作，雖然極感滿意。僅於狂歡節季中，一次不公開的音樂會裡，作初次驚人的演奏，後來他自己却禁止這作品的一再演出。

雖然如此，一般嚴肅的正統音樂家，仍對他表示不滿

至一九二二年。聖氏故世後，始於遺囑裡提出開禁。但其中的「天鵝」一章迄爲例外，一直地被全世界的管弦樂隊，不時地在音樂會裡演奏著。

導聆：

① 導奏及獅子的莊嚴進行曲：一段預示的導句，引出堂堂的行列。嗚吼的萬獸之王，耀武揚威的自群衆的狹谷中遊行而過。

② 雌鷄和雄鷄：鷄的嗚叫，和倉場上的各種聲音，均有極精彩別緻的模擬。

③ 野驢：快速而無表情的鋼琴演奏，繪出野驢的奔馳。演奏者實難免熔化於狂奔的情緒中。

④ 烏龜：將奧芬罷哈「海地斯的超人歌手」中，一段著名的遊戲歌調，改變速度而成，表示龜步的遲緩。

⑤ 象：沉重而笨拙的步伐，用低音大提琴幽默的奏出，然後幻潛入斐利沃茲「浮士德的天譴」中，Sylphs圓舞的回聲。

⑥ 袋鼠：兩只鋼琴奏出一段細膩跳躍的音樂，將動物園裡袋鼠的情形，織成一幅特異的音畫。

⑦ 水族館：暗示着水族館的透明水箱裡，各種奇異魚類的沉浮閃爍。

人物，一八九四年與歌唱家 Pauline de Ahna 結婚。遷往柏林，二十世紀初，其創作才能減退，自己亦發覺漸趨落伍。地位漸形無足輕重。一千九百三十幾年，遷往維也納，不顧年邁，繼續作音樂活動。

斯氏的音樂；有時不免過於人工氣息，和感覺化。但燦爛而生命力充沛，機巧而表現動人。因此他的作品，仍受音樂愛好大眾的嗜愛。

★唐璜 (Don Juan) — 交響音詩第二十號。

首次演出——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一日於魏瑪。

最佳唱片—Fritz Busch 及倫敦音樂愛好管弦樂團。

勝利傑作集第三五一號。

唐璜爲斯氏離開傳統道路，最初的幾個作品之一，此曲寫作時，斯氏業被公認爲當時音樂界閉人，一般學院派的音樂學究，並譽之爲華格納氏的後繼者，但恰值此時，斯氏轉變作風，造成矛盾和爭辯，震驚了頑固派中人物。唐的演出，立即享到成功。但其非正統的風格和「現代性」却似火起輦動煤床，引起熱烈的抨擊。有一位音樂評論家說這作品；是「混亂的炫目色彩的塗鴉……」，這次「塗鴉」却成爲斯氏名作之一呢？

匈牙利文學家 Leana 有一首詩，將唐璜作一番哲理

⑧ 長耳人：音樂解釋描繪着長耳人的種種。

⑨ 林中杜鵑：雙簧管和鋼琴，奏出熟悉的林中景色。

⑩ 鳥：笛和鋼琴，掠空疾奏，摹繪出動物園鳥檻裡的啾啾聲。

⑪ 化石：由幾個出名的樂調，包括聖氏自己的「死之舞蹈」(Danse Macabre)。交織成一段精巧的遊戲樂章。

⑫ 天鵝：由大提琴悠揚優雅的奏出。是一首永遠被愛好的音樂會作品。

⑬ 鋼琴演奏音：係對指法練習的一段諷刺，暗示着太過份的練習，也應該置於動物園裡。

⑭ 終曲：以真實的狂歡節氣氛，將前述全都摘要重覆奏出，最後是火花般有力的高潮。

雷查德·斯特勞斯 (Richard Strauss)，德意

志，一八六四年—

生於墨尼黑，父爲極有修養的法蘭西號演奏者。異常地聰慧而早熟，五歲即開始作曲，十六歲即已寫成一交響樂，公演時，斯氏尙於大學中求學。旋離校任名樂隊指揮馮保羅之助手，直至此時，斯氏均依照習慣路線，寫作樂曲，二十餘歲時，突叛離正統，爲近代化音樂家中之著名

化的分析，解說這位著名多情人物的種種，並非是放蕩者的行爲，他的目的在尋覓一位，不可能存在的，完善的理想。斯氏受了這詩的鼓勵，始寫作此曲。

導聆：

強力的開始——熱烈的第一主題，描寫慾望。然後是流利的旋律，表示着唐璜所尋求的目的。雙簧管和低音管各種音程的特性演奏，顯示着劇中各次的發展和情緒接着，音樂趨向於浮誇，暗示唐璜的滿足和煩悶。經過多方的探求，終於失望後，此多情武士於決鬥中被殺，音樂突然的停歇，繼之以悲哀的和聲。

★死與淨化——交響音詩作品第二十四號。

首次演出——一八九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於伊森納哈。

最佳唱片—Leopold Stokowski 及費城管弦樂隊，勝

利傑作集第二一七號。

據說有一次斯氏患病，險致喪命，痊癒後乃作此曲。意圖將病中情緒的經歷，摹述一二，後來 Alexander R. Hitchcock 會就此樂作詩的解釋；述病人昏迷中，臥閣樓上，與死神相掙扎的情形，斯氏認爲確是作曲時的意想，乃將原詩附入樂譜內，以備註解。

導聆：

陰暗莊嚴的主題，輕輕的開始，描述病人與「死亡的鬥爭」，繼之是一段情感熱烈的第二主題，表示「生之慾想」，病人昏沉的在腦幕上，迅速的映出一生的經過——有尚未完成的奮鬥，快樂和倏間的愉悅，挫敗和悲傷；最後是死亡解放的頌讚；將寧靜的，靈魂自塵世的憂慮中釋開。超然得救中，音樂昇揚而作欣悅的廣闊的展開，表示精神的淨化。

★優倫斯卑格的嬉戲 (Till Eulenspiegels Merry Prank)

S——交響音詩作品第二十八號。

首次演出——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五日於柯隆尼。

最佳唱片——Sir Adrian Boult 及 B. B. C. 交響管絃

樂隊，勝利第一一七二四——二五號

泰爾倫斯卑格為德意志傳奇中的惡漢，聰明機智，頑皮作惡，鬼計無窮，為歷來德國學童最熟知而嚮往的故事。從音樂中發現，斯氏對這故事，認識極深；適當的幽默穿插，生動無比，舉凡惡漢在市場裡馳馬，撞翻花車，魚車，菜車，偽裝牧師的惡作劇，及最終的被捕和處決等等均網羅殆遍，一無遺漏。

導聆：

杜麥西曾仔細聆賞過這篇作品，並沒有發表肯定的意

首次演出——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於海爾星福。

最佳唱片——Robert Kajanus 及交響管絃樂隊，哥倫

比亞傑作集第一五一號。

此交響樂初演於甚可紀念之一日；塞氏在精神上，自那天始，與其他著名的愛國音樂家——斯邁坦那，維而地等，緊相攜手，同垂不朽。芬蘭人在那一天，才感覺到塞氏不僅是一個作曲家，而且是一個民族領袖，他的樂音有團結他們，抵抗強敵的力量。這感覺並不是由於第一交響樂，而是與此同時演奏的一篇愛國合唱曲——「雅典之歌」。這歌聲震動了聽眾全體，而將當時三十四歲的塞氏，選列為爭取國家獨立的領袖。

因此，第一交響樂，曾被誤會有政治意義，其劇化的內容更加深這種誤解。其實恰如塞氏屢次所指出；這作品僅是一篇自述，表示着一個外表上，雖偶然地與鮑若定，柴柯夫斯基等相似，但實質上却是創造的人物。英國著名的音樂批評者 Cecil Gray 說：「塞比留士是從鮑柴兩人擱置的地方起始的。」

導聆：

第一樂章——鼓聲雷鳴之上，雙簧管奏出一闕孤獨的旋律，逐漸的消失後，管絃樂爆發發出熱情的第一主題，音量及強

見，他說：「這篇好像使人處身在瘋人院裡；發狂的雙簧管，摹繪出奇異的綫條，減音喇叭，一直減音演奏着；角號好像要打噴嚏，不斷的祝福着，大鼓吼響着如同雷鳴，寫盡小丑的各種反抗和姿態。令人發笑，又想痛苦的號咷；演奏過去，却又驚異地看到一切均甚正常。」

塞比留士 (Jean Sibelius) 芬蘭，一八六五年——

生於塔瓦斯德斯，為芬蘭與瑞典的混血種，父為外科軍醫，童時求學，成績超卓，對數學及音樂，尤所擅長。曾蓄意成小提琴專家，至海爾星福大學法律二年生時，始決定為作曲家，故轉學入該城音樂學院。旋於二十四歲時赴柏林，繼續學習，二十六歲返芬蘭結婚，初露鋒芒，五年後，芬蘭政府贈予年金，旋即增加並改為終身付給。此後除偶然旅行國外，均靜居芬蘭專心作曲，逐漸嶄露頭角，成功為二十世紀交響界最偉大人物。

塞氏的作品；其偶然的誤入狹途和情感用事，應另作別論外，均具有偉大音樂的各項特質，作品中疾掠橫掃的強力不能忽視，他的時代較之今日，在本質上，當更艱硬，但其音樂的背景中，常具有淹沒一切的力量；嚴格，樸實而自然，傾訴着難以稱量的無涯，和無徒計算的寧靜！

★第一交響樂——E 短調——作品第三十九號。

力愈形增宏，昇騰至韃靼式的高潮！

第二樂章——柔和而深刻，沉思回憶，英雄式的樂風，不時的出現，充盈着難以敘述的悲愴，近結尾處憤慨的強力爆發，旋即減退而恢復原來的情緒。

第三樂章——迅速而充滿着反抗的精神，比較溫和的第二主題，迅即消失，開始的強音重又出現。

第四樂章——開始是個廣闊主題的陳述；有預示的暗流沖激着，管絃樂作一段嗚嗚的準備後，如戰爭砲火的爆發，音樂沖流掃蕩着，達到如獲勝利的結束。

★芬蘭地亞 (Finlandia)——交響音詩——作品第二十六號。

首次演出——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四日於海爾星福。

最佳唱片——Sir Thomas Beecham 及倫敦音樂愛好

管絃樂團——哥倫比亞第六九一八〇D 號。

或——Arthur Rodzinski 及克利夫蘭管絃樂

隊，哥倫比亞第一一七八D 號。

一八九九年，塞氏為芬蘭的愛國慶祝，寫作「過去的畫景」，其中最後一篇即「芬蘭地亞」，公演後，不脛而走，超越國家限制，成世人愛好之樂曲。

自一八九九至一九一五年，塞氏寫成五篇交響樂，但直至一九二五以後，世人才認識其他的四篇。其第二交響

樂，亦是一場偉大鬭爭的敘事詩，其第四交響樂；據說是跨入了一個音樂的新紀元，成就了異常的簡潔，前進得超越了時代，使聽衆和音樂家們，都遲疑地不敢接受，可能爲二十世紀中，最偉大的一篇音樂作品！

第五交響樂，開始於一九一四年寫作，適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初演之日又爲塞氏五十壽慶，芬蘭定爲國定放假日以事慶祝，並表尊崇之至意。

★第二交響樂—D長調—作品第四十三號

首次演出—一九〇二年三月八日於海爾星福。

最佳唱片—Serge Koussevitzky 及波士頓交響管絃樂隊。

★第五交響樂—降E長調—作品第八十二號。

首次演出—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八日於海爾星福。

最佳唱片—同第二交響樂。

★第四交響樂—A短調—作品第六十三號。

最佳唱片—Sir Thomas Beechan 及倫敦音樂愛好管絃樂團。

富蘭克 (Cesar Franck), 比利時，

一八二二—一八九〇年



### 橋戲專欄

南北雖然只有六張紅心，却可以做成一局，假定西方先攻的，該怎樣打？

S : 6,2  
H : 10,6,2  
D : 7,6,4,2  
C : J,8,6,2



S : K,3  
H : A,K,9,  
D : 9,8,5,3  
C : A,K,Q,9

S : A,Q,10,5,4  
H : Q,8,57  
D : A,Q,J,10  
C : 10

S : J,9,8,7  
H : J,7,4,3  
D : K  
C : 7,5,4,3

生於列日，父爲銀行職員，幼時有顯著音樂才能之表現，適十一歲即旅行各地，舉行鋼琴演奏，十五歲時，獲巴黎音樂院數項獎賞。二十六歲，娶法國女伶爲妻，卜居巴黎，任教師，風琴師，並於空閑作曲，渡節儉勤奮生活，終其一生，其音樂較之各有名作曲家，更少受人賞識，一八九〇年被公共汽車撞傷，轉肋膜炎，不治而歿於巴黎，享年六十有八。

富氏的音樂；瀟灑着沉思遐想的情緒，超卓無比，無論是沉靜或困擾，均係於一種虔誠，幾乎是神秘思索的，崇高氣氛中進展，達成狂喜的情緒，尤爲深刻感人。

★交響變奏曲—鋼琴及管絃樂。

首次演出—一八八五年五月一日於巴黎。

最佳唱片—Walter Gieseking Sir Henry Wood 及倫敦音樂愛好管絃樂團，哥倫比亞傑作集第

X—O號。

或—Afred Cortot, London Ronald 及倫敦音樂愛好管絃樂團，勝利第八三五七—

八號。

據傳說；富氏有一次，參加一處音樂家們的集會，經人介紹引見給俾才 (Bened)，短短的談話中，那位卡門的作曲家，聽說富蘭克也寫作音樂，竟大表驚異。

如果當時「未來」能夠告訴俾氏；就是這位同他講話的，不修邊幅的，老邁而不值得注意的，風琴教授，將會成爲偉大的作曲家。他的交響變奏曲，將成爲當代最新奇創意，和最引人注意的音樂作品之一，無疑的，俾氏定會目瞪口呆的。

導聆：

以兩個毗連的旋律開始——一個是熱烈的，進攻的，由絃樂奏出；另一個是和諧悅耳的，謙遜的，自鋼琴演奏。在這兩只旋律上，富氏展開了他創作的幻想，形成和再構造，成功輝煌的變奏曲；從生動活潑的快樂情緒，引往輕柔善感的憂鬱，宗教意味的思慮，至熱血沸騰，活力激蕩的氣氛中，結束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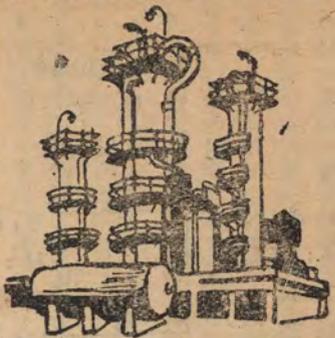
富氏教學和彈奏風琴，終日忙迫。故其D短調交響樂，歷時兩載，始告完成。著者生前，際遇轉軛，此樂僅做公開演奏一次。但時至今日，此作品已躋名作之林，經常演奏，其所獲評價之高，尤非當時預料所及矣。

★D短調交響樂。

首次演出—一八八九年二十七日於巴黎。

最佳唱片—Albert Wolff & Lamoureux管絃樂隊。

(〔著名作曲家述要〕完)



## 高雄煉油廠裂煉試爐成功的經過

——爲中國煉油事業放一異彩

高雄煉油廠的主要煉油機械是二套蒸餾設備和一套裂煉設備。每日共可煉原油一萬八千桶，每月可達七萬噸。但因輸油及儲油設備略嫌不足，現在只能月煉原油四萬噸。

自大陸撤守後，因油料在本省的銷量有限，煉量不得不驟形減少。而原油供應量也減少到每月一萬噸。去年十月份以後，汽油的供求相差漸多，不能平衡。故不得不採用審核配給制度，實行之後，各方均以汽油配量不敷應用，頗感不便。

在現時代的戰爭中，汽油供應及儲存問題的重要性，已屬不可忽視。而它間接地能影響勝利的事實，也早爲世人所熟知。石油公司既然身負油料供應的重責，所以增產汽油便成爲目前最重大的問題，而增產汽油的唯一途徑便是裂煉。

高雄煉油廠從接收以後，始終在努力建設裂煉工場，先後共耗費五十萬美元，補充重要機件，並取得美國寰球石油公司技術協助，滲談經營，於卅八年底全部完成，並由寰球石油公司建議，聘請美國工程師三位來此協助試爐。卅九年二月間共舉行試爐三次，均因爐管係日本製品，不能耐高溫高壓而致失敗，最後一次爐管爆裂，大量油料燃燒，全部爐管均燒壞，美國工程師亦廢然返國。

試爐失敗以後，廠中即決定仍用剩餘日製爐管按裝，以圖修復裂煉部份的重油裂化爐。一方面又經總公司之多方努力，美國經合總署，亦在去年七月批准援助十萬美元，足供自美國購買兩套新合金爐管之用，不意自韓戰發生後，在美訂購之爐管須延期到今年六月才能交貨付運，但去年下半年因韓戰關係，原油運輸不繼，本省汽油的供應問題却倍增窘迫，幸而舊爐管的換裝工作已於去年九月間完成，同時廠內在本年二月中已逐漸積聚重油數千噸，可敷試爐數日之用。至此裂煉爐已達勉強可再付一試的階段。

高雄煉油廠一方面面對本省嚴重的汽油恐慌，一方面又得考慮裂煉設備本身的不够堅強，爐管固然不够標準，而其他若干日本製配件也可能發生問題。裂煉技術本來就比較艱難，十多個溫度，壓力，流量，液面高度，都要保持一定不變，其中的一個有了變動，就會影響全部，如果變動超過某一定限度，就要發生危險。至於機件發生故障時所發生的危險更是不堪想像。高壓的油一逢裂線就要大量沖出，高溫的油碰見空氣立刻就會猛烈燃燒。在以上難以兼顧的情形下，工程師們經過數度集議，決定仍是試爐。因爲第一，萬一爐管和去年一樣發生炸裂，那麼最重的損壞，便是全部爐管燒廢，無論如何到七月中總可有美援新爐管可換。第二，其他機件是否會發生故障，一定要經試驗才能知道，與其在美國製新爐管換成後仍因小部份機件失靈而影響那時的試爐，不如現在試用後可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第三，大家的意見認爲發生危險的可能性不大。第四，去年爐管爆裂時的溫度是華氏九百十度，現在如略減溫度，雖然汽油的產量會因之減少，但在安全上必可獲致較大的把握。

三月十三日開始試爐，十七日上午溫度增加到八百九十度，汽油產量大增。在八百五十度到九百度溫度上增期間內，一方面裂化反應加強較難控制，一方面爐管已達安全限度，故每次溫度升高，大家都極度緊張，唯恐出事，待大量汽油產出後，大家又極感興奮。廿二日上午全部重油煉完後試爐工作乃告圓滿結束。前後試爐期間共歷十日，其間有多次次要機件發生故障，屢屢險象環生，幸賴工作人員，勇敢謹慎，均得化險爲夷，安全成功。

此套裂煉裝置，原設計爲二爐化，此次雖僅用一爐操作，但平均均可從重油中提煉得百分之二十二之汽油，就原油來說，汽油的產量已可從百分之二十增加至百分之三十以上。即如此次開爐所產出的裂化汽油十五萬介侖來說，對於目前台灣汽油供應上就可濟急不少。此外因爲試爐成功舊爐管尙可勉強應用，無須廢棄。在材料上的節省也有很大的價值。至於裂煉成功對於我國煉油工程技術上，也可增加自信不少。



## 日月潭人造雨試驗紀述

(中央日報水裡坑訊) 記者探悉。日月潭目前水位約在四十英尺上下，該湖最高水位係七十英尺。現下中部地帶雖正是旱季，但今年似較往年多雨水，日來潭畔連日落雨，料水位可能再增高，水電廠正常發電水源問題，實無些微之虞。

報載二十二日的人造雨試驗。曾使日月潭水量增加卅多萬噸，記者就此事叩詢關係方面人士，究竟增多之水量能助幾日發電，據稱，水電廠日需水量約在三萬噸上下。

(粵新社訊) 臺電公司廿五日正式發表第四次人造雨試驗之結果，此次人造雨，使日月潭之水量，額外增加一百四十多萬噸，日常之增加，不計算在內。本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許，第四次人造雨在霧社一帶施行後，霧社及附近地區於四小時半後即開始下雨。至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時，雨勢始轉小，流入日月潭之水量，亦在人造雨後之次日，作直線狀態上升。據臺電之計算，在人造雨施行前，流入量每秒四百四十三立方英尺，二十四日上午二時已猛增至每秒九百二十六立方英尺，二十四日上午二時以後，流入日月潭之水量雖仍多於平常流入者，但公司並未將其計算在內。又第三次試驗所增之水量，該公司第一次公佈為卅萬噸，但隨後仍繼續增加。依據上述方法估計結果，總共達七十萬噸。

中國石油公司嘉義海劑廠產製溶劑，其醱酵過程中有二氧化炭氣體逸出，過去未加利用；卅九年四五月間，經該廠利用陳舊機器自行設計，先製液體二氧化炭，再製成乾冰(即固體二氧化炭)每月產量約為十餘噸，如銷路擴張，可能增產每月達卅噸。此項產品，一般用途，係供汽水業，冷藏及消防之需，但其溫度約為攝氏零下七十八度，在性能上，於適當情況之下，可能導水結冰，早在一九四六年，美國奇異電氣公司研究室化學家 Irving Langmuir 博士開始研究，利用乾冰及碘化銀為導體，試驗人造雨；年來，已頗為成功，目前并已成為商業化的事業。該廠因鑑於本省日月潭，每屆冬季，雨水特少，致潭水涸淺，流量大減，影響全台電力供應，經於卅九年十二月間向台灣電力公司建議，擬免費供給乾冰及碘化銀，代為在日月潭上空，試驗人造雨，當荷採納，嗣即着手籌劃。

根據雨之成因：水蒸氣上升，遇冷結水，再下降時，經過較溫暖之空氣層即化為雨。人工造雨，即利用乾冰及碘化銀之結晶體，使雲層中之水氣，依附結晶，并發生連鎖作用，漸漸成長擴大，而變成雪花，下降遇溫暖空氣，即化為雨。惟在美國，所用碘化銀，係用氫氣將其燒成烟噴出，耗損頗大；該廠則加以改進，將其先改成浮懸液體，以免噴射的損失；故每次試驗時，僅需用十公分左右，頗為經濟便利。

台灣在日治時代的最高發電量十五萬二千瓩，現在的發電量是十七萬八千瓩比較過去超過百分之廿。但因目前台省用电量激增，仍感電力不敷，希望藉人造雨幫助，使日月潭的水量增加，始使發電量增多。

人造雨試驗的計劃為台灣電力公司接受以後，繼即會同駐嘉義空軍方面派飛機飛行及台灣省氣象所供給氣象情報。先後於一月十五日及十八日兩次，用飛機探測日月潭上流適宜於試驗人造雨的地形。第一次正式試驗人造雨，是在廿二日，到了廿四日又作第二次的試驗。據試驗報告中稱：廿二日下午二時十六分空軍飛機一架，由嘉義機場起飛，二時五十七分到達日月潭上流的武界上空，那時雲層厚度約為五千英尺，飛機飛在雲層上端

一千英尺左右，即由試驗人員開始投擲乾冰及噴射碘化銀，所投乾冰數量為一百五十磅，碘化銀係從溶劑內噴射，溶液約為五加侖，內含十克之碘化銀，先投擲乾冰後兩三分鐘，即出現一條帶形的黑雲，再噴射碘化銀後即又出現無數的小點。欲使空中的水蒸氣凝結在碘化銀之小點上，而成爲雨，通常需經過五小時或六小時。嗣經日月潭發電所調查，霧社一帶於廿二日下午九時半降微雨，十時以後，雨量增加，直至廿三日上午十時始止。日月潭的水流量亦自廿二日下午十二時開始增加，由每秒三百四十八立方英尺逐漸增多，至廿三日下午三時增爲每秒四百七十三立方英尺，計水流量每秒增加一百二十五立方英尺，亦即每小時水量增加一萬二千七百四十三噸，且維持十七小時，直至廿四日上午七時止，總計增加水量約爲卅萬噸，以一噸水發電一度計算，足供增加發電卅萬度，這次日月潭水量的增加，證明是人造雨的成功，其理由有二：第一，根據氣象分析，是日合歡山的東部雖有雨，但過山峯後，只能有雲，不能成雨，第二，此次雨僅霧社附近有，故爲地方性的雨，倘爲自然下雨，不致如此巧合。

廿四日下午又作第二次試驗，飛機於下午二時十五分，仍由嘉義起飛，至日月潭上流上空時，該地帶雲層疏薄，投擲地點稍有偏差，時雲層高僅三千英尺，投擲高度約在一萬四千英尺左右，投擲乾冰及碘化銀後兩三分鐘，原有白雲即變成帶狀的黑雲，據日月潭發電所調查，自廿四日下午至廿六日上午七時止，日月潭流量仍能保持每秒四百三十二立方英尺，亦可證第二次試驗亦屬成功。

人工造雨，在我國尙屬創舉：此次試驗，已具有相當效果，足證人定可以勝天。該廠自試驗以來，仍在繼續研究中，希望對服務社會能作進一步之努力。

德士古各種煤油出品



祈勿購買代替品

德士古商標代表優良出品

久已馳名世界各地

購用德士古潤滑機油可達保

護機器減輕修理費之目的

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

CALTEX(CHINA)LIMITED

臺北市博愛路十九號二樓

電話：二三四

電報：CALTEX



美 商  
德 士 古 煤 油 公 司  
代 理 處

各 種 滑 機 油 及 柏 油  
如 蒙 賜 顧 竭 誠 歡 迎

# 五 洲 煤 油 行

臺 北 市 鄭 州 路 31 號 (後 車 站 邊)  
電 話 : 2535 電 報 掛 號 : "Woochow"

營 經  
易 買 口 出 進  
紙 洋 種 各  
墨 油 刷 印

## 號 紙 記 永 昌 盛 協

號 六 三 路 前 館 市 北 臺  
號 一 八 一 六 : 話 電  
( YSCYKPCO ) : 號 掛 報 電  
TAIPEH

採 用 正 確 油 類  
保 長 機 械 壽 命

各 種 機 油 應 有 盡 有  
大 量 供 應



美 國 辛 克 力 煉 油 公 司 遠 東 總 代 理  
太 平 洋 煤 油 行 高 雄 分 行

高 雄 市 大 公 路 一 號  
電 話 : 三 七 九 一 三 六 一 三



美 商 德 士 古 煤 油 公 司 經 理 處  
祥 成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總 公 司 : 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七 七 號  
電 話 : 四 五 六 八 號

分 公 司 : 高 雄 市 塩 埕 區 七 賢 三 路 七 四 號  
電 話 : 三 四 一 八 號

# 青象貿易行

—國際貿易—

台北市信陽街一號 (公園路北首)

電話 七四六七

電掛 LFANT

各種機器

工廠設備

大小五金

工具配件

精密儀器

代理國外七十餘家  
廠商出品歡迎定貨

化工原料

肥料染料

橡膠車胎

化學藥品

可塑製品

## ELEPHANT

TRADING COMPANY

Importers & Exporters

No. 1 Sing Yang Jai, Taipeh Taiwan

Tel 7457

Cable Address \* "LFANT" - Taipeh ACME CODE

### PRINCIPAL LINES

Agents of

WAH CHANG CORPORATION, New York

and

T. K. Li & CO. LTD, Hongkong

For the Supply of Engineering & Machinery of

All descriptions, Chemicals, Matats, Tires,

Fertilizers, Tools, Dyestuff.....

### AFFILIATED COMPANIES

NEW YORK HONGKONG LONDON  
BANGKOK RANGOON TOKYO

# 大源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鋼五化路工一如無  
鐵金工鑛廠應蒙任  
機工原局器俱賜歡  
械具料廠材全顧迎

地址：台北市漢口街一段五十三號

電話：三九七二

電報掛號：VANCO

##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暨所屬單位一覽表

	地址	電話
總公司	台北市館前路71號	2226. 2108
高雄煉油廠	高雄市左營	3281. 4742
嘉義溶劑廠	嘉義市民生路18號	3161. 3165
清水工場	台中縣清水鎮蒸峰路45號	152
臺灣油礦處 探勘	新竹縣苗栗鎮北苗二里	35. 28
新竹研究所	新竹市赤土里	52. 19
基隆供應站	基隆市義一路128	302
臺中供應站	臺中市中正路97號	715
苗栗供應站	新竹縣苗栗鎮北苗里100	130
臺南供應站	臺南市中山路12號	613
嘉義供應站	嘉義市民生路18號(溶劑廠內)	3143
臺東供應站	臺東寶桑里博愛路19號	
基隆儲油所	基隆市中山三路口	19
士林儲油庫	士林鎮福林路	210
烏日儲油庫	臺中縣大屯區烏日村光日路	3
高雄供應站	高雄市光復二路	4483

##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汽油加油站設置地點

臺北市：	中正東路一段72號 中正東路三段12號 中正西路112號 延平北路三段臺北橋
基隆市：	基隆火車站前
臺中市：	中正路大河橋邊
臺南市：	臺南火車站前
高雄市：	高雄火車站前 高雄市政府前



臺灣鐵路管理局

## 嘉義貨運服務所

地址：嘉義縣北興街14號

電話：

經理室 二五〇三  
業務股 二八二八  
二九二九

業務要目  
環島聯運。迅速安全  
倉庫保管。周密妥當  
承運大批。服務週到  
搬運包裝。統可承辦

所屬服務站：

林內 斗南 大林 虎尾  
南靖 後壁 北港

## 宏昌五金號

專營

船舶用品  
鋼鐵零件  
鋼路器材  
銅鉛錫件

電話：四三二七

高雄市建國四路一八九號

# 達豐五金貿易行

— 三星總經理部南漆噴漆油牌星金 —

本號經營  
機械工具  
紙柏盼更  
三角皮帶  
船舶司多  
油漆噴漆  
大小五金  
電器材料

臺北市 北 臺 市 雄 高

館前路二十四號 電話：四〇五〇  
新樂街二〇九號 電話：四〇五〇  
報掛號：四〇五〇

臺灣省鐵路管理局

## 高雄貨運服務所

營業項目

貨物裝卸	倉庫保管	代客報關	水陸聯運
------	------	------	------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  
電話：經理室 4497號  
業務股 3359號

### 臺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便利人群

本省沿海	國際航線
高雄—花蓮	高雄—基隆—日本—韓國—香港
高雄—馬公	高雄—基隆—金門
基隆—花蓮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臺南關隔壁  
電話：4155, 4632

服務社會



進出口商

永和行

台北市南京西路344巷37號

電話：5839

大稻埕太平街二段一四號法主公廟口

營業種類

鐵管類	化學原料	工業原料	電氣材料	五金材料	各種鐵管類	各種計器類	各種機械類
-----	------	------	------	------	-------	-------	-------

運輸界權威

屏東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市中華路一二五號

電話：一一四四號

董事長 陳文萬

常務董事 黃水油

經理 葉清泉

屏東縣東港漁會

屏東縣東港鎮豐漁里豐漁街21號

電話：33, 39 號

經營業務 { 魚市場——鮮魚介類銷售  
供銷部——油類漁具

總幹事	洪振賀	監事	林安允	常務監事	陳振祥	理事	王西海	李進丁	吳進祐	何振	張恨	林岐峰	陳金類	林養年	林庚申
-----	-----	----	-----	------	-----	----	-----	-----	-----	----	----	-----	-----	-----	-----

# 三洋汽車行

經理 鍾兆炎

地址：高雄百貨公司對面

電話：三八二六號

資 源 委 員 會 台 灣 省 政 府

## 台灣機械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製糖機械	工具機及作業機
鐵路機車車輛	鍋爐及耐壓容器
木機船及漁船	鋼架結構
柴油機	電爐鑄鋼及鑄銅
化工機械	普通及特種鑄鐵

——工作精良——交貨迅速——

總公司	} 高雄市成功二路二號	電話	：高雄	市	4261
高雄機器廠		電報掛號	：高雄	電信局	5307
高雄鑄造廠	} 高雄市大義街 38 號	電話	：高雄	市	3460
台北辦事處		電報掛號	：台北	市	6391
	} 台北市許昌街 30 號	電話	：台北	電信局	2894
		電報掛號	：台北	電信局	2894

速 迅 輸 運 富 豐 輛 車

## 協通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迎 歡 任 無 顧 光 蒙 如

珍阿古：長事董

登登林：理 經

科 簡 振 練：事 董

橋銀翁 清玉曾

祥德練 河安黃

潤德練 貫水黃

送天凌

來雲張 泰瑞吳：人察監

仰尙吳 忠茂劉

城承黃

號七七路平延里山鼓鎮山旗：司公本

號 八：話電

號四一：話電 濃美：處事辦

號八五：話電 山岡：處事辦

號八一二：話電 山鳳：處事辦

**DDT**

資源委員會  
臺灣農業化工廠出品

5% 10% 25%  
**液劑 粉劑 乳劑**

於用適  
家農醫家工學倉  
畜田院庭廠校庫

殺蟲除害 增產保健  
成份準確 效力宏大

廠址：高雄市成功二路詠霓橋旁  
電話：三六六六  
電報掛號：DDTPT

台灣工礦股份有限公司

**松山機械廠**

產 品

(七)(六)(五)(四)(三)(二)(一)  
修製各種機械 精製各種沖模 煤油爐 各種水錶 三噸至卅噸地下秤 各種臺秤 各種天平

設備精密 製造準確

地址：台北市松山興雅里54號  
：松山五七號

出品精良 交貨迅速

**臺東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林全福

常務董事：蔡添財 經理：李蔭堂

地址：臺東鎮寶桑路八六號  
電話：一四號

辦理東台貨運業務

保證行車安全迅速

營 業 處

高雄市内：  
新興電話 四六二八號  
大公路電話 四四五五號  
大勇路電話 四一二〇號  
建國路電話 三四一二號  
七賢路電話 三八二二號  
屏東 電話 一一〇四號  
潮州

地址：高雄市前金區瑞源二街八號  
電話：四一五一號

**小包車出租**  
**大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鐵路管理局

# 彰化貨運服務所

收費低廉	手續簡便	倉儲安全	運輸迅速
------	------	------	------

所屬服務站

南溪	北溪	鹿港	集集	二水	田中	員林
投湖	州	港	集	水	中	林

彰化貨運服務所  
地址：彰化車站前  
電話：三五〇四號

負責·安全

迅速·低廉



台灣鐵路  
管理局

## 台北貨運服務所

台北北平路十三號(華山車站旁)

鐵路 三八四 六七六

電話：  
市用 三三三五 三三三七



最佳  
滑機油

● 供應各種  
優質煤油  
優之產品  
產品歷八  
十餘年



美孚公司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台灣省台北市 博愛路六十四號

家庭快鍋  
(Pressure Cooker)



資源委員會  
臺灣鋁廠最新出品  
兼備歐美各國快鍋特長最新設計

發售預約

煮飯可節省時間及燃料二分之一；  
燉菜可節省時間及燃料四分之三至五分之四

科學構造 應用便利  
既省燃料 又省時間  
炖菜煮飯 無不適宜  
保持養料 味美汁鮮

第三號快鍋（容量為三升）

定價每只新臺幣七十元

預約一個月交貨

一次預約十隻以上九折計算

一次預約一百隻以上八折計算

一次預約二百隻以上七折計算

總代理  
台北市正 高誠堂  
電話：四八四二



美國辛克力煉油公司出品

# 辛克力

## 各種機油

### 備有現貨 大量供應

遠東獨家代理

## 太平洋煤油行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五號

電話：五一二九號

內政部警台誌字一〇五號登記證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認爲第一種新聞紙類登記證二二二號

本期售價新台幣貳元伍角